



二姐

二 姐

我有个叔伯二姐，是由平阪嫁到山里去的。闹“文革”那阵，我还小，据说平阪里闹腾得很凶，连抗日时的大刀、长矛，还有“三眼銃”都用上了。今天这派冲冲冲，明天那派杀杀杀，到处乱成了一锅粥。我二姐是高小毕业，也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人的长相，虽然比不了“七月荷花三月柳”，却也生得秀眼秀眉，水灵灵的，像根嫩葱儿。她的家家底很薄，但也想挑个高枝儿。在我们那一带平阪要比山里富足，集市要比农村活便。“女大十八，迎娶出嫁。”伯父母和她本人对于她的婚姻大事，都不能没得个考虑。然而，看到平阪，尤其是集市闹成那样，况且知根知底的人家，一时也难以寻觅，就这样又“抗”了两年。临了，伯父母只好对二姐说：“认命吧，嫁到山里去，将来还能有个亲戚走！”二姐一听，眼泪就冲眶而出，哗哗地流下来了。二姐夫是我表姑的儿子。这是一种“亲连亲”的形式。实话实说，二人又不大般配，他黑粗、矮壮，像只篾油篓子。但人心眼好，手脚也勤快。二姐出嫁那天，天阴阴的，没有花轿可坐，六十里山路全凭一双脚走，看不出有啥子喜气洋洋的样子。

山里的日子确实很苦，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吃水要跑二里路远的山涧去挑。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成风，靠山，吃不得山。单靠一点薄田瘦地刨食吃，结果一年忙到头，既顾不住肚皮，也穿不上一件齐整的衣服。

记得我工作后，到过她那里一趟，二姐变化之大，尤其让人诧异。黄皮寡瘦，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犹如一匹失去了汁水的菜叶。对于我的到来，二姐是既欢欣又窘迫。向邻居借了两枚鸡蛋，敲开，还有一枚是臭的。再看几个外甥女，穿得滴筋挂缕的，几乎遮不住体。我的鼻子直发酸。我倾其所有，掏了十多斤粮票和二十元钱撒在二姐的手心里，一步三回头地告别了她。以后，一晃



十多年，我再也没有去过二姐那里。

前些日子，二姐村里有人到郑州来，捎口信叫我有时间无论如何到她那里去看看，她说她家的生活过好了，不能总给我留下这么个“坏印象”。听那人讲，村里已经通上电了，用上自来水了。二姐想买上一台大彩电，就是不好买，言下之意，看我能否帮上这个忙。是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都在变，但就二姐家的情况来说，变化这样大，我还是没有想到的。

八月里，我轮上休假，便就此机会到二姐家去。这时的田野是丰硕的，秀美的。一块块方田里的稻子长得齐刷刷的，好像金色的马鬃。山地的棉花全裂开了嘴，吐出了雪团似的棉绒。过去荒芜的山丘，已实行了果茶间作，如同支起的一顶顶彩色帐篷。

村里新盖了不少房子，二姐的红砖平房也耸立在其间。二姐不知从什么地方匆匆赶来迎接我，她又恢复了以前的俏模样。虽然，流水般的岁月在她的额头、眼角也留下了一些细纹。但人变得精神多了，也富态多了，她望着我，只是一个劲地笑。二姐夫赤裸着双脚，浑身沾满了泥巴星子也回来了。二姐还没等他到屋，就用命令的口气说：“大弟来了，还不快去打酒割肉！”

叙不尽的姐弟情长，还有那别离后的一串悲欢……

从二姐口中得知农村这些年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田地分到了户，种得也精心，副业也准搞了。二姐夫看到周围盖房的多，需用的砖也多，就跑到湖北学会了一手“无窑烧砖法”，一年下来，就能挣个万儿八千。二姐呢，参加了村里办的肠衣加工厂，原来二姐从报上看到了这么一条致富的路子，她就试巴着自己干。山里原不作兴猪小肠，谁家宰了猪，都是随手将它甩丢了。后来，二姐就弄点本钱收购，每根二角钱，加工出来。可以卖到两元钱一根，赢利是很可观的。这样不到二三年功夫，她家不仅翻盖了房子，添了时新的衣裳，还备下了购置几“大件”的钱。为了带动大伙一起富，她出头在村里办起了肠衣加工厂。现在他们又在摸索从肠衣加工的下脚料里提炼肝素钠，从猪、牛、羊的胆汁里，提炼胆红素。这样一来，利润将会成倍地往上翻。“将来呀，我们也要学你们城里人的样，给每个人发退休金，使大伙老有所养。”二姐喜滋滋地



二姐

说。从她的语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山里岂止在变，连人的观念也在变呢！

午饭很丰盛，鸡、鸭，鱼、肉俱全，二姐夫说我轻易不来，还拉来几个陪客的。他们都是海量，一个劲地劝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这顿饭一直吃到了日扛西山。

夜幕降临了，村里的电灯亮了，像随手撒落了一片璀璨的明珠。二姐夫歉然地对我说，明天要出砖了，他要到窑上去照看照看。二姐陪我四处看看。因为要开镰收割了，家家户户都在磨镰刀，挽草腰，或是碾稻场，一派忙碌的景象。二姐笑着问我道：“你觉得山里怎样？”我望着她那副心满意足的神态，心里直乐：“这还看不出来吗？山里有山里的好处。山里不仅有山、有水，更有用武之地啊！”

怀念我们的父老——二姐



忆起储存冬菜时

居家过日子，离不开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还有顶重要的一件，那就是菜，谁能说一日三餐少得了菜呢？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瓜菜代”的日子，凡经历过的人可没少吃菜。不过，那时讲究不起质量，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七十年代，我是在部队度过的，且驻扎在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别说是菜好种植，就是花也能撒籽成荫，自然也不会为吃菜发愁。没想到 1985 年冬我转业到郑州，吃菜竟一下子成了难事儿。我没有在北方城市生活的经验，更没有储存冬菜的经验。郑州的冬菜储存，是由政府每年给市民发菜票的，菜分三大类：白菜、萝卜、葱，每人每样约二十斤、十斤、五斤不等。虽然种类不多，数量也不多，可政府财政每年要补贴几十万元。并且还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即视菜农售菜多少，配给一定数量的化肥、农药、薄膜等紧俏的农用物资，以鼓励菜农售菜的积极性。然而，我一家四口这年却没能赶上发菜票的趟儿。菜没储存成，整个冬天，我们就只好就着从商店买来榨菜丝、腌萝卜条、腌黄瓜下饭。咽得多了，弄得大人、小孩嘴巴都上火。妻跟我说，来年咋样也不能失去了领菜票的机会。第二年冬天，我们倒是将菜票领到了手，可又发愁：一愁不会蹬三轮车，怎样把菜从销售点运回来；二愁菜运回来了，咋个储存法；我们家住六楼，一大一小的房间，窄巴得很。而楼下也没个搁处，全是硬化了的白花花的水泥地。但为了对付郑州寒冷而漫长的冬季，我们还是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菜拉回来再说。我和妻向邻居借了一辆三轮车，一大早拽着去拉菜。记得那天雪下得很大，风也刮得很厉害，我们“顶风冒雪”地赶往有五六站路远的冬菜销售点。手捏着菜票的市民早排成了长龙，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在议论着：啥时不为吃菜发愁？挨到我们



忆起储存冬菜时

挑菜、过磅、交上菜票和钱，把车子装好，天已是正午。我们又循着原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拽回来。等到把菜全部搬上楼，我们都累得气喘吁吁了。别无他法，我们只好把白菜码在阳台上，把葱裹上塑料布放到厨房的背阴处，萝卜是掏了些沙子埋上搁在墙角落。心想，这或许能应付过冬天。谁知随着时间的拉长，天气变暖，问题就来了。白菜缩成了棉花团，沤烂了的地方还散发出一阵难闻的腐败气息。萝卜开满了花，十个就有九个空心。葱呢，表面上看青乎乎的，但葱杆全成了麻杆儿，轻飘飘的。妻看在眼里，很可惜，叹着气说：“这等于吃一半丢一半，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储存！”

话虽这么说，该忙时还得忙。转眼又到了1987年的冬天，妻早早地准备了几个腌菜坛子，腌上了雪里蕻、长豆角、蒜薹、蒜瓣等。临到买储存菜时，我说少买一点儿，可她又说：“买少了，到后面吃什么？浪费一点就浪费一点。”于是，又将全家该买的冬菜全部买回来。不过，这回我们学“精”了一点，将白菜、萝卜、葱分别匀出一些，送到战友家的院子里埋起来。这样做，虽然来回拿着吃有些不方便，但总还能吃个新鲜。妻还说这法子管用，下一年还用这法。

令人欣喜的是，1988年郑州市蔬菜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实施的“菜篮子工程”初见成效。过去一直是城市居民当家菜的白菜、萝卜、葱，逐渐退到了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番茄、豆角、黄瓜、西葫芦、辣椒、茄子等十多个品种。菜农适应市场需要，舍得投资，在精细蔬菜上做文章。冬菜夏卖，夏菜冬卖，开始在郑州崭露头角。这一年，不仅我家冬菜储存减少了一半，整个郑州市民储存冬菜的热情也锐减。到了1989年冬，尽管政府还是给市民发了菜票，但冬菜几乎无人购买储存了。后来，政府干脆下了个文件，取消了冬菜储存票的发放。如今四季吃鲜，随吃随买，已成为郑州市民的正常消费，且蔬菜价格大体适中，市民也乐于接受。

从那时算起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储存冬菜在郑州市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每当我回忆起与妻储存冬菜的一幕幕，就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从而由衷地感叹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国家和个人家庭生活带来的变化真大呀！



一封发自雁鸣湖的信

雨苹：

正是“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时节，我从三秦来到了郑州的雁鸣湖。

郑州竟然还有一个湖！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雁鸣湖的开发与利用是近两年的事，她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机遇和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于是使得她揭开了面纱，以其俏丽多姿的容颜展现给世人。

也许你会说不就是一个湖吗，有什么稀奇的。是的，她仅仅是一个湖，而天下的湖多矣。就在郑州的周边，知名的湖也不少，如：北边有苇墙如城的白洋淀；南边有荷叶田田的东湖；东边有柳丝长垂的大名湖；西边（也就是我来的地方），虽说没有像样的湖，却有华清池足以名扬海内外……郑州的雁鸣湖，充其量在众多的湖中也只能算是一个小丫妹。但是，我要说雁鸣湖自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在干旱少雨多风沙的郑州，有这么一个湖，难道不是“物以稀为贵”吗？

雁鸣湖在郑州的东郊约十公里处，属中牟县管辖，原是黄河水流经这里打了一个滚，成了一个大水坑，当地人又叫她“沉沙池”。多少年来，这里任其荒草萋萋，昏鸦绕树，野兔出没……水来成汪洋，水退遍沙丘。淳厚朴实的农民，只知道拣些不成片的边缘地点豆种瓜，何曾想到包装她，捕捉商机，给自己清贫的生活多添一点亮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犹如和煦的春风洞开了人们的心扉。郑州市所辖六县都闻鸡起舞，鲜招迭出，做“不脱贫致富誓不休”之想。由于各县底子厚薄不一，地理环境差异，以及招数路数不同，其中五县很快跃居前头，顺利实现了撤县建市，在经济运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唯有中牟仍保留县一级的体制，“农业县”的帽子一直戴着。虽然主导作物大蒜、西瓜年年种，农民总感到手头没钱紧巴巴。看到这种情形，县委、县政府班子自然是坐卧难安，心里如同猫爪挠着般的难受。他们再一次



铺开全县行政区划图不住的扫描，随即又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当发现这片荒草滩，眼前猛然一亮，觉得有文章可做。她距离郑州不远，一旦郑东新区建成后，她就成了紧挨城边的“东湖”。况且投资并不需要很多，低洼处深挖蓄水，拓宽原有的水道，使其贯通，这样游船快艇就能畅游其间；高拱的土丘处维护好植被，多栽花木，点缀些楼台亭阁，雕塑小景……湖光山色相映，便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图，实在不失为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决心来源于气魄和胆识。县委、县政府经过一番筹划，就搭成了开发建设雁鸣源指挥部的班子（之所以取名“雁鸣湖”，是在考察的当天，他们遇到一群嘎嘎鸣叫的灰头雁从头顶飞过，故名之），县委副书记杨惠春任指挥长，县长助理吕少先任副指挥长，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担任成员。他们向县委、县政府立下军令状：在半年之内，做到当年开发当年见效，10月1日国庆节向游人开放。其时已是2001年的小麦扬花菜花黄的五月初，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始弄成眉目，可见他们做“发财梦”是何等的心切了。自此以后，杨指挥长、吕副指挥长整天就铆在施工现场。他们搞方案、筹资金、协调各种关系，组织挖湖、修路、建桥、盖楼亭，忙得不亦乐乎。近四个月下来，整个工程已颇具规模：基础建设基本就绪，商户入驻，道路修复，电力通信线路架设齐整，各个观光景点的配套设施全部按计划完工。这要花费他们多大的心血啊！杨、吕二人都变得黑瘦黑瘦的，胡子长得连住了鬓角，活像个刺猬。家属见了心疼得直掉泪珠珠。孩子见了几乎认不出爸爸，嘴里一个劲地直埋怨。埋怨之余，又问：几时能带他（她）们到雁鸣湖去耍耍？这在无形之中更增加了他们的紧迫感，真是时不我待、争分夺秒！与此同时，造势宣传，也敲得紧锣密鼓：那就是雁鸣湖——一座以湖为主题的公园，在国庆节期间举行开园仪式，欢迎四海宾朋前往观光游览。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和尽量完美，他们在县委书记、县长率全体机关人员“验收”的基础上，又做了一番精雕细刻，使雁鸣湖于大气之中见细腻，既显自然之美，又具人文之韵。就连当初参与过设计的专家见了，也连连跷起大拇指，称赞：“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搞得这样好，不容易呀！”

雁鸣湖在国庆节如期开放，一下子招来游人十二万七千多人，今年的国庆



我家的柿子树

节游人更是猛增到二十多万人，如果按每人每次一百元的消费计算，那么给中牟人带来多大的收益！可惜这两次国庆节我都没能赶上在雁鸣湖度过，自然也难以见到那种游人如织，接踵摩肩的情景。不过此时霜降刚过，雁鸣湖的秋意正浓，“晴空一鹤排云上”，满湖的秋色却让我尽兴地“醉”了一回。

雁鸣湖有多大呢，这样说吧，如果坐小车绕湖一周得一个半小时，再把不通车需要徒步方能通过的地方计算在内，费的时间更长了。整个湖面约有四千亩，连同陆地约在数万亩以上。湖分内外湖，看上去像根金线吊葫芦，而那根金线就是由黄河牵来的一道明渠。黄河水经过一路的沉淀，流灌入湖里已是格外澄碧空明，水玻璃似的，秋天的凉意已渗到了水的骨子里，掬一捧，虽寒犹温，手上却不沾一星半点儿。雁鸣湖的秋色是需要细细品味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领悟到其中蕴含的意境。沿湖的苇很多，成片成片的，虽还没到芦花放白的时候，但已经开始变红了。你说把它比喻成火烧云也未尚不可，不过我觉得若比作马鬃，棕红色的马鬃似乎更妥帖一些。当秋风乍起，那涌动的芦苇就像扬鬃奔腾的马群，成千上万匹棕色骏马从天边滚滚而来，那情景又是何等的壮观呀。这时，散落在湖周围的土丘和湖中的小岛上面的树木枝叶都还稠密。颜色呢，分了几个层次：浓绿的有松、柏；青绿的有冲天杨、紫槐；泛黄的有泡桐和椿树；底层的则是黄栌、青枫、红枫等，全被霜染得红灿灿的，如同绿树丛中飘舞的一条条红丝巾。湖里的鸟类也很多，有大雁、野鸭、野鸽子、白鹭、鹳雀、翠鸟、鹁鹑，偶尔也会有白天鹅和红嘴鸥光顾。为了不惊扰它们，指挥部专门规划了一片湖区作为“禁区”，禁止机动车和各种船只进入，以供它们能安安稳稳的栖息。这样一来，那里的栖宿的鸟儿就更多了。当你步行在芦苇、灌木遮蔽的泥土路上时，便不时有一群群鸟儿扑噜噜地飞起，又落在你的视线内。它们用各种各样的声音鸣叫着，仿佛奏着一支美妙的交响曲，向你表示欢迎。让你感到陶醉。

趁着霜晴，还是租上一只小船吧，慢慢悠悠地划向湖心。水面浮着轻寒，阳光暖暖的照着，无边闪动的波光把倒映的景物摇得一晃一晃的。空气里混合着水草味和鱼腥味，吸上一口也是非常的新鲜、舒服。如果你斜倚在船舷，任

小船自在的漂流，仰望着天上缓缓移动着的薄片似的白云，你就会有一种“月亮走，我也走”的感觉，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那份闲适和恬静真是没法形容。如果你把船划得快一些，或者最好换乘摩托艇，向着湖的更深处，劈波斩浪，这会只见湖亭、绿岛、苇丛快速地向后抛去，船头犁起雪浪，船后甩下长长的银练，你便油然而生出一种英姿勃发的豪情，很想拼搏一番，似乎唯有这样人生才不算白活一场。还有你可以选择一个僻静的湖汊，撒下鱼饵，支杆垂钓。风不吹、树不摇、水波不兴，你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自然也是心无旁骛。其实也不意在钓鱼，而是钓一份心情也，犹如江上渔翁“独钓寒江雪”，难道你不是在钓雁鸣湖的秋色吗？

雁鸣湖的夜也是绚丽多彩的，沿湖岸是东一束霓虹、西一串彩灯，那是宾馆饭店的广告。最辉煌的还是水上舞台，表演的多是乡村风情和河南主流戏曲豫剧节目。你要是想图一份清静或是想豪饮一番，也无不可。“观景楼”是湖区的最高点，邀一轮明月，沏上一杯清香的湖茶，谈天说地，细论文章，或对弈几盘；也可蒸上一盘大闸蟹，再来一盘灼白对虾或沙狗子鱼，把酒临风，吟唱“大江东去”，亦不妨效仿李白来个斗酒诗百篇，都会蛮惬意、乐个淋漓酣畅。总之，雁鸣湖的秋夜不会是凄清的，但又不同于都市的嘈杂与喧嚣，却又让你说不清道不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过两天我就将离开雁鸣湖，感谢中牟县勇于开拓者，挖掘了这么个湖，使我不虚此行。也许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宏伟的建设计划要付诸实施，我不了解，那就请游客们继续检验吧。不过我意犹未尽，有这么几点建议：一是统一宾馆饭店服务员着装，这样会显得气派一些、美观大方一些；二是服务摊点不宜建得太多，适量就行，经营项目应各具特色；三是尽量多保持一些自然风貌，房屋不必盖得太集中，适当疏散，形成自然村落也是很好的……我这也是鲁班门前耍大斧，并没有在他们跟前提起，只是对你说说而已。你随报社同仁下乡采风一定很辛苦，望自珍摄，祝好。

紫 弦

2002年10月26日于雁鸣湖畔

徜徉在潘安墓园

又是一年芳草绿。

一个清晨，我来到位于中牟县城关镇大潘庄附近的潘安墓园。潘安，才貌双全，向有“貌若潘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说。潘安生活在西晋时期，以才作为进身之阶，又因趋附权贵、受人陷害而被诛，夷三族，结局是很悲惨的。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套用“两分法”——非白即黑。社会是一面多棱镜，它所折射的光芒也必然是五颜六色的。出于对潘安作一番探究的考虑，我来到了墓园。

初春的天气尚带轻寒，飘拂的柳枝已冒出小米粒似的芽苞，而钻天杨则萌发了一簇簇蝉翅般的嫩叶。整个墓园静悄悄地，静得连自己的心跳都能听到。我缓步走近潘安墓，这是一座用花岗岩砌成的半球形的衣冠冢。据说潘安原是葬在巩县（今巩义市）芝田镇南石祠坞罗河东岸的，后来几经世事沧桑、兵荒马乱和受河水频繁冲刷，其墓冢也就只剩下一个长满荒草荆棘的土丘了。大潘庄人大多数姓潘，是由潘安的兄长潘释之子潘伯武一支繁衍下来的。遭灭门之祸时，只有他恰巧出门在外，得以幸免。由潘姓族人在此筑园封墓，既是后人对先祖的祭奉，也是让一个含冤抱屈的灵魂有一个安憩之所。更何况“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村”，也是对后世的一种昭示吧。

在墓的右边，耸立有一尊潘安的汉白玉雕像，他峨冠博带，神采飞扬，手执一管紫毫，似乎在笔走龙蛇，吟诗作赋……我在心里感叹：真是一代才俊啊！潘安少有才名，即被乡里称为“奇童”。二十岁时作《藉田赋》，美化晋武帝躬耕籍田，洒洒千言，辞藻优美，声播朝野。启后，所作的《西征赋》《秋兴赋》《寡妇赋》《闲居赋》和悼念妻子杨氏的《悼亡诗》都是传颂一时的名篇，



至今读来还令人怦然心动，拍案叫绝。他的诗赋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西晋文学家陆机并称“潘陆”，是“太康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许多人很难达到才与貌相媲美。但潘安做到了，甚至他的貌美盖过了才名，如诗句“惟愿生得潘安貌，胜过子建八斗才”，成语“掷果盈车”“连璧接茵”等，都是称赞他俊美的相貌。为了衬托他的貌美，《晋书》还杜撰了丑化才子张载和左思的两个小故事，一说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一说左思“绝丑，亦复效岳（即潘安，本名岳）游邀，于是群姬齐共乱唾之”，结果二人都“萎顿而返”。至西晋以后，历朝历代的一些诗词歌赋，包括《西厢记》《红楼梦》等文学作品都不惜笔墨地盛赞过潘安的“貌”。可见潘安之美影响巨大，以致成为一种标准。值得称道的是潘安对爱情专一，他十二岁娶妻杨氏，共同生活二十年，夫妻情深。杨氏逝世，他为她写悼亡诗三首，其中有句云“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情真意切，缠绵悱恻。因哀伤过度，他此后未再娶。唐代诗人孟浩然在《送桓子之郢成礼》一诗中亦赞道：“为结潘杨好，言过鄢郢城。”其“潘杨之好”，便成为一段佳话流传下来。

再转过去，正面有一栋卷檐飞阁的大房子，门锁着，从窗格子往里看，大概是做陈列室用的。房两边延伸的有回廊和亭子。台阶前镶嵌着仿大理石板，上面刻满了古人颂扬潘安的辞章和诗句。如庾信：“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李白：“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杜甫：“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李贺：“潘令在河阳，无人死芳色”。李商隐：“河阳看花过，曾不问潘安”……由此可见，潘安为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尤其是在河阳为令一段，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潘安三十二岁时由太尉掾之职出京为河阳（今洛阳市吉利区）县令。他在任上，以“岂敢陋微官，但恐泰所荷”的谨慎勤勉态度，励精图治，劝事农桑，号召黎民百姓遍植桃李，以至春时全县繁花似锦、灿若云霞，既美化了山川，又使百姓收益大增。从此，河阳被冠以“花县”的美名或用作潘安的代称。他在处置民事纠纷上，也很有一套，如传说有



我家的柿子树

两邻里，为争一墙之地，闹上了公堂，他没有轻下判词，而是给两人一只尖足水桶、一根扁担和一根井绳，让他们抬水浇花。开始两人别别扭扭、配合不好，但经不住衙役在一旁呵斥，只好相互帮衬，你汲水、我扶桶，同穿担、并肩行。待园子浇完了，火气也消了，官司也不打了。潘安就是用这种办法阐明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邻里之间应当和睦相处的道理，匡正当地民风。四年后，潘安迁任怀县（今武陟县西南）县令，还做过长安（今西安）县令。在这两任上，他一如既往，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勤政爱民，体恤民瘼，博得不错的政声。直到后来他由长安被召入京都洛阳为博士（但未拜职，因母有病，辞官奉亲），就再没有做过地方官了。这对他来说不知是喜还是忧，他后来性情大变，趋附不已，遭到时人的诟病。

也许是为了寓意，在陈列室的背后，蓄有一泓碧水，环岸栽满了桃树，远处架有一座拱桥，桥边有一些波形瓦覆顶的红房子，或是供游客餐饮小憩的。这时，稀薄的阳光从云隙里筛下来，水面开始升腾起乳白色的雾气。桃树的枝叶都伸展开了，珊瑚珠般的花骨朵缀满了枝条，在绿叶间闪耀着，别有一番风致。据说，其实潘安喜欢的是棠棣，并非是桃花。我对此不大苟同，它使我想到刘禹锡讥讽种桃道士的诗，其中会不会有点为名人讳的意味呢？

《晋书·潘岳传》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贾谧又是什么人呢？贾谧是西晋开国功臣贾充的外孙，系史上最荒淫无耻、奇丑无比的皇后贾南风的侄子。当时贾氏集团在朝廷中权势滔天、炙手可热，潘安入仕先是供职贾充幕府，后在奉母期间与好友石崇附会贾谧成为其“二十四友”文人集团的首领，之后得以升任为著作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直至太子舍人。贾谧视潘安为心腹，极得宠信，以致他失去自我，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潘安虽事母孝，但对母亲的告诫，却视若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这也是他之所以在宋本《二十四孝》中被除名，以宋代孝子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所代替的主要原因。还有一说，潘安本名潘岳，字安仁，后以字行。正是由于他的德行操守不被人看好，认为不配为“仁”，因此就将“仁”字略去，直呼为“潘安”了。



另有一桩疑案也与潘安有关。皇后贾南风不生子，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达到长期把持朝政的目的，就寻思谋害愍怀太子。一天晚上，贾后派人将太子灌醉，哄骗他抄写一篇草章，尔后拿给潘安改头换面，竟成了一篇含有谋反之意的文章，以此陷害太子。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带兵入宫，囚禁晋惠帝，自立为帝，矫诏废贾后为庶民，将贾谧斩首，潘安依附的贾氏集团顷刻间土崩瓦解。这时赵王伦的亲信孙秀当上了宰相，他原是潘安父亲潘芘手下的小吏，与潘安有隙，便诬告潘安等人阴谋作乱。赵王伦信以为真，下令将潘安诛死，三族抄斩。潘安时年五十三岁。刑场上，石崇曾问潘安：“安仁，怎么你也来了？”潘安回答道：“可谓白首同所归。”原来潘安写过一首《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殊不料一语成谶。

盖棺未必定论。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潘安这个人呢？是天妒英才吗？是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吗？还是生不逢时呢……我认为是又不是。也许作为一介文人，想奔个出路，谋个前程，或不难理解。但毕竟少了一点中国“士”的精神、少了一点骨气，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甚至为虎作伥，历来为世人所不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潘安是不应被遗忘的，其人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来墓园晨练的人多了起来，人喧雀噪，我还是赶紧走吧。

康百万庄园探秘

康百万庄园曾是全国五大地主庄园之一。然而，随着世事变迁、风雨沧桑，早已是风光不再，难以复见旧日的容颜了。不过，“烂船也有三斤钉”，在今天看来，还是颇具规模的。

该庄园坐落在巩义市西北四公里的邙山尾巴尖上，面临汨汨流淌的洛河。在新中国成立前，这儿是客商行人过往的码头。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巩义市原为巩县）在下游修筑了一座公路桥。近两年，伴随着旅游业的红火，又在码头原址修筑了一座较为气派的双栏著雕的水泥大桥。这样一来，使得前往庄园参观的游客方便多了。

今年四月，正是油菜花黄麦梢齐的时节，我受巩义市党史办刘主任之邀，前往庄园参观了一番。这里人烟稠密，村镇相接，一派繁华。如果不是庄园地势耸得高，是无法一下子寻觅得到的。

我们是从正东的寨门进去的，寨门犹如城门，砖石砌成圆拱顶，长约二十多米，幽深而昏暗，让人驻足不由产生几分悚惧、几分神秘。门额悬挂着黑底色，瘦金体“康百万庄园”的牌匾，倒也相得益彰。一溜的斜坡，蜿蜒向上。进入寨上区，我们惊异地发现整座建筑群却又是坐北面南的。好像一个人面对着你，却又把头扭向了一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它建在邙山半腰的黄土层上，兼顾了我国华北地区和黄土高原的建筑特点。同时，又充分地考虑了居住、安全、风水等因素。依山就势，临街建楼，靠山砌窑，东接“紫气东来”，南迎“暖气回春”——不能不教人佩服主人在初建设计时的匠心独运了。门前的场坪上竖有十多通功德碑，我们也悉心浏览了一下。其中有一块较大的“功垂桑梓”石碑，其碑中间楷书：“诰授武义都尉赏戴蓝翎都康公坦园先生懿行碑”。说白了，就是授武义都尉之职，赏戴蓝花翎官帽，是由清同治九年（1870



年)前翰林院编修知南阳旧府事顾嘉衡举荐保升的。大概这也是康家有史以来出的最大的官。这里有一段缘由,也就在清同治七年(1868年),安徽农民起义军捻军,由东向西横扫而来。康家为了抵抗捻军,联结乡绅,胁迫群众于庄园西南二百五十米处的“五圣顶”修筑了金谷寨。由于寨子占据的是邙山尽头处的独峰平台,四周深沟巨壑,悬崖陡壁,而显得形势非常险要。果然在这年秋天,捻军抵巩县境,金谷寨起到了有效的防卫作用,“寨中安堵无恙”。这时,处于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的清王朝闻此喜讯,自然是欣慰之至,于是就甩给了康家主人康坦园一顶虚衔官帽。石碑的左右侧及背面都还刻了一些诗歌。后来,我们进到后院的“芝兰茂”,也见到类似的诗歌,是刻在石板上的,镶嵌在一孔石屏窑的两侧墙壁上,共有十六块。内容无非是污蔑、诋毁捻军,为康坦园歌功颂德,并无可取之处。但就书法艺术而论,真、草、隶、篆、行皆备,风格各异,或遒劲,或浑厚,或细腻,或洒脱,一一如行云流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康百万庄园占地面积六万四千三百平方米,建有五十三座楼房,计房舍窑洞三百一十三间,组合成三十三个庭院。寨上住宅区是其中心点。核心部分是寨上区的六个庭院,即:中院、老院、边院、里院、新院和南院。这院落的建成,花费了康家两百多年的功力。当然,也耗费了大量的银钱。从清初走到清末,该庄园既是清王朝兴衰的一部很好的见证史,也是一部完整记叙本身由盛转衰的“家谱”。我们在寨上参观了六个庭院,不过仅此也就够了。各个庭院建得争奇斗巧,不拘一格。并且依据居住人的身份、习惯、嗜好,作了不同的布置和摆设。因此,真可谓“一步一重楼,一步一重天”。此外,我们还看到了许多雕工细腻、玲珑剔透的石雕木刻,以及大量的奢侈豪华的陈设品和生活用具,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在参观的间歇,刘主任和我聊起了康家的“发家史”。他指着院中盘龙似的一棵葡萄树,说:“这棵葡萄已有近四百多年的树龄了,是现存的康家栽种的最早的树种。”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踱到浓荫下,仔细地端详起来:葡萄树确实是年代久远,算得上“枯藤老树”。然而在它粗大的骨节上却又发出了新枝,硕大的叶片、珍珠米似的葡萄串,遮住了四月耀眼的阳光……我在心



我家的柿子树

里默摸着，好奇地问：“那康家在明朝年间就定居在这里了？”“嗯。确切地说，是在明初由山西迁来的，始祖是康守信，到清代康家的第十二代至十五代，开始发起，逐渐达到鼎盛……”“‘康百万’的称号也就是那时叫开的？”我继续问道。“对。”刘主任递给我一支烟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支，深吸了一口，说：

“康家的第十四代庄园主叫康应魁，那时就曾两次悬挂过‘良田千顷’的金字招牌。兼并的土地之广，实际上已超过千顷，大多分布在河南诸县和陕西、山东等省。仅在巩县就占其半而有过之，所以又有‘康半县’之称。”“这些土地都是靠巧取豪夺来的吗？”我想起了“文革”时期的宣传，所以这样问。“那也不全然。康家的发家主要还是靠商业，所谓‘无商不富’，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还是有所启示的。”接着，他又告诉我：“‘康百万’的号在不同的时期，含义是不同的。如康家在山东经商资金多达百万，当地人便这样称呼他。又如慈禧西逃时，康家捐饷银百万，影响很大，‘康百万’叫得也就更响、传得更远了……下面，你还是自己看吧，我也说不大全……”刘主任说到这里，有点卖关子，笑笑便打住了。这无疑地在我心中埋下了伏笔：康家何以创下这么大的家业，经商又主要靠的是什么呢？我，不甚了然。

解开谜团的，是一张‘神像’。在老院，康家会宾客的地方，陈列有许多名瓷、名画、书法、珠宝玉翠以及其他贵重物品。我们看到其中有一张与‘门神’相仿的木刻画像，据介绍是山东日照县文化馆的赠品。按年代推算，应是康家第十五代的庄园主康道顺或康道平的画像。其时约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十八年间，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康家的商业资本发展得天时地利人和，扶摇而上。康家坐商、行商皆做。经营的项目上百种，主要有典当、钱庄、京广杂货、食盐、油料、棉花、布匹、粮食等。店铺近千家，不仅覆盖巩县，而且拓展到登封、偃师、荥阳、郑州、开封、洛阳，以及陕西的三元、渭南、泾阳和山东的临沂、济南等，做的最大宗的生意要数粮食生意。康家瞅准河南粮食丰裕，以其雄厚的资本进行收购、囤积。然后用船通过洛河、黄河漕运至山东济南，再将山东的食盐运回河南。往来这两地的船是一只“大对屁股划子”，容量在十五万斤以上。如此年复年、月复月的贩运，所获利润不啻



垒金山银山了。当时康家专门有一只从山东运银子回家的船，名唤“钱船”，一年一个来回。船上挂的彩旗、红灯笼都大书着“康”字，船行到哪里，都引得两岸的人踮足翘首举目注视，纷纷议论：“这是河南巩县康府的。”更皆有铜锣助威，声振十里之外，每回船只尚未拢洛河口，康家的人就已经知道准备卸银子了。船一靠上码头，杂役人等就大担挑、小篓扛，如同穿梭。至于一般究竟卸下多少银子，那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康家在山东尤其是在临沂地区生意做得特别大，而被家家户户当作“活财神”供奉。至今流传在临沂一带的门神画，仍有“康百万”的刻像。但已不是专指一个人，而是作了些修饰和夸张。

离开康百万庄园时，天已近午。我回望着那耸立在邛山半腰的一片青堂瓦舍的古建筑群，思绪尚停留那里：一个外来户，来自山西的外来户，能在这偏僻的山沟里创下如此庞大的家业，排除其他因素，仅作经济方面的探讨，还有些什么诀窍呢？是山西人的“善理财”，是头脑活络，是抢抓了机遇，还是得之于信息灵通呢？我看是兼而有之。我没有认真去考究康家衰落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无法说个清楚明白。这使得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寄希望于某位大手笔能以“康百万庄园”为素材，写出像《大宅门》那样的本子，也拍摄一部电视连续剧播放，那启示也一定是多方面的。

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刘主任听，他也很赞同。



春满环翠峪

今年因天气变化无常，春天有点姗姗来迟。但是并不影响你于四月到环翠峪踏青赏花。

环翠峪属荥阳市庙子乡的风景区，距离郑州市约四十公里，但在过去却算得上顶级的穷山恶水的地方。它闭塞、贫穷、落后，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年，这里人们的生活水准与山外、与城镇相比也有着极大的差别。是改革开放带给了他们契机，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他们深山觅宝，开发旅游资源。经过连续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打造出一条流光溢彩的长廊，为城里人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为他们自己寻到了一个致富的好门路。更重要的是自然环境得到改观，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现在庙子乡的十多万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已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元，环翠峪人的收入还略高于这个数。差距虽依然存在，但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且持续发展的机遇与希望也同在。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环翠峪名不虚传，山上满目青翠，山下溪水边，道路旁，村庄的四周栽满了果木树和其他观赏花木。间或有东一块西一块的麦地碧绿如毡，油菜田灿若散金，长势非常喜人。春景是诱人的，走到峪口，我们便弃车步行。这时，我们仿佛由一个世界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新修的柏油路虽不甚宽阔，但很平整。空气潮润润的，在阳光的蒸发下，整条峪溢满了氤氲之气。生长在沟底的大叶杨粗壮挺拔，枝上抽出了蝉翼般的鲜嫩的叶子。垂柳则像一团团绿雾，各色的鸟儿在绿雾中穿来穿去，脆生生的鸣叫着，让人感到春意盎然。沟两边的土地都被开垦了出来，小麦、芝麻、大豆、花生和油菜等作物像被梳理过似的，整齐而柔顺。低缓的山丘褶皱处和斜坡上开满了桃花、李花、杏花和梨花。桃花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深红色，开得热烈



奔放，一种是粉红色，开得细腻含蓄。杏花、梨花和李花一律的洁白素雅，开得无拘无束。这些花相互映衬，显得格外的斑斓多彩。一个个村庄依山就势，像熠熠发光的钻石镶嵌在山间各处。房前房后栽种的月季、玫瑰、牡丹，花团锦簇，招惹得蜂舞蝶恋，嗡嗡吟吟不停。偶尔一阵风刮来，花香立刻似扑粉般四散开来，弥漫了我们的身前身后。有几片花瓣轻盈地落在了我们的衣服上，我们真不忍拂去……

沿途，开有不少的家庭旅馆和小吃店，他（她）们安然而平静地做着生意，全不像城里人瞎咋呼，硬拽着顾客上门。一打听，家庭旅馆管吃管住才二十元一天，吃的是家常饭，最常见的是烩面，住的地方收拾得很洁净。

树脚下，有中老年妇女在摆摊卖货，除了从城里进的饮料、啤酒、方便面之外，多是就地取材的山货，像柳芯、山槐花、棠棣花、野韭菜等，以及当地出产的有名的柿饼和柴鸡蛋。这种鸡蛋煎出来颜色黄得像玉米饼子，一斤可以称上十来个，仅比城里卖的洋鸡蛋贵几毛钱。我问一位抱着孩子的青年妇女，这里还有什么土特产，她说有猕猴桃、河阴石榴和很快就会下来的时鲜瓜果，过一段时间，等天热了，她就着手做绿豆粉和橡子粉卖，这两种都是很好的消暑食品。

山水有灵气，我来亦有缘。流传在环翠峪一带的神话传说故事也是很多的。其中有一则就是关于嫫祖的故事。她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原配妻子，出生地在与环翠峪相连的浮戏山。这也有可能，因为黄帝故里在新郑，他又在那里立国，娶一位邻家女为妻也在常理之中。只是据说嫫祖面容生得又黑又丑，黄帝又如何看上她？原来嫫祖当姑娘时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她会采桑、养蚕、织布。嫁给黄帝后，她又把这项技术带到了有熊国（即新郑），“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在《隋书·礼仪志》和宋《通鉴外记》上都有记载，她为中华服饰文化与文明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可见那时的黄帝择偶的标准也是重才不重貌的，这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榜样。现在遗留在环翠峪的嫫祖圣迹有纺织洞、织机台、纳凉树等，如果细心地找一找，或许还能找到石纺轮、骨针、骨梭等物。



我家的柿子树

继续前行，转到一个山坳上，阳光明晃晃的，顿觉天地高远，远处的山岚叠彩耸翠，流泉飞瀑如同闪动的霓虹。近处的茂林修竹，临风起舞，摇曳出一片绿色的梦境……在一棵形状奇特的共生的橡楝树的指示下，我们下到名唤沟底村的村庄参观。这里曾是皮徐支队的后方医院。皮是皮定均司令员，徐是徐子荣政委。有关皮徐支队的史料我还知道一点。那是1944年9月，皮徐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组建了八路军抗日先遣支队，挺进豫西，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豫西抗日根据地。他们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打老日（日本鬼子）、揍土顽，“分田分地真忙”，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听当年儿童团长魏大爷讲，后方医院的救护所、医疗室，就设在他家的四孔石窑里。伤员一般在这救治后，由各家各户领回去护理。男人组成担架队抬伤员，妇女组成护理队照料伤员，在周围村子成为时尚，谁家若是没有参与这项工作的都会被人瞧不起。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从这里走出的伤愈归队的队员有一百多人。这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环翠峪的人民要冒多大的风险和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归来时，车窗外依然的春光明媚，百鸟啁啾，一拨又一拨的游人又接踵而来，环翠峪的山上有精壮的汉子赤着脊背在抬条石，他们在为修盘山道挥汗如雨。山下，有一群群的男男女女在趁着大好春光栽桃插柳。啊，环翠峪的春意，是如此的浓烈醉人，那么环翠峪的秋呢，我想也一定十分的丰硕璀璨吧。

只研朱墨作春山

立春已过，春节将近，田野里还残留着积雪。值此之时，我应邀前往开封参观由市文化客厅和市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朱宝堂先生迎春画展”。类似的画展已举办过两季，上一次是在2016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六），几乎也是在这个时候。

朱宝堂先生今年七十有六，退休前是河南大学美术系办公室主任，既负责行政，又兼顾教学。他原本是学理工的，毕业后从事的主要工作也是与理工分不开的。也许是早年在洛城待过，得以亲近牡丹“真国色”；也许是后来落户大梁，深得宋风浸润，总之他喜爱上了写意花鸟和山水、人物绘画。特别是在河大这座全国闻名、河南首屈一指的学府里，使他更如鱼得水、飞鸟投林，艺术才华得到空前释放，不仅育桃李万千，而且获硕果累累。尤其在牡丹画技法上，他下功夫最多，另辟新径，独树一帜，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1998年4月，他把自己的经验体会结集成《写意牡丹技法》一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品读过朱老先生牡丹绘画作品的观众无不交口称赞：他画的牡丹“花头硕大，层次丰富，彰露花王之气”。

画展设在开封市文化客厅，面朝潘、杨二湖，龙亭东岸。它既是开封的民俗文化馆，又是文人聚会的沙龙。步入二楼展厅，顿觉春意盎然，热流涌动。横长竖直，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余幅画作布满这间长四十余米、宽十余米的大厅，画中的花鸟虫鱼、山石林泉无所不包。在右侧的一面墙上悬挂的一幅540cm*215cm的“大花卉”，令人非常震撼。我凑近看题图，名为《总领群芳》。据朱老先生介绍，这幅图，他画了足足三个月，和上次布展一幅《幸福中国》是同样的尺寸。只是那一幅画有高山大川和蜿蜒雄峙的长城，而这一幅则没有，



我家的柿子树

是以花卉为主，画有牡丹、荷花、芙蓉、菊花、向阳花（向日葵）、月季、水仙……以及许多我叫不上名的花花草草，彩蝶纷飞、飘舞其间，真乃是花团锦簇、铺天盖地。说是牡丹总领群芳，也是十分的切题，我数了数有十二枝怒放的牡丹占据了画面中间偏右的位置，有赵粉、魏紫、二乔、状元红、玉板白等，犹如金陵十二钗，各显风姿。但又有着艳而不俗，娇而不媚，雍容华贵，不同凡品的神韵。一些参观者赞叹歆羡之余，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与这幅浓墨重彩的牡丹图相映成趣的，是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 145cm × 360cm 大小、名为《春晖大地福满乾坤》画。但其构图着色全然不同，跃然纸上的全是盛开的牡丹花，有二十多枝，一群鸟儿朝着一个方向振翅腾飞。牡丹花枝繁叶茂，却又娇嫩无比，好像是沐浴着早晨的阳光，绽放得是那么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洒脱之极，酣畅之极。请教画展策划人书画名家吴天放先生，论及朱老先生的牡丹画作品，他说：宝堂先生走的是一条“择用古今自练风格”之路，他突破了传统画牡丹的单一画法，用点、擦、染、写、留白等多种手法写尽了牡丹娇美之态，并把牡丹作为幸福的载体，寄情于笔墨，当作“梦”的不懈追求。这是他的一种大情怀，大胸襟的自然流泻……到这时，我才似乎领悟：为什么朱老先生要把前后两次画展冠名以《追梦》？为什么他总是喜欢以“幸福”二字题写自己的画作？在画展的《前言》中，朱老先生开宗明义地写道：画展名叫《追梦》，就是追翰墨之梦、追幸福之梦……举办迎春画展来为新春助兴，为新时代、新思想、砥砺奋进奔小康助威，为祖国的明天更好，做新年的祝福！从两次画展的作品目录中，我查到以“幸福”命名的画作，除《幸福中国》《春晖大地福满乾坤》外，还有《我苑开出幸福花》系列、《福地》《月月福》1-6屏、《幸福像花儿一样》系列等数十幅。由此可见，朱老先生是真正领略到幸福真谛的人，同时也使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

作为画家应经常奔向大自然，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去发现美、体味美、摄取美，朱老先生就是这样。近年来，他不顾年高，仍带领学生四处写生采风，先后到过黄山、太行山、关山、老君山、凤凰古城、北戴河、太湖等地，处处留下了他的履痕和墨迹。如《洛阳牡丹甲天下册页长卷》《重渡沟写生册页长卷》



《山江镇苗寨写生》《玉皇宫八里沟写生》《苏州狮石林写生》《凤凰古城写生》《太湖帆影写生》《北戴河小景写生》等，就是他采撷的一捧带露的鲜果。读他的画，如身临其境，情不自禁地会张开双臂去拥抱大自然、尽享大自然带给的美的愉悦和惊喜。

朱老先生是善于“抓拍”的，有时对稍纵即逝的美，他一旦发现，绝不放过，赶忙掏出画笔，记录在“案”。有两个例子可以佐证：一是他画《山野小果》直径40cm，是他在写生归途中遇一农人手提一串红色野山果，鲜艳欲滴，且造型别致。他立马让那人站着别动，支起画架就飞快地勾填涂抹起来，并在画上题写道：“果名未知，但美也，故画之”。那人佩服极了，说：“我真服了你们这些画家，怎么这种常见的东西，被你们移到纸上，就充满了灵气！”二是他在湘西苗寨写生遇雨，但雨雾奇幻，山树、房舍如同海市蜃楼若隐若现，令他不忍舍弃，于是就铺开了画纸，夫人理解地忙给他撑起了雨伞……这便是那幅《山江镇苗寨写生》40cm×40cm画作的由来。为了感谢夫人，朱老先生特意在题记中写上：携夫人张秀香游湘西之凤凰古城，画山江镇苗寨，濛濛雨情。其实他们本人没有留意，雨中老翁作画，老妻一旁打伞，本身不就是一幅绝妙的好画么？

我久闻朱老先生在开封书画界的名气，不过近距离地和他接触也就那么二三回。他给我的印象是低调、谦和、平易近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遗余力地提携新人，因此在他的周围总是聚有那么一群“铁杆粉丝”，有拜师的、有讨教的、有追随的，不一而足。一次，我到开封出差，揣着“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鲁迅语）的心思，登门拜访了他。趁着酒酣耳热，我大着胆子向他讨一二幅画，以装饰书房，想不到他爽快地答应了。吃罢午饭，他将我领到画室，在呷了一口绿茶，沉思默想了一会儿之后，便泼墨挥毫开始作画。他先是给我画了一幅《梅雀图》40cm×40cm，后又给我画了一幅《风荷》40cm×40cm，让我感动不已，一种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归来，我写了两首小诗以记之：

感赠河大艺术系朱宝堂老先生



我家的柿子树

一

朱老先生真圣手，花鸟虫鱼牡丹王。

笔耕不辍六十载，育得桃李满园芳。

二

先生赠我梅与荷，清气扑面显高格。

挣脱名缰与利锁，甘居斗室得其乐。

时在 2016 年 12 月 6 日

朱老先生的画展办得很成功，好评如潮，一些报刊已作了报道，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我衷心地祝愿他生命之树长青，艺术之花常开。



诗坛并立的双星

在唐中晚期的诗坛上有两位巨人，一是刘禹锡，一是李商隐。他两人生前自是没有谋过面的，因为刘禹锡比李商隐早生四十一年，先死十六年。假如刘能活过八十六岁，而李能活过六十二岁，那他们就有见面的机会了。那在当时人们大概也不会将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也不会将李商隐与杜牧并称“李杜”了。我要说的是，人们很有可能将他们并称“刘李”了。纵观二人宦海沉浮的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诗词风格虽然一个昂扬，一个沉郁，其实骨子里都透着一股不平之气。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二人死后都葬在荥阳的檀山原上，至于后来李商隐的墓迁到了槐西乡的苜蓿湾村东南角，那是今人干的事情，给出的理由也并不能令人信服。说到这里，有必要将二人同葬在檀山原的缘由说一下。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一说徐州人），自言系出中山（今河北定县），世祖刘亮随魏孝帝迁洛阳，世代为儒而仕。其坟原在洛阳，后迁荥阳檀山原。刘禹锡死后亦葬于此。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人（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荥阳。檀山原系其祖茔，李商隐死后故葬于此。

时间推移到 2008 年 5 月，即是李商隐迁坟的日子，有碑为证：“……年深岁久，荒冢蔓草，旷野西风，此非所以崇前贤，故……移此。”既然如此，刘禹锡的墓何以仍留在原处，况且檀山原还是李商隐的“祖茔”呢！好在“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其实，两地的墓园打造得还是不错的，檀山原很开阔，有小桥流水，楼台亭榭，诗碑画廊，山鸟时鸣绿丛，花香随风远播，更有十二牌坊介绍刘禹锡生

平及德政，让人仰止而敬慕。李商隐的墓园很精致，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根据他的诗意布置的小景点缀其间，有刻石、有摩崖，行走其中仿佛就像是在他的诗行里徜徉。

刘禹锡系进士出身，这一点与李商隐同，只是一个为贞元间进士，一个是开成进士。二人都被卷入党争的漩涡，罹受贬职之祸。不过，刘禹锡要比李商隐幸运得多，后来被召回，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故世人又称其为“刘宾客”。李商隐却有点“说项依刘我大难”的味道，牛李集团谁胜谁败都对他不利，原因是他娶的是对手方的女儿为妻，两边都不被信任，所以他从盐铁推官任上被罢官后，就不再被起用，以致潦倒终生。

刘禹锡被白居易称之为“诗豪”，谓“其锋森然，少敢当者”。确实刘有一部分诗骨力豪劲，气韵沉雄，如铁板铜琶，振响不息，无人能与之匹敌。有人将他的诗文用四句作了一个概括：

玄都观里桃千树，
史馆厅前吟诗书。
沉舟侧畔千帆过，
陋室之中有鸿儒。

但仅作这样的概括是不够的，刘禹锡的一生是充满战斗的一生，他以“忧国不谋身”自许，参加王叔文、王伾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与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作斗争，失败后虽然被贬到“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他仍然没有被消磨意志，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现出一贯的乐观进取、昂扬向上的斗争精神。这在他的诗歌中当然不会不有所流露，甚至占了很重要的成分。如刘被贬朗州司马赴任途中所作的《壮士行》，着力塑造了一个射虎斩蛟的壮士形象，寄寓了诗人不畏强暴、坚持理想的情怀。到任所后，他写的《秋词》，更是别开生面，唱他人所未唱，其诗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里哪看得出一丝一毫消沉的影子，简直就是一首秋颂！晚年，他还写了《始台闻秋风》一诗，其中“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一联最为人所称道，一个不服老，时刻想着为国立功的志士



形象跃然纸上。他的怀古诗也很有名，咏叹历史兴亡，格调沉郁苍凉，引人追溯和遐想，并给人以启迪。有几首都和金陵有关（这一点也和李商隐同，李也写有几首金陵怀古的诗，抒发了同样的情感）。如《西塞山怀古》讲的乃是晋伐吴以王濬为龙骧将军，率水师直取金陵，吴王孙皓没奈何“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吴国终致灭亡。《乌衣巷》则以金陵秦淮河边的朱雀桥、乌衣巷的今昔变化，抒发了他对古往今来人事变迁的感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既含蓄深沉，又耐人寻味。他的《石头城》《金陵怀古》《台城》也都寄托了诗人吊古伤今的感喟。“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是多么的令人触目惊心！这时的刘禹锡已看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朝日趋衰微的征兆，令他无不痛心疾首。而他又无回天之力，也只能是借凭吊古迹，发出“历史殷鉴不远，本朝须当为戒”善意告诫。刘禹锡还写过三篇《天论》，阐述了人能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过与封建社会特权观念相对立的“法治”社会思想，在当时都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从这也可以看出刘禹锡永不言败精神之源头，既然不信神，不怕鬼，又何怕之有？

李商隐生活在晚唐时代，宦官擅权、党人倾轧更甚，藩镇骄横跋扈无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及同人民群众的矛盾，昔日的泱泱大唐帝国已经从顶峰开始跌落下来。李对此也是郁结在心，忧愤满腔。他企望革新，却又苦无出路，尤其是他本无意参与的朋党之争，使他始终受到排挤，仕途受阻，“欲回天地”的抱负无法施展。他的好友说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见《哭李商隐》）并非虚言。李商隐的诗虽然没有像刘禹锡的诗写得那样锋芒毕露、激情四射，但对统治集团的抨击也是尖锐的、犀利的，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表明了他忧国忧民的态度。如，“甘露之变”发生后的次年，他所作的《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诗，都把矛头直指宦官乱政、滥杀无辜的恶行。在《行次西郊一百韵》中则直接反映了民生疾苦和人民企盼能得到贤明的官吏来管理国政的愿望，并在诗中揭示了国家的治乱“在人不在天”的真理。在众多的咏史诗中，他在认定“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基础上，对荒淫无耻，穷奢极欲以致亡国灭身的帝王们都给予了深刻的揭露



和讽刺。如《南朝》《齐宫词》《隋宫》《吴宫》《梦泽》等。被广泛传诵的，如：“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瑶池》）。“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则更是辛辣地讽刺了昏聩的帝王爱百姓爱人才不及求神仙好鬼神的虚妄愚行。他的几首与金陵有关的诗作简直与刘禹锡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现略举一二，如《隋宫》之一的“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咏史》中的“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等。客观地讲，李的诗也并非一味地调子哀婉低沉，也有豪迈激昂之作，只不过是大量的怀才不遇、伤感失意的诗作掩盖了。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写的是何等的清丽而富有生机！再者，他写的《岳阳楼》：“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可怜万里堪乘兴，枉是蛟龙解覆舟。”可谓洒脱之极，放达之极，谁又能想得到诗人是在仕途上正遭受坎坷挫折时写的呢。他还在《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中写道：“君今且少安，听我苦吟诗。古诗何人作，老大犹伤悲。”借乐府古词《长歌行》：“少壮不努力，老大犹伤悲”来勉励自己，要振作起来，以免一事无成徒增悲伤。

刘禹锡和李商隐对诗歌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在某些领域的成就，要高于同时代的人，在诗歌的百花园里，都各树一帜。刘的《竹枝词》以改写加工巴山楚水一带民间歌谣为基础，创造了新的风格的诗，给当时诗坛刮起了一股清新的风。李的《无题》诗和以作品中个别词汇作为题目的爱情诗，汲取众家之长，创立了典雅华丽的风格，开创了不同于以往古典诗歌的新的流派。尽管这两种诗表现的手法截然不同，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大相径庭。但以形象的鲜活，音节的优美，寄情的深刻都是一致的，以至于至今传唱不衰。据《新唐书：刘禹锡传》载：“……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并有人赞其“独步于元和间”。特别是有的借助比兴手法或谐音双关语，给人一种真挚而又含蓄的美感。如其一：“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依愁。”其二：“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前一首运用比兴的夸张手法，凸现了人物形象。后



一首妙用双关隐语，描摹出情人间难以言状的微妙的心态。这些诗朗朗上口，让人读了过目不忘。刘用民歌体写的政治抒情诗，既简洁明快，又饱含哲理，独辟蹊径。如《浪淘沙九首》的第一首，诗人以奇幻的想象、灵动的笔触，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千里黄河自天边奔腾而来，若逆流而上直达银河，就能同到牛郎织女家作客。无须揣摩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味，它就是一首引人入胜的好诗！又如第六首，先是展现了一幅红日高照，江雾初开，淘金妇女布满江隈辛勤劳动的场景，然后笔锋一转，一语道破：“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对比是如此的强烈，给人的震动也是始料不及的，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李商隐的《无题》诗，堪称是他的诗歌的风格代表，构思精巧、音韵婉转，对仗工整，用典精当，华丽的辞采或抒情或叙事，都能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一咏三叹，荡气回肠，其中佳句比比皆是。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四首》其一，“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其二，“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二首》其一，“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锦瑟》一首，几乎句句都是经典，不妨抄录在这里：“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整首诗融抒情、咏物于一体，层层叠叠，往复低回，情致缠绵，催人泪下。能够与之媲美的恐怕要数那首《夜雨寄北》了，明白如话，却又语浅情深，历代传诵不已。李由于个人的遭遇，诗作多是借写爱情，隐喻自己的不幸，政治理想的破灭，但又不甘沉沦的愁闷。虽则如此，也并不能用“消极”、“灰暗”来一概而论。仅作为爱情诗来读，其对情感的专一执着，试问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又有几人？即使今天，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诗因情生，情因物兴，触景生情，锤字炼句，诗成矣！刘李写景咏物的律诗、绝句和近体诗数量大、好诗多，如果挑选出来也是可以相互映照的，无分伯仲。“刘李”并列实在胜于“刘白”、“李杜”搭配。就艺术成就而言，二人也有超过白居易和杜牧的许多地方。



我家的柿子树

总之，刘禹锡、李商隐都是对后代产生巨大影响的诗人。荥阳幸甚、檀山幸甚，在该地能够同时安葬这两位诗人，足以令山川增色、草木生香。荒草青冢，不变的是千年诗魂。愿我们从他们的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把我们的生活装点得更诗化一些、更多一些“风、雅、颂”……

怀念我们的父老——魏开厚



暖心的冬天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这是一个爱心涌动的冬天。

2016年11月21日夜，郑州——这个位于黄河之滨的城市下了第一场雪。雪下得真大！纷纷扬扬、铺天盖地……正如毛泽东在诗词中描绘的那样：“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到了第二天，雪还没有停下来的征候，反而变本加厉，那个雪，片儿不大，却像箩筛面似的，稠得化不开。天煞黑时，平地的积雪已达十四厘米厚。一个谚语“瑞雪兆丰年”猛地在我脑海跳出，接着“冬天雪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落雪盖住瓦，又买骡子又买马”……一个跟着一个跳出来。它反映出农耕时代，庄户人家对“风调雨顺”是多么的关注、期盼和依赖。纵然是进入高科技时代的今天，我们也还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依赖。但在城市，特别是中等以上的城市，下一场雪，就像遭场灾一样，道路拥堵、取暖困难、用电故障、蔬菜运不进来、滞留的人群回不了家等，诸多问题便接踵而来。它像一把尺子，测试着城市管理者的水平和能力，也测试着市民的道德水准和素质程度。

在这个大雪天，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交通警察，他们恪尽职守，坚守岗位，任凭雪迷雾罩、寒风刺骨，仍一丝不苟地打着手势，指挥交通。不一会儿，他们也成了一棵棵“雪松”，帽子上，衣服上都堆积起了厚厚的雪。夜里，随着气温骤降，雨水、雪水、汗蒸气混合在一起，又在他们的帽檐结起了一串串冰柱，在路灯、车灯的照射下，晶亮亮的，亮得刺眼、亮得让人心疼。在城市西郊，由西三环进入科学大道立交桥的坡道上，片儿警都变成了“推车工”。这里紧挨着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来车往、川流不息，极易发生“肠梗塞”。这不，



又趴窝了一辆别克轿车。队长刘利把大盖帽往后一扯，手一挥，喊道：“推车！”三五个交警立马齐刷刷地站到了他的跟前，在他“嘿”的一声令下，就把车子推出了雪窝。车主要下车感谢他们，刘利赶忙制止，说：“快走吧，别误了事儿。”就这样一天下来，这拨交警推了一百三四十辆车。累吗，真累。苦吗，真苦。他们的午饭、晚饭全是用一桶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对付的。有时饭还没咽囫圇，遇到车趴窝，又去推车。身上的汗水濡湿了内衣内裤，湿了干，干了又湿，像铁片紧贴在脊背上，冰凉凉的。但他们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比起当兵的强多了！”金水区有个夕阳红老妈妈服务队，她们看到在路上顶风冒雪执勤的交警一个个身上落满了雪花，耳朵冻得发紫……就寻思着我们该为他们做点啥。最后，她们想出了做耳套的法子，找来绒布、兔毛，连夜缝制了二百多副耳套，送给执勤的交警。交警们戴着暖和的耳套，感动不已，蹦出一句话：“就凭这，我们付出的值！”

在这个风雪夜，还有一拨人手持照明灯巡逻在涵洞里、桥梁下……这是市民政部门为了确保在郑州的流浪乞讨人员等救助对象安全温暖，彻夜巡查忙碌。在位于金水河边的一座桥洞里，救助站的巡逻队员拿来棉大衣、泡面和开水，耐心地劝说一位来自周口的拾荒老人蔡大爷住到救助站里去。开始蔡大爷不同意，在答应了他一等天放晴以后，他仍可以出来拾荒时，他才应允。直到这时，巡查队员们也才轻轻吁了一口气。在距火车站不远处的一个街角里，有一个人抱着双肩，蜷缩在卷闸门下，浑身哆嗦不停。巡逻队员经询问得知：他是江苏徐州人，在郑州转车时，火车票和钱物全部丢失，不凑巧，又遇上暴雪，被困在了这里。巡逻队员把他让到巡逻车内，并拿出棉衣、棉裤给他换上，对他说，暂且在救助站住上一夜，明天送他回家。他感激地拉着队员的手，抹着眼泪，说：“太谢谢你们啦，如果不是遇上你们，说不定我就会冻死在这儿，你们真是雪里送炭啊！”这一夜，据统计共巡查救助类似人员六十七名，而在2016年入冬以来市民政部门启动专项救助，已救助了一千四百多人。市公交公司也没闲着，除了保障客运安全送达，还发起了爱心募捐活动，仅一个晚上，就募捐各类棉织衣物上千件，然后连夜送到一处建筑工地。原来，一位女公交车长经



常跑车路过这个工地，了解到大部分工人来自外地，是八九月份进驻的，没有携带御寒棉衣，大雪突降，使得他们束手无措。为了不让他们受冻，她倡议发起了这场募捐。她说：“我们的另一位公交车长知道情况后，当场把身上穿的一件新买的羽绒服脱下来塞到我手里，让我千万把他的爱心捎到。”工地上还住着一些工人的家属和孩子，细心的她还专门收集了许多妇女、孩子穿的衣物给他们送去。工人们纷纷说：“郑州人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也要加班加点地干，争取早日完工来回报他们！”

今夜无眠，在南顺城街开有一家不很起眼的羊肉烩面馆，门外大雪纷飞，门里炉火通红，架在炉子上的一口大铁锅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如果你用勺子搅一搅，就会发现里面煮的、熬的全是精选的优质羊骨、羊肉、羊肚、羊肠和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羊油，为了驱寒保暖养胃，老板赵全军还特意在汤里加了十几味中草药。试想，在这天寒地冻的夜晚，若是一个夜行人或是饥肠辘辘的人在这个时候能够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鲜汤、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羊肉烩面，那该是多么的爽心舒服呀！但是今夜这个烩面馆却是免费向连夜除雪排险的环卫工人和交巡警开放的，让他们随到随吃，汤、面、馍（饼）任取。你要是留心一下，在大门口除了挂的“羊肉烩面馆”招牌外，还新添了一块“爱心驿站”的牌匾。其实这个牌匾已经挂有两年多了，原是为做这一片保洁工作的环卫工提供免费早餐的，现在遇上了这么个恶劣的天气，烩面馆老板就扩大“经营”了。当问到老赵为什么这样做时，他搔了搔板寸头，憨厚一笑：“怎么说呢，我曾在青藏线上当过汽车兵，知道又饥又渴是个啥滋味，也知道一口热汤、热饭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那你岂不是……”我们迟疑地未曾问出口，他似乎已明白我们的意思，又一笑：“无非是少赚一点。环卫工人和交巡警平时都很辛苦，更何况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是为了我们这座城市、为了国家，他们同样是最可爱的人啊！”多么朴实暖心的话语，叫人听了，心里直发烫！

雪一直下着，爱心也一直在传递着。看，二七区的心连心志愿者小分队出发了，他们要去为孤寡老人、困难户送蔬菜、送日常生活用品；市中心医院的白衣天使出发了，他们要接送因遭受意外，急需救治的伤病员；电力公司的光



我家的柿子树

明使者出发了，他们要排除故障，恢复用电，送去光明；热力公司的“牛师傅”服务队出发了，他们要抢修爆裂的热水管，让千家万户温暖如春，让老人和孩子充满欢笑……

郑州，因雪而高大、而圣洁；郑州的冬天温暖着你、我、他！

怀念我们的父老——魏开厚



冬 景

在郑州的西南角新辟了一个公园，因靠近长江路而命名为“长江公园”。其实，它紧挨着的原本就有一个湖叫“帝湖”，连着金水河，四时水源充足，碧波荡漾，更兼环岸垂柳依依，翠鸟忽上忽下，自是独成一景。这回在湖的南面和西面，利用橡皮坝和掘湖时堆积起来的“土山”，打造成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园林，真个是锦上添花，相得益彰。

一个冬日的早晨，我路过花园有意放慢了脚步。园中的广场上，至少有两拨人在跳广场舞，冬天的树木虽然变得稀疏了一些，但像罗汉松、刺柏、桂树、忍冬、天竺等却也还是蓊郁青葱的。红的、黄的腊梅正含苞待放；常开不败的月季尽管开得不像夏天那么繁盛，仍是星星点点、红得耀眼；有几丛栀子花也开了，洁白如玉，清香溢远；樱花则似乎攒足劲儿，在等待恰当时机，准备给游园的人送上一个特大的惊喜。我约莫那大概是在春节前后吧……这时，广场舞的音乐奏得更加热烈响亮了，选择的歌曲很欢快、也很有意思，一支是《你是冬天的一把火》，一支是《小苹果》，尤其是后一首：“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跳舞的人大多是年过半百或满头银发或两鬓飞霜的老人，间或有些中年妇女，那多是领舞的。作为旁观者也许会忍俊不禁，哑然失笑。但他们跳得确实极投入、极认真的，完全陶醉在里面了。

忽然，我从载歌载舞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大妈，她面色红润，体形稍胖，穿着一身紫花夹袄裤，正踏着节拍，灵活地摆动着双手，舞之蹈之，显得很是从容、舒展。她好像也看到了我，朝我一点头，微微一笑，继续随着队列徐缓地挪动着脚步。

说起我认识她，纯属偶然。四年前，我被市里抽调去搞一个教育活动，临



我家的柿子树

时办公室设在帝湖湖畔的某机关腾出的一栋大楼里，那时她是保洁员，被分配到这栋楼负责清洁卫生。但由于我们各忙各的事情，却很少照面搭话，即使是同在一个食堂里就餐也是如此。一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因赶一个材料，晚去了一会儿，偌大的饭厅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在低头用餐。就在这时，她手里拈着一张纸片急匆匆地跑来找我，期期艾艾地说：“同志，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也或许是怕我不答应，又轻声补了一句，“耽误不了你多大一会儿……”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张社会救助申请表。这是市政府推出的一项惠民政策，规定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达不到本地生活标准的都可以申请救助。

吃罢饭，在我帮她填表时，就自然而然地问到了她的家庭状况，得知她原籍商丘乡下，家有四口人，三年前便搬来了郑州，丈夫在建筑工地干架子工，女儿在郑大读大一，儿子初中毕业快升高中了，她经人介绍进到这单位做保洁。为了减少家庭开支，他们租了建筑工地上的两间彩板房，暂且栖身。现在她家的收入明显低于所在地生活水平线……我安慰了她几句，说像她这种情况一定能够申请得上的，然后在姓名一栏，工工整整地填上她的名字：“罗凤仙”。两个月后，她的申请果然批下来了，虽然钱不多，但对于她家庭来说也算是解决了大问题。她很感激我，还给我捎了两回她家乡的特产板栗、花生，让我和同事们分享……

当我还沉浸在遐想之中，音乐甫停，罗凤仙顾不上抹一下脸上的汗，大老远地就朝我喊起来：“哟，吴科长，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我有两年没见着你呢！”这倒是事实，教育活动搞了将近两年，结束后，我们就撤出了，我以为从此天各一方……想不到今日又在这里见面了。她还在提那件事：“当初真的多亏了你……”我连忙摇手，说：“咦，那不过是举手之劳，算不了什么。”转而，我问她，“你一家过得还好吧？”“好着哩，谢谢你的关心！”她的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随后告诉我，她和丈夫都还在做原来的工作。大女儿大学毕业应聘到外企工作，今年春上结的婚，女婿、女儿对他们都很孝顺，他们家也改善了居住条件，搬进了帝湖附近的一处新居，属经济适用房，大约九十平方米，小儿子也上了河工大，学的是建筑。他说他爸当建筑工人太辛苦啦，



冬景

他将来学出来要当老板……虽然是一句戏言，却也让她颇为自豪，睡梦中都笑醒了。她还告诉我，小儿学习很用功，一入学就获得了奖学金，寒暑假还帮她扫地……政府的救助款她没有要了，她解释说：“日子过得下去，不能再要了，不能给政府添麻烦，还是让给急需的人用去吧！”我称赞她的思想觉悟高，也为她们家生活好了起来由衷地感到高兴……

骤然，立体声音乐又响起来了，像哗啦啦的流水一样冲泻而出，新一轮广场舞又开始了，我示意她赶紧过去。她说，不啦，我现在做的是室外清洁工作，单位要求每天早上在职工上班前做到场洁地净，所以每天我都起得很早，卫生打扫完后，我就来到这里蹦蹦跳跳，权当活动一下筋骨，这会儿我要做早饭去了。说到今后的打算，她说，一旦女儿生育了，她就要专职照看外孙了，培养“革命接班人”也是一件大事咧。说着，她自己掩嘴笑了。她热情地邀请我有空到她家坐坐，喝盅茶。我答应了。她朝我挥挥手，穿起一件橘黄色的中长羽绒服，戴上红毛线编织的风帽，就渐行渐远地消失在了参差不齐的绿色灌木丛中。

啊，多么美好的冬晨！我差不多也要跟着广场播出的《让生活充满阳光》的舞曲翩跹起舞了……



乡村轶事之一

近两年下乡的机会多些，遇到不少的逸闻趣事，也许当时没有怎么在意，但事后回想起来，又感到有些意思，便记在了这里。

升旗班

每逢周一，乡政府大院都举行升国旗仪式。办公楼前竖有一根钢铸的旗杆，高约十六米，底下砌有一方水泥台座，每个面都镶有暗红色的瓷片。因乡政府临街，周围栽满了树，旗子升上去，高过树梢，很是耀眼，我形容它是“万丛绿中一点红”。

升旗班有八个人，清一色的精精壮壮的小伙子。其中四人是护旗手，三人是升旗手，一人是预备旗手。每到升旗这天，晨光初露，当乡政府机关全体人员升旗手，一人是预备旗手。每到升旗这天，晨光初露，当乡政府机关全体人员在旗杆下列好队，升旗班的旗手们也都换上了橄榄绿的民兵服，在雄壮的《国歌》乐曲声中，迈开整齐的步伐，按照“护旗—交旗—升旗”的步骤，把旗升上蓝天。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索，毫不拖泥带水。人们注目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一种庄严的神圣的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

升旗班班长杨鹏飞告诉我，他们都是来自各个站所，大部分是复员军人，每个星期抽上两三个小时搞训练，目标争取达到北京天安门升旗班的水准。大伙都很乐意这份“兼职”，有的人还因为没有选上深以为憾哩。

乡政府大院升起的国旗成了明显的标识。

“请问乡政府在哪？”

“插着旗杆的就是。”

“我在哪等你？”



“旗杆下面呗。”

“……”

一时间，人们走在路上仿佛有了航向标、指路灯，不仅变得有底气，而且还很有力量。

两棵槐树

槐树是一种很普通的树种，成不了大材。但乡下人很喜欢种，或栽在村头或栽在房前屋后。我想大概是因为树贱易活，遮阴面积大，且花开的像白玉串似的，能蒸糕、能酿蜜。

乡政府大院里就有两棵槐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浓荫遮地。我绕着两棵树转了一圈，又用手拊了拊树的粗细，一棵有六十厘米、一棵有九十厘米，每棵树的半腰又分成两股，伸出很远。在两棵树的正面分别挂有一块蓝底白字的方牌，除了写明树的名称、树的分类、树龄、产地分布及作用外，还特别标注了几行小字：“该树系本乡盆窑村村民梅星火父辈手植，至今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因乡政府搬迁征地之需要，树仍保留在原址未做移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故挂牌以铭之。”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经和老门岗攀谈，得知这树确是乡政府后边村庄盆窑村梅姓人家的。十多年前乡政府迁来这里，征收了这片地，当时梅家要挖走这两棵槐树，经过做工作，好说歹说才留下来……至于赔了多少钱，他已记不清了。

我进而了解到围绕这两棵树后来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过了两年，梅家又来要挖，并开来了挖掘机、吊车、汽车等。乡政府李乡长亲自出面做工作，说：“‘人挪活树挪死’，这么大的树，你挪走能保证活得了？再说你们都搬进了新社区，社区的绿化都是统一规划的，你往哪栽呀？这样吧，如果你们嫌上次赔的少，还可以再考虑……”

“不，俺们不图钱！”梅老汉脆而巴干地说。

李乡长一时被搞糊涂了，连眨巴了几下眼睛，忽而一拍脖颈：“嗨，我明白了，你们是图一个念想！”



我家的柿子树

“对哩！”众人齐声附和道。

梅老汉也点头颌首，解释说：“俺也是为子孙着想，要不把祖辈都忘光了。”

“你的想法是对的，”李乡长表示赞同，用商量的口吻对他们说，“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在树上挂个牌子，注明树是盆窑梅某人栽的，永久性保留，让来乡政府办事的人都瞧见。这样一来，大家不都有了一个念想么。”

“好啊，那俺们可就扬名啰！”李乡长的提议得到了大伙的一致响应。

树牌，就这样挂起来了。

我很佩服李乡长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啊，睹树思人，让我们共同记住这段乡愁吧！

保洁三姐妹

乡政府大院内的主要建筑物是一栋倒马蹄形的五层办公楼，建筑面积约在六千平方米以上，乡党委、政府、人大主席团、纪委及其所属的办事机构都集中在这里，平时在公务灶上就餐的就有六七十号人。

楼内聘有三个做保洁工作的，都是当地人，且是三姐妹。我初听说，哪有这么巧的事，难道她们的家庭都不很宽裕吗？因为她们的工资开的并不高，每月两千元，身份还是农民，只是一日三餐仅象征性的交点伙食费。工作显然是又脏又累，甚至会被人瞧不起。但她们不管这些，大姐已经连续干了五年、二姐干了四年，三妹干的时间短些，也有两年。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们干了这么久，并且还让她们姐妹仨都选择了这同一职业呢？我想弄个明白。

我见到她们姐妹仨是在乡政府举办的“五一”劳动节的座谈会上。大姐刚评上县劳模，第一个在台上做了亮相发言。她叫冉秀珠，圆脸短发，身个瘦小，年纪已迈过了六十的坎。但她干活尽心尽力，从不偷懒取巧，是一个从里到外都很朴实的人。接着，我就认识了二姐冉秀蕾，三妹冉秀锦。二姐是一个宽脸庞，长得人高马大，脑后扎着一把马尾辫，性格与大姐有些不一样，干什么都是风风火火的。她在别的地方也干过保洁，但感觉这里还是要好些，就安于在这里了。她的年龄比起大姐小个三四岁。三妹长得俊俏秀气，鸭蛋脸、大眼睛、



中等个，皮肤白皙，性格文静，梳的发式是在头顶心挽了一个高高的纠纠，上面别了一个翡翠蝴蝶，像要飞起来的样子。她的年纪和两个姐姐拉的距离有些大，才四十出头。在那天的座谈会上，二姐也做了发言，说到她在其他地方干，由于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使她更多听到的是呵斥，看到的是白眼，即使自己心中有委屈也无处倾诉。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是让人很暖心，活得有尊严……与会者抱有同感，对她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姐妹仨的家境实际上还是不错的，早先大姐的家境是困难一些，促使她寻了这份职业。现如今她家庭开有诊所、商店，全由她老公和女儿经营着，并购置了大小车两部。即便如此，她也不想丢下手头的工作，回去当家庭妇女。她说在这里干得很舒心，比忙家务有意义。二姐家里开着电器超市，老公负责进货，儿子、媳妇儿负责销售。有一个女儿在省城读财经学院。她的想法很简单，能挣一点是一点，不给子女添负担。三妹的家庭在县城，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她的老公是做汽车销售的，每月的业绩很可观，想让她当全职太太，可她不愿意，后来被两个姐姐引荐到这里。刚开始，她还不好意思，怕人笑话。但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把所谓的“面子”看淡了。尤其令她感动的是，去年春上，大姐在晚上下班的时候因雨天路滑，骑的电动车侧翻了，伤着腿，住进了医院，乡里领导挨个到医院看望慰问，还给她报销了全部医疗费用……从那时起，她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成了其中的一员。

姐妹仨的经历深深打动了我，从她们的身上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劳动应该受到尊重，她们用自己的劳动赢得了尊重。

2018年11月12日于中牟县刘集镇

乡村轶事之二

题目取的虽然是《乡村轶事》，记述的却是三个人物。但也是在农村的所见所闻，之所以记述他们，原因在于他们确有值得记述之处。

包村干部

李国亮是马楼村的包村干部。这个村紧挨着乡政府，是个大村，这回摊上大事了，年底要拆迁。因为该村位于郑汴两座城市之间，主干道要取直、拓宽，便把它规划到路中间去了。

在乡拆迁指挥部受领任务后，李国亮就拧着一把行李卷住到了村委会。他是一个很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原在乡工会农民工服务站工作，政策性、原则性都很强，多次替农民工讨要回拖欠的工资。这次乡里派他包马楼村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他三十七八的年纪，长得干练精瘦、平头、赤黑的脸膛。跟地道的农民不同的是，他经常怀揣着一个黑漆面的小本子，遇到啥事都会记下来。他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到本上啥时也跑不脱！这使得他的工作很受益。他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有个“磨”劲，属于那种占理不声高的人。

拆迁，如果放到前些年还是个新鲜事儿，但现在因各种缘由拆的多了，大伙也就司空见惯了，能接受。因为原先住在土坯房、砖瓦房、平房或单门独院的被拆迁的农民，后来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厦美宅，享受到社区周到的服务，与城里人过的生活几乎没啥两样，拆迁补偿按就高不就低发放，“一夜暴富”的亦不在少数，有许多人眼巴巴地还盼望着拆迁呢。召开村两委会时，李国亮翻着小本子，提着重醒说：“别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真正动迁起来，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头咧。”接着，他念了几个别村拆迁的例子：大王庄有的人为



了多要补偿款，一夜之间将已起了大蒜的上百亩地全部插上了杨树苗，甚至还将已经补偿过的泡桐树苗又移栽到蒜地里；司阁门村有人在房子上加层，墙砌的像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破、一戳就倒，还砸死了人；还有的干脆搬来几块大石头，围上一圈地，也要算钱……“过去讲严重的问题是要教育农民，现如今我看首要的问题是要教育好我们的干部。”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是掌握政策的人，一定要在执行政策上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还有‘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党员也有领坏头的，领坏了，那问题就大了，将来不好收拾。”在讲完这番话之后，他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干部要带头执行拆迁补偿政策。第二，从即日起任何人一律不准起屋盖房，即使盖了也不作数。

接下来的日子，李国亮和村委们就一心扑在做群众思想工作。他们登门入户了解村民的所思、所盼、所求，将各家各户的人口、房屋、宅地面积，房前屋后的附属物如树木等，一一登录在册。村支书老缪看到李国亮一个多月来忙得脚不沾地的，整个人瘦了一圈，想犒劳他一下，便请他吃了一顿饭。而就在这时出了一件岔皮的事，老缪的侄儿偷偷盖了一间房，差点儿酿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老缪的侄儿住在村子的后一排，紧靠着一个大土丘，土丘上杂树丛生，浓荫蔽日。他在正房屋后削丘垫土盖了约有十二三平方米的披厦，人不走近前在外头是看不出来的。

李国亮听说了，找上门去，问道：“缪明，这是你新盖的房？”

缪明颇有些不以为然的把手一摊，说：“嘻，屁大点的地方也能算作房？”

“算什么，算砖头瓦块？”

缪明看到李国亮一脸严肃，便慌了神，说：“李组长，我那厨房招北风，做饭烟熏火燎，睁不开眼，早就想挪了。”

“那不早不晚的，偏挑这个时候，谁批准同意的？”

“我跟二爸说了一下，”缪明耷拉着脑袋，嗫嚅道，“他说不碍事，不就是盖间小厨房嘛，况且料是早备好的……”

“你说得轻巧，”李国亮打断他，说，“有你这一间，不出十天半月村里



就会冒出十间二十间来，都想揩国家的油，那哪中？”

“我可没想那么多，”缪明脸红了，央求道，“不算我的面积中不中？”

“那也不中，你就听候处理吧！”李国亮态度坚决的说。

没几天的时间，风言风语在村里就像马蜂炸了窝一样的到处传播开了，有人说，支书的侄子盖了一大间房，将来能换一套呢，这个便宜让他占大喽！还有人说，这是得到李组长默许的，支书为这还请了他吃饭呢。有的人趁机鼓动道，不能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他能盖咱也能盖。

果然，就有人行动了。村东头的老孙家将长着茄子、辣椒的小菜园铲平了，准备打地基给未成年的儿子盖婚房。村西头做水暖生意的老瞿家显然是在抢时间，买回了几根钢架梁，准备刨坑竖起。村中还有几户，准备给未成年的女儿招女婿；光棍汉打算找带有“拖油瓶”（即带有前夫的女儿）的寡妇。看来这股风不刹住，后面还会有闹“离婚”的哟！

李国亮深感到自己工作的失误，他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说，工作没做好我有责任，主要是干部管得不严，政策没有交到群众手里，我不应该到支书家吃饭。他当众掏了五十元钱算作饭费付给了老缪，并表示今后绝不吃请，也不吃派饭。他说，这里离乡政府近，我一天三顿到公务灶上吃饭。会上，同时宣布了两个决定：一个是缪明新盖房，经村委研究，必须在限定的期限内拆除。一个是鉴于缪支书所犯的错误，经党委研究给予通报批评。为了让群众详细了解政策，避免盲目跟风，还向村民们散发了政策宣传页，其要点是：不到婚龄的男女结婚，领不了证，入不了户口，一律不分房；结婚虽然有资格分房，但共同生活不到五年离婚的，村里将收回一方分得的房；离婚有一年的调解期，在此期间仍是夫妻，按户头分房；入户本村的，但不在本村居住，即“挂名村民”，不得分房。政策还重申了拆迁期间擅自扩大住房面积，将不予承认。现有住房，村委一律拍照存档。加之，会后干部们的宣传解释，村民们掌握了政策，一些人自动打消了非分之想，一场风波自然而然的平息了。

后面，拆迁工作进行的就很顺利，按时间节点完成了任务。

李国亮在总结这段时间的工作时，说：“公开、公正、公平，有时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但只要是置于阳光下就不作难，因为啥事儿都透明，没有一丝黑影儿，群众还能有啥话说！”他还把这条经验记在了黑皮小本上。

第一书记

水碾房是个村子，原先也确实有一具水碾是架在贾鲁河上的，后来河水改道水碾也就消失了，光剩下一个空名儿。村子不大，有百十户人家，五百多口人。它距离马楼不远，隔着通往园博园景区一条路。但马楼拆迁了，衣食住行都变了一个样。于是有人就挤兑村支书老梁：“看着人家起高楼，看着人家跨骏马，这也太显得咱没面了吧。支书，你咋也不跟上头反映反映？”

“哼，他要能反映早反映了，”有人撇着嘴，有点小瞧他，说，“他那个胆，就像芝麻粒那么大，上面咋说他咋着。”

话传到耳朵里，老梁急了，撂下狠话：“谁有本事谁弄去，毬，我让贤！”从此，工作劲头也大不如前了。

这年冬天，上级派来了一位扶贫第一书记，据说是市政协办公厅的一位副处长。他叫吴茂生，四十出头，高个儿，走起路来，两条秧鸡腿就像骑上了风火轮一样，呼呼生风。他对支书老梁说：“我来并不是要夺你的权，你的支书还是你的支书，我扶贫的期限是两年，当然脱不了贫我也不能走。之所以挂这个‘第一’，实际上就是套个紧箍咒，无非是责任第一……别的我也不多说了，往后有啥事我们就商量着干吧！”

如何踢开头三脚呢？他心里没底，拽着老梁踏着初冬稀薄的冰雪先来个转三圈：一是绕着村子转一圈，摸清村子好中差人家的家境；二是绕着村里的土地转一圈，弄清全村土地分布和土质，都能种些啥；三是绕着村子周边乡镇转一圈，看清水碾房所处的环境位置，寻思能发展个啥。这样一来，他的心里才有了稍许谱气。然后，他一头攥进村里最贫困的一家——梁大兴家。他家有俩个闺女，大的在上初中，小的在上小学。媳妇是个病秧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断药罐子。里里外外靠着梁大兴一人，日子一长，他就觉得憋屈，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平时的救济补助也没少拿，但顶不了个啥事。这天上午还不到十一

点，梁大兴的酒瓶就又掂上了，他媳妇的药罐子也熬上了，屋子里充斥着酒味、药味和霉味，简直能把人熏倒。他们只好把谈话的地点挪到院子里，围着水泥板支的长条桌坐下。

小院的墙角有几株梅花，正展瓣吐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只是缺乏修剪，枯萎的狗尾巴草纠缠着，在风中摇曳。

吴茂生打着哈哈，瞅着梁大兴手中的酒瓶，说：“这么早就喝上啦？”继而问道，“能和我说说你的主要收入来源吗？”

“种蒜、种西瓜。”

“那好呀，都是经济作物，收入肯定不低。”

梁大兴翻了一下眼皮：“好什么好，卖不起价。”

“怎么卖不起价？”吴茂生不免有些诧异，但经梁支书一番解释，他才弄明白。

原来这一带曾是黄泛区，沙土质，适合种蒜和西瓜，因此当地农民家家户户都种。“四月起蒜、五月卖瓜”，也就成了当地的一大风景。但受气候和市场的影响，也不能做到年年丰产丰收。有时候头一年丰收了，第二年价格就掉下来了，市场打不出去，仅靠本地销售毕竟有限。还有外地商上门收购，故意压价的，本地农户怕货销不出去，自动降价的……

全村都是这个情形吗？吴茂生看看他俩，心想总有人会致富的吧？

“那是不尽然。”梁支书老实承认说。

“人家有门道，”梁大兴嘟囔一句，趁空又抿了一口酒，说，“他们外边有人、有关系帮忙推销。”

梁支书接过他的话，续道：“他呢？连自销也走不出去，只好在家等客上门。按理说咱这离城市不远，就是拉到城里销，那价格也要翻个二三倍……这啥事指望一个人就是不行！”

梁大兴大概受到了触动，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而又去抓酒瓶。吴茂生急忙摁住他的手，对他说：“你不能再这样自暴自弃了，人穷不能穷志，只要你好好干，来年你种的大蒜西瓜，销售我全包了，卖不出去，我拿我的工资付给



你。”

梁大兴大瞪着眼睛，放出光来：“真的吗？”

吴茂生肯定地点点头，并指梁支书说：“有你做个见证。”

“好，我听你的！”梁大兴站起，把酒瓶猛地朝墙角摔去，酒瓶崩裂，酒花四溅，弥漫的酒香似乎庆幸一个即将衰败的家庭又获得了生机。

临走，吴茂生又塞给了梁大兴五百元钱，嘱咐他照顾好媳妇，给她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

路上，吴茂生跟老梁商量：“要成事，我看还是得要有组织、有规模，一盘散沙不行。”

经过召集村民大会充分酝酿，成立了“水碾房大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吴茂生挑头负责起了销售组。合作社经营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走，愿意参加的欢迎，不愿意参加的绝不歧视，一切看个人意愿。

吴茂生原单位市政协办公厅，平时接触工商联、科教界、企业界的知名人士、老总多，在大蒜西瓜上市前夕，他就利用这种人脉优势，四处出击：一是请求他们本单位销售一部分；二是通过他们介绍有实力的企业签订长期购销合同；三是在市里开辟直销网点，兼营批发零售，如此一来，水碾房村当年种植的大蒜西瓜销售一空，每户少的收入三四万，多的收入七八万元不等。梁大兴家收入也将近四万，笑得他合不拢嘴，连他媳妇儿的病也有了起色。

不过，这两种农产品都有很强的季节性，且不好保存，遇到旱涝风雹灾害，更是遭殃，一年辛苦，到头来白忙一场。

吴茂生提出个大胆想法，依托园博园景点，发展观光农业。也就是淘汰大蒜，盖大棚种植草莓、反季西瓜和套种小番茄、小黄瓜。他淘汰大蒜的理由是当地人种得多，生长周期长容易占地。但他的提议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村民甲：“不种蒜，那回头吃面想吃几瓣蒜，还得向别人讨去！”

村民乙：“夏日的果蔬要拿到冬天栽培，没听说过，怕是阴阳要颠倒啰！”

村民丙：“盖大棚那得花多少钱，还是像现时这样维持着，把稳。”

村民丁：“……”



“好吧，‘百闻不如一见’，见到真章你就服了。”隔了几天，吴茂生带领他们参观市农科所生产的“黑五类”，即黑米、黑玉米、黑豆、黑芝麻、黑花生；到大广农场参观他们建的智能大棚，在这里村民们见到了一些高科技新玩意：像什么薄膜育苗，无土栽培，太阳能光照，埋管滴灌，温度湿度调控等，让他们大开了眼界。

回来后，吴茂生替愿意盖简易大棚的几家农户申请了无息小额贷款。自己则把市里的一套住房抵押出去，从银行贷了四十万建了一座半智能的瓜菜大棚，聘梁大兴负责。他对梁大兴说：“投资是我的，管理是你的，收回成本了，这座大棚就归你。万一赔了个精光，我也不让你掏一分钱，算我的。”

梁大兴顾虑到“技术”这一层，有些犹豫，没有立马应承。

吴茂生拍着他的肩头，说：“放心好了，我聘有农业技术顾问，包括那几家盖有大棚的户，都不会落下，会经常来指导的。”

梁大兴自从侍弄上大棚，不敢怠慢，铆着劲儿跟着农业技术顾问钻研技术，遇到生疏的字或难题还向大闺女请教。一年下来，他种了三季西瓜，两季草莓，套种的小番茄像玛瑙石、小黄瓜像翡翠玉雕，并且试种了一部分草芽、豆苗和韭黄也很成功。临近春节，他给吴书记装了一手提袋儿，让他带回去尝鲜。

“这回大兴可发了，守个大棚，一年收入总有十来万吧。”

“估摸可能不下十七八万。”

“他是咋种的呢？”

梁大兴对于乡亲们的这些议论，只是高深莫测地笑笑，“甘苦唯有自心知”，他心里清楚这一切都多亏了吴书记！

瓜果蔬菜大棚在水碾房全面普及开了，名气也大了起来，到园博园游玩的人也绕道到这里看看，甚至亲身体验一下摘西瓜采草莓的乐趣。梁大兴索性把自己的大棚命名为“茂生科技种植大棚”。招牌挂出后，吴茂生找到他说，这样做不妥，我替你改两个字，把“茂生”改为“大兴”好啦！我就是希望你和咱们的水碾房村越来越兴旺才好。

驻村两年后，吴茂生又主动申请延长了两年。两年后，水碾房村全村人都



住上了统一规划的小区楼房，大部分人家开上了小轿车。就连梁大兴家也添置了一辆客货两用车，两个闺女都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高中，他的媳妇的病基本痊愈了，能够操持家务了。

原村支书老梁呢，工作也越干越起劲儿，在村里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了。

年轻村支书

这个村的支书确实年轻，才二十二岁，名字叫靳勇，是去年冬村两委换届选举上来的。他原在南方战区陆军部队当过两年兵，退伍后又在深圳闯荡了两年，这回替代了原来的老支书靳永祥，论辈分他还应该叫他叔爷的。

他走马上任正遇上安置分房的档口。你想想拆迁近三年了，全村人或投亲靠友或是住在临时过渡房里，眼看 2019 年春节就要到了，谁不想在新房里过个年呢？况且那新房让人瞅着心里都舒坦：楼高二十七层，整齐划一；平坦整洁的人行道，绿树成荫；楼与楼之间点缀着花圃、花坛，栽满了花草苗木；到了夜晚，灯光明亮，霓虹灯交相辉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真是人老几辈儿都没有想到的事儿。不过，人们在喜悦之中也有些忐忑焦灼和不安。这些也反映了部分干部的心情。

按理说，一旦到了分房时是比较简单的，不太复杂。因为大部分工作已经做在了前头，步骤是：按当初拆房先后排号，先拆的先选，后拆的后选；同一时间拆的抓阄，抓着好的分好的抓着差的分差的。需要照顾的，如军烈属、劳模，家有伤病残的，经过村民会议预留一部分，分房给予优先挑选权。如此一来，应该没啥矛盾的。但矛盾偏偏就出在家庭住房分配上。为避免发生矛盾冲突，也是为了社会稳定和家庭和睦，靳勇支书成天一路小跑着，忙着解决这种挠头的事儿。

东头是老陈家。他有两个儿子都结婚成家，并且有了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等于是合着家的。这回要扯成三户，分的房有五套，两大三小，两个儿子都想耍大的。但小儿子和大儿子比较起来有点儿不够资格，因为按人头分房，他仅有一个女儿是三口之家。他大哥是四口之家，明显占着优势。老陈也想住大的



我家的柿子树

原因是他想逢年过节时，儿子和孙子、孙女都能来聚一聚，房子窄巴了，担心会转不过身子。一时间，一家人闹得有些僵。

小靳支书了解具体情况后，先做老陈的工作。他说，听说你想住大套，这想法没有错，对着嘞！只是现在的年轻人爱时尚好攀比，觉得住小房子不排场、不风光，这也在情理之中。“肥水不流外人田”，房子是你的，儿孙也是你的，你就把两套大的给他们兄弟俩吧。

“那，我……”老陈想说说自个儿的理由。

小靳支书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啥，给他解释说，现在逢年过节在家聚餐已经不时兴啦，城里人不都是在饭店宾馆包桌吃饭，像今年的年夜饭早在年头里就预定啦。再说，往后你二老年纪大了，走不动啦，过节恐怕就得让他们轮流背着你们到他们那儿去过。

“会有那好事儿？”老陈笑起来。

咋不会？靳勇实打实地对他说，两个孩子孝顺着哩，我就见到他二哥经常给你买酒买烧鸡。大哥忙一些，也叫两个孙子，三天两头的过来看你，到时候还帮你们洗洗涮涮，可是真的？

“那是，真的没说的。”大概老陈也想到这一节，满意地摸了摸光秃秃的下巴。

“你跟老二分套大的似乎他是占了点便宜，但你对他们好还能不记得？一拃没有四指宽，现在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说不定这两年再给你二老添一个大胖孙子呢，你就偷着乐吧。”

“那感情好，嘿嘿。”一番话说到了老陈心坎里，他一拍大腿，说，“听你的，你说咋分就咋分！”

靳勇支书当即拟定了分房方案，在征得了老陈和陈大妈的同意后，就去找他们的两个儿子去啦。

老陈家的五套房靳勇支书是这样分的：两个儿子住两套大的，老陈老两口住一套小的。另外两套小的拿来出租，租金用于二老平时的生活费。所有这三套小房在适当时候再做分配，支配权在二老手里。因为，原来有的宅基地和住



房面积二老占的份额要大一些。

经过沟通，两个儿子也没啥意见并签订了协议书，一家消除了疙瘩又和好如初，靳勇支书打心眼里也着实为他们感到高兴。

西头一家是老于家，老于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出嫁到别村，小女儿招了个女婿（又叫倒插门女婿）。他原姓周现在改姓于，为人有点自私，也有后顾之忧方面的考虑，顾虑将来万一过不好被老于一家扫地出门。这次分房，他们家分了一大套和两小套。按小女儿于丽和她丈夫的意思，想要一大一小两套。目前他们面前有一个儿子，况且于丽又怀了二胎，肚子已经显形了。给两位老人留出一小套，是他们觉得他们老两口年纪大了，没有必要占那么多的房子，有个窝就行了。老于的想法跟他们想的却正相反。他想住大套，并想把其中的一小套留给大女儿。这遭到小女婿的强烈反对，甚至小女儿也流露出一不愿意。小女婿对爹妈说：“你们跟着我过，胳膊肘还往外拐，真搞不懂你们是咋想的？”

眼看就要闹得不可开交，窜烟冒火的，靳勇书记赶来灭火了。他说于叔你的分法不妥，因为不符合政策，你大女儿户口不在本村，是没有分房资格的。这房子分多分少，都属于你们二老和小女儿一家的，所以分房也只能在你们两家之间分。

“那我在这个家里还算不算是个家长？还有没有话语权。”老于梗着脖子发问道。

“你是家长，也有话语权。但这事总要从多个方面考虑才周全，既要合情合理还要合法。”靳勇支书知道它背后的潜台词是怕小女和女婿不孝顺，想留个后手。于是，便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一个女婿半拉子，咱们不能把人家看外。何况人家还改了姓姓你的姓，如果照你那样的分法，不生分也生分啦。”

“那咋个分法？”老于松了口气，闷头抽起烟来。

靳勇支书暂时避开了这个话题，转身做起了小于两口子的的工作。

“别给老人太较真儿，孝顺、孝顺就要顺着老人的意愿来。只要你们孝顺，他们百年之后，这一切不都还是你们来继承，他们总不能带到火葬场去吧？”看到二人不吱声，靳勇停了停，说，“好女不穿嫁衣时，就是没有这仨瓜俩枣



的，人不还是要活嘛。钱财都是些身外之物，多少才算够呢？更何况我们也有两只手，能闯能挣，怕什么？”

二人显然受到鼓舞，表态说：“咱们不跟老人争了，咋说咋好，这行了吧？”

“有这么个态度就好，考虑到你们的现实情况，我的意见是你们得两套小的，反正将来孩子大了也是要分开住的。另外，给大孩儿娶媳妇也不用到时打急荒。”靳勇心平气和的继续说，“两位老人呢要住大套，就让他们住大套，也让他们有个心理平衡。要算总的面积的话，还是你们住得多些。以后你们往老人这儿多走动走动，等到你们的第二个孩儿出生了，少不得还要麻烦两个老的给你们照看，你们看呢？”

“同意。”两人满口应承。

靳勇支书这又去把分配的方案唠给老于听，老于觉得能分到大套也就没话说。不过，他提出一个条件：这套房将来确定由谁继承，他老两口有决定权。

靳勇支书笑嘻嘻地说：“你这个权力没有谁能剥夺得了的，就让你的两个女儿、女婿争着孝顺你二老吧。”

中间这一户，户主姓肖，今年七十了，他家分了两套面积一样大的房子，但都被独生儿霸占着，不愿让他住，他只好栖身在抱养的一个闺女家。女儿、女婿对他都还好，只是他心里总感到不是一个滋味儿，觉得有儿却住在闺女家，不是让人笑话么。为了房子的事儿，他找村里、跑乡里都没解决好。如今靳勇书记上任了，他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不，他又找来了：“靳支书，我这事儿你得管管，我那不孝子，我养他小，他不仅不养我老，还把我赶了出来……呜呜呜……”说着，他就扯声哭了起来。“肖大爷，你别伤心，我一定管，而且还要管到底。”靳勇抚着肖大爷的背，安慰他说。从他口中得知，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原来他儿子肖彬并非他亲生，而是肖彬的母亲在他刚满四岁时带着他改嫁来的。那时肖大爷，差不多年过半百，想到晚年有靠，特别是在对待这个孩子上，视同己出，真是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后来肖彬的母亲也没生育，想图个儿女双全，就又抱养了一个姑娘，一家四口，倒也过得其乐融融。即便是在肖彬娶了亲、他妹妹出嫁后，一家人也都相安无事，兄妹



之间走动的还比较勤。只是前年肖彬的母亲得病去世了，他的性情大变，有些不待见这个继父。靳勇支书问他不把房子给肖大爷住的理由，他振振有词地说：“拆迁的房子是我盖的。”

“但那宅基地是你父亲的呀！”靳勇支书提醒他说。

“可也有我妈的份儿啊！”他毫不退让地说。

“是倒是，”靳勇支书表示同意，但又提出一个问题，“你现在分的房，他也有一份，你总不能一个人独吞吧？”

肖彬一时卡壳儿了，转而争辩道：“他分不了那么多。”

“那你说他该住多少？”靳勇支书想让他自己说出来，免得日后反悔。

“我不知道，反正房产证上是我一个人的名字。”肖彬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

靳勇支书生气了，提高声音说：“房产证是你的名字不假，但他是家庭成员，村里有登记，乡里有备案，你是签了字、按了手印的，还能变得了？”接着，他又从兜里掏个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拿给他看：大爷名下应分得住房面积六十五平方米。然后不容置疑的，告诉他说，“这部分必须从你现有的房子分割出来，否则就是打官司，你也打不赢！”

“那……那我也不同意！”肖彬耍起蛮来，“如果划出六十五平方米，剩下不到二十平方米，还得开个门儿，我咋住？”

“那是你在挑房时就想歪了，没有把心摆正。”靳勇支书一针见血地说。

肖彬刚才还像气鼓鼓的蛤蟆，这会儿吃瘪了，猛地蹲下，把头扭向一边儿喘着粗气。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负责给你调房，还保证不让你吃亏，咋样？”靳勇支书一边逼视着他，一边用商量地口吻问道。

“好吧。”好半天，肖彬无奈地点了下头。但想到村里的房子都分完了，不由发出疑问，“哪还有房子呀？”

“这你别管，我会有办法的。”

结果，靳勇用征集的办法，将一户分得的两套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与肖彬



我家的柿子树

的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作了对调，并将其中一套楼层较低，通风较好，且向阳的房子做主分给了肖大爷。肖大爷感动的泪眼婆娑，拉着他的手不放，一个劲儿地说：“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从中说话，真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会撂到哪儿？”

“肖大爷，你别放在心上。‘路不平众人踩，理不顺大家摆’，这个社会总还是邪不压正，以后让你闺女多来看看你，你就安度晚年吧！”

通过成功调解几起家庭矛盾，靳勇颇为感慨地说：“想不到村支书这个角色还真不好当，官小事多，要干好可是不容易。”他的叔爷老支书靳永祥捋着胡子，笑吟吟地夸赞他说：“我看你就是这样干，老中！”

2020年6月24日于中牟县刘集镇



绿城晨曲

郑州，因其绿而被冠以“绿城”。在该市我有一位朋友，叫宋成，在市公交公司工作。他经常开着大公交——一种双层空调车，在城市的主干道上跑来跑去。我有时候琢磨，心想：车体那么单薄，乘坐的人又多，会不会翻哟？其实没有，宋成的开车技术好着哩，还年年是公司的“安全标兵”咧！也正因为如此，公司先后两次派他参加抗震救灾。

第一次，宋成是到四川汶川支援抗震救灾，运送救灾物资，时间比较紧，但似乎没有什么故事。他说，他那时是“小年轻”，有老师傅们像老母鸡护鸡娃一样护着，也就是“跑来跑去”，反正一切付出和牺牲都是在“路上”。

第二次，宋成是到云南昭通，任务同样是支援抗震救灾，不同的是这回不带车，开当地的车，需要及时地把全国各地支援的毛毯、帐篷、棉被、大衣和饮用水、食品等运送分发到各个灾民集居点上去。他有些“小遗憾”，告诉我，这不算上一线，顶多算是个二线。他在车队担任副队长，队长是当地人，一位彝族大哥，让他负责后勤多些，实际上含有照顾的意思。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他还是不肯说他所经历的那些事，他摊着手，耸着肩，一个劲地回绝：真没啥好说的，我只不过是执行了一趟任务，做了我该做的事，要说真正受苦的还是那些灾民，看到他们家毁人亡，挨冻受饿的境况，你会觉得为他们做多少也不为过，更何况我们也就是转运个物资。尽管他把话说得很轻松，但是我知道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我在云南服过役，那地方虽然是在彩云之南，却是一个地震多发地区。发生地震时，往往伴随着暴雨倾盆而下，泥石流、山体滑坡、飞石，甚至地裂都有可能不期而遇。在这样的地带穿梭，不亚于在枪林弹雨中冲锋，怎能说没有危险呢？只是他为人一向低调，不好张扬罢了。



不过，宋成以平淡的口吻无意间提到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挠着头说：“嘿嘿，想不到临出发的那天早上，她居然跑到我集合的地方送我，露了一小脸！”这个“她”是指他的妻子王敏，说起他俩的结合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王敏是本市人，毕业于郑大医学院，分配在附属医院当护士，工作岗位很适宜，就是离家远了一些。下班还好，医院门口就有一个公交车停靠点，抬步上车倒是很方便。但上班时，就有些麻烦，从家出发，需走两站路，才能赶上车。在医院当护士很辛苦，白班夜班交替轮换，早早晚晚没得个定时，所以她上班总是一溜小跑，一个字“赶”。有那么几回，她气喘吁吁地赶到车跟儿，车却开跑了，气得她跺脚、咒骂都无济于事。有一次，一个冬日的早晨，她起床梳洗罢，吃了妈妈提前准备好的早餐，心情颇为愉快地往站点赶。今儿的天气不错，空气微寒而清新，天边现出一抹红晕，路灯还没有全熄，像一粒粒米黄的星在闪烁。晨光中，王敏身穿的那件银灰色暗底花的中长羊绒大衣显得抢眼，时尚而又大方，再配上那条浅绿色的围脖，确有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姿。她在商场选购时，已经听到过闺蜜和服务员的称赞，心里那个得意劲儿就甭提了！不曾想，后面驶来一辆小型公交车，可能按了喇叭，她没有听见，车速也有点快，车子碾碎了一块薄冰，水花四溅，乌黑的泥点顿时飞上了她的衣摆，她感到狼狈极了，望着扬长而去的车子，哆嗦着嘴唇，半天也吐不出一个字来。继而，委屈的泪珠就吧嗒吧嗒地甩下来了，她想：我们这些当护士的，被人称为“白衣天使”，可谁又是我们的天使呢？而后，她又觉得好笑，谁让你臭美，抬头不看路，车来了，你不让车，难道还叫车让你呀？

不知啥时候，她乘坐的那趟车换了一个年轻的开车师傅，从车上挂的身份牌看，是车长宋成。他人长得俊朗，处事干练而不失亲和力。一张圆盘大脸一天到晚挂着微笑，在招呼大家上下车的空档还时不时地幽默上两句，逗得满车厢笑语喧哗。这使得王敏产生了好感。尤其是他对待乘客的态度，很容易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无形中多了一份信任与亲切。譬如，每次车子停靠以后，他总是提醒乘客：“注意，不要踩空了。”“哪位能给这位抱孩子的大嫂让个座，



谢谢了！”“小朋友上车后不要打闹，注意扶好，小心碰塌了鼻子，可就不好看了啊。”有时看到乘客扛着行李上车不方便，他就上前帮一把；遇到老人上车困难也上前扶一把。车启动了，他还不忘叮嘱一句：“大家都坐好了，开车啰！”那话语像和煦的春风吹过人们的心田，暖暖的。还有一个更奇特之处，宋成把车内布置得像婚房一样，玻璃窗上挂满了精心挑选的字画，如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奔马》或是《城市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四周还弄了些植物绿萝、吊兰，彩带、纸花……给人一种花卉缤纷，春意盎然的感觉。

也是一天早上，王敏起床晚了一些，她慌忙火急地出门赶公交车。路上，想不到脖子上的围巾散了，跟着挎在胳膊上的仿爱马仕包也崩开了，装在里面的东西一下子倾倒出来了。她手忙脚乱地捡东捡西，可围巾又碍事绊住了脚，一时弄得她手足无措。然而停靠在眼前的公交车并没有马上开走，小宋师傅从驾驶室探出半个身子挥着手，说：“别慌，这头一班车，坐的人不多，等你一会儿。”听了这话，她像遇到“大赦”似的，立马稳住了心神、收拾好包上到车里，她向大家投以抱歉一笑，并向宋成感激地说：“太谢谢您了，耽误了您和大家的时间……”宋成答道：“没关系，谁没有个误点的时候。”后面又跟了一句，“女同胞的包包是百宝箱、金不换，下回可要看紧一点哟！”惹得全车厢的人都笑了，她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车子就这样，把欢歌笑语撒满了一路。

坐车的时间长了，而且又是这么一条固定的线路，王敏对宋成无论是从态度上还是从情感上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当她了解到他是家中独子、未婚，毕业于河工大，并且居住在本市时，她的心跳加速了，决定冲破“男追女”的传统，开始了女追男之旅。

王敏采取的策略是在宋成当班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送上一束鲜花，花色有百合、马蹄莲、满天星、郁金香、紫罗兰等，至于送玫瑰，她认为应该是他的事，她有耐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宋成在开始时，对王敏的攻势抱着无所谓



我家的柿子树

态度，觉得那不过是小女生一时心血来潮玩的小把戏，不能太认真。每次他接过鲜花，都笑吟吟地说上句“谢了”“太感谢你了”之类的话，然后把鲜花插在车厢的一角，替换下头两天插上去的枯萎的花，这多少弄得王敏有点哭笑不得：“这人怎么这样？”

一天，王敏值完夜班顾不上休息，在医院门口昼夜营业的花店买了一束花，径直来到了宋成所在的公司。她要堵他一个大早，想不到公司正在对司机们进行点名呢。她的出现，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窃窃私语：“来了一个小仙女！”“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不知是谁的菜……”她不管这些，在公司领导宣布解散的时候大方地迎上去把鲜花送到宋成的面前。这回轮到宋成窘迫了，若不是天色尚未分明，你一定会看到他的脸早红成了熟透的柿子。他实在有些惊讶，这个看似文静、小巧而迷人的小女子竟这么大胆，对自己动起了“真格”，可自己又有什么优势呢？时间不允许他遐想，他把她拽上车，趁车还没有上来人的空隙，一连串地问道：“你了解我吗？”“了解！”“你了解多少？”“全部。”“真的？”宋成有些不大相信地摇了摇头，当触到王敏那双一眨不眨地像带露水的葡萄似的大眼睛——那里蓄满真情，他相信了，这一切都是真的！

十月，一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日子，宋成与王敏走到了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就在他俩结婚一百天还没有来得及庆祝的时候，云南传来了昭通发生地震的消息，震级是6.7级，范围很广，省会昆明亦有震感。公交公司接到上级指示，火速组成抗震救援突击队赶赴云南支援。在宋成的一再要求下，他不仅被选上了，而且被任命为队长。一连几天他忙着给队员们传授救援的经验，讲要领，准备后勤保障物资，帮助做队员家属的思想工作，以便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只是他忽视了自己的媳妇，一到夜深回到家里疲乏得倒头就睡，第二天一早又没影了，连句暖心的话也来不及说。王敏望着他消瘦的面容和满脸的胡楂子，她只能心疼地表示理解。

出征的日子到了，一大早抗震救灾突击队的队员就齐集在公司门口整装待发，公司领导和同事们前来送行。家属们站在外圈，围成了一个月牙形。没有



太多的豪言壮语，没有锣鼓喧天、彩旗飘舞渲染的气氛，倒是含了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队长宋成庄重地从公司总经理手里接过印有公司名称和“抗震救灾突击队”字样的红旗，转身向队员们发出了第一道指令：“登——车！”

“等一等！等一等！”忽然从家属人群中冲出来了一位年轻妇女，仍是一身银灰色暗底花的中长大衣，围着一条素色的围巾，显得清丽而又端庄。紧随其后的是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在她的指挥下，迅速地把三箱矿泉水和两箱柑橘抬上了车。宋成打了一个愣神，转而直盯着，问：“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的……”“没有啥可送的，表表心意。”王敏忸怩起来，娇羞地一低头解释。猛地她又抬起头，大声地对队员们喊道：“路上多保重，我们等着你们凯旋！”宋成激动了，一把揽过她，无限柔情地摩挲着她的头发……队员们一个个神色凝重地目睹着这一幕，心里掀起了一层热浪。

“敬礼！”紧接着，宋成响亮的发出了第二道指令。队员们像他一样刷地抬起右手，五指并拢，食指紧贴眉骨，向王敏，也是向在场的所有人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后面的答案是确定无疑的，“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无论前方和后方都是一样，只要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就一定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赢得最终的胜利！

怀念我们曾经的青春



车行一路歌

市内跑的公交车，也许最能测试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乘坐公交，从早到晚至少两次，时间一长，感触也就多起来。我有幸生活在郑州，三十年了，耳闻目睹这座城市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市民文明素质的不断提高，一个博大、包容、文明、开放的新郑州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

记得郑州创文阶段，为改变城市道路状况和交通拥堵，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很大努力：拨巨资拓宽主干道、打通断头路、修筑立交桥、开通快车道，启后又兴建了环城高速等，并且动员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走上街头，进行疏堵，目的就是一个——“畅通郑州”。试想一个交通无障碍、无阻无滞的城市，它不就是一首晓畅的诗、一支动听的歌么！它给城乡居民和外来公干、经商、探亲、旅游观光的人们带来多大的方便啊！

文明，应当是两个轮子跑的车，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缺一不可，只有并驾齐驱，才能够相辅相成。为此，市委、市政府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组织、宣传和工、青、妇等部门闻风而动，“党员先锋岗”“示范岗”“文明号”“大手拉小手——共建新郑州”，争做“巾帼英雄”“道德进万家”等创新载体，犹如烂漫的山花，竞相开放。“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创文明单位、做文明人——正日益成为生活在这座城市人们的自觉行动！

又一个冬日的清晨，薄雾还没完全消散，空气微寒而清新，街道旁的阔叶树落光了叶子。虽然梅花还没有绽放，但我似乎已经嗅到了淡淡清雅的梅香。我从市委站乘坐 211 路公交到西三环去，早上坐这班车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是因为老人们有晨练的习惯，或活动一下筋骨，或遛遛弯，或打一



通太极拳，或顺便捎一点鲜嫩的蔬菜，而妇女们则是送孩子上幼儿园或上学。车内人多，哈出的热气升腾，人看人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我与一位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坐在靠司机一边的后排座位上，他正神情专注地玩弄着手机，嘴角不时漾出浅浅的笑纹。这时，车停靠在文化宫路洛河路站，上来一位老大爷，不知咋回事，他的老年卡连刷了两回也没刷上。他边喃喃自语“怎么就刷不上呢”，边抖抖索索地掏出钱来，可一看又没有零钱，脸上不由现出几分尴尬。司机说话了：“老大爷你不用刷了，找个位子坐下来吧。”他的话才落音，我身边的小伙子一步跨了过去，说：“我替你交了。”他把一元钱投进票箱，又搀扶着老大爷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来，这边坐。”老大爷很感过意不去：“这怎么好让你……”“没关系，大爷坐吧。”小伙子扶老大爷坐好后，站在他身边仍自个儿玩起了手机。我不禁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多好的年轻人啊！”

下面遇到的这件事，就颇有点戏剧性：车在淮河路工人路口停下时，下车的人多，上车的人也多，有祖孙三人一起上到车上来。其中一个梳着两根羊角辫的小姑娘扯着一位老大娘的衣袖，喜鹊般的叽喳道：“姥姥你坐这个位子，我坐那个位……”转而又一眨圆溜溜的大眼睛，对同上来的老大爷说，“姥爷，没位了，你就站一会儿吧。”就因了她后面这一句话，把全车厢的人都逗笑了。一位似乎赶着上班的女青年站起身来，很有礼貌地对大爷说：“你老请坐。”她还摩挲了一下小女孩的头，笑着问：“你为什么让姥爷站着哇，是不是姥爷没有像姥姥那样疼你。”小姑娘有些不大好意思地辩解说：“才不是的呢……姑姑，你坐——”“你坐吧，姑姑马上就下车了，人多，别挤着你。”女青年俯下身，安抚她说。我注意到车子一直过了三站，那位女青年才下的车。清冷的空气随着车门打开涌进来，给人几分清凉，一会儿又被焐热了。

车，继续前行。车上看到的这一幕幕，让我激动不已。它使我联想起不久前，我乘坐另外一趟车看到的一个感人镜头。适逢国庆节，我想到郑东新区看看。一大早在市委站坐上了52路车。我选择了后排位置，由于座位高，视线自然要好一些。车行到建设路站，乘客便多起来，到医学院站，就有点儿水泄不通了。我远远地望见有一对中年夫妻就在这时上了车。那男的我是认识的，原在



我家的柿子树

市委工作，后来调到省厅，现在是某个厅局的局长。他身材高大，站在那就像一堵墙。看来他也无意找座位，只是跟妻子谦让了一下，让妻子坐到一个座位上。跟着上来的是一位农村妇女，看看没有空位，就站在那位局长的旁边。她个头有些矮，手仅能够着车内的横杆，拉吊钩呢，又止不住身子摇晃，看来颇有些吃力。那位局长发现了这种情状，就对妻子说了点啥，反正我看到他妻子瞧了瞧那位农村妇女，就把座位让了出来。我还清楚地听到他说了这么一句：

“……你年纪比她年轻！”大约是这句恭维的话，讨得他妻子抿嘴一笑。其实她的年纪并不年轻，只不过是保养得好一些罢了。车渐行渐远，我不知他们夫妻俩要到哪一站下车，当我在金水路黄河路站下车时，他们俩仍像梅枝傍着青松那样站着。从他们身上你会感觉到那文明的清香，已经丝丝缕缕地沁透了每个人的细胞。

前年，中央文明办来郑州检查创文时，曾经说过：郑州的公交，在我们所检查过的城市里，让座率是最高的……

啊，这就是我们的城市！



雨中的红叶

秋风卷着细雨，车轮碾着泥泞，我们一行三人乘车往龙峪湾去。

龙峪湾在栾川县境内，属伏牛山脉。每逢秋天，这里是看红叶的最佳去处。

由于天公不作美，我的那两位同伴，一个是省报记者，一个是某家杂志的美编，一路上都神情郁郁的，透着无奈。前者是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高高的个头，戴着副瓶底厚的眼镜，样子斯文带点神经质。后者是一个不苟言笑、满脸严肃的职业型妇女。她穿了件紫色的风衣，把自己娇小的身体裹了个严严实实。不过，看上去挺有气质。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对于天气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我想，雨中看红叶或许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一条小河，布满了鹅卵石，浅浅的，把我们引进了深山。起初的山势，像不经意画的带弧状的波纹，起伏不大。但那逼人眼眸的红黄绿，却让人不能不惊叹天地造化的神奇：色彩调的是那样的艳丽，勾描的是那样的均匀，仿佛掰掉一块，就会让人感到缺憾点什么。偶尔有一两棵独立的树从车窗前闪过，满头的火红或金黄，耀眼而鲜明，犹如拉成近景的特写镜头。

渐入佳境的，是在进入“龙峪湾风景区”的山门之后，河流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从一堵山崖的背阴处淌过。裸露的岩石，黑得发蓝，透着几分孤傲与冷漠。从岩缝中顽强生长的灌木，东一丛，西一簇的，红黄相间，倒是添了些许的暖意。

顺着河谷向前走去，你会觉得眼前猛然一亮，用“金蛇狂舞”或“玉龙飞天”来形容那大起大落的山势一点也不为过。在云遮雾罩中，连绵起伏的山峰，如同褶皱的洒金翠花绸缎，展示般的铺张着。时不时会有一股细流从岩体渗出，撞下断岩，形成飞瀑，虽然没有“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势，都也活泼空灵，



我家的柿子树

令人赏心悦目。

“噢，快看——”突然间，美编惊喜地呼喊起来。

原来她发现在河床中间耸立着一座模样奇特的小山。它像是用几块巨石简洁地搭在一起，但却又像一只蹲着的青蛙。在它的顶部，建有一个六角亭，绿瓦红柱，很是别致。我们沿着铁梯攀缘而上，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举目朝四周望去，群山如海，满目的红红黄黄浓酳得叫人化解不开。河水仿佛也带有色彩，就在我们的脚下流过。水声不大，但很中听，细细的、若有若无，大概唯有用心去听，才能听出其中的意蕴。

这时雨幕在东南方向撩开了一角，一架险峻的高山闪现出来。它居高临下，大有傲视群峰之势。记者开腔了，他指点着，说：“那是小华山，是取华山之形，又有华山之险，故名之。”

“其中有没有故事呀？”我知道当记者的腿长，同时也是为了激起他的游兴，我故意这样问。

果然，他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前，这山上曾盘踞着一伙土匪，领头的叫张少乾。他们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无恶不作。到1949年临近新中国成立时，张少乾已经积敛起大量的财富，仅搬到山上的金银细软、珠宝古玩就有十七匹马驮子之多。后来，他被我剿匪部队歼灭了，但他却把藏宝图悄悄地传给了儿子，以后儿子又传给了孙子。直到前几年，他的孙子还到山上寻找过，但由于年代久远，地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始终未能找到……

临了，记者感慨地说：“由此可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信条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其实黄白之类的东西都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又何必如此！”我和美编都颌首表赞同。

随后，我们在一个“仙人指路”的地方折向“仙人谷”。这是一条狭长幽深的山谷，两边的山各抱姿势，争奇竞秀。中间是条山水冲泻出的溪流，水花溅起，如绽开的白莲。积水的小石潭清澈见底，有一群群银条似的小鱼在游动。它们追逐着水泡，忽东忽西，憨态可掬。河床里长满了杂树，多是半红半黄的，好似剪碎的彩纸。我摘了几片树叶，请教过路的行人，他们都热心地告诉我说，



那椭圆形的红叶，是黄栌，是红得最早的；没有红透的，是青栌；这黄灿灿的是元宝槭，你看叶形不就像是一枚枚元宝吗；枫叶是五星形的，红得较晚，大约在经霜之后，但红得时间长，也正应了“经霜愈久，红得愈透”那句话……嘿，还充满哲理呢！

山谷的尽头是一个凹进去的岩洞，面积约有三间屋大小。所谓的“仙人”，是指泥塑彩绘的“三清”像。有些善男信女在顶礼膜拜。我们的记者也凑热闹地买了束香去烧，或是祈祷他有孕在身的妻子将来母子平安，也未可知。美编呢，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她两眼不眨地呆望着：一道双曲栏杆石桥横卧溪上，一道单孔铁桥飞架在两山之间，恰恰构成一种不对称的美。涧水如银，飞流直下，如珠帘垂挂。这会儿一抹斜阳正好投映上面，幻成七彩虹影，甚是璀璨夺目。她出于职业习惯，掏出速写本，飞快地勾画了两张草图。

我们最后一站是爬鸡角尖，——这是“中原第一峰”，海拔二千二百多米。为此，我们一人准备了一根竹竿。在去鸡角尖的途中，我们还参观了万亩冷杉林和红桦林。这两个林子都是从外地引进的树种，人工栽培的，于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万亩冷杉林简直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氧气库，即便是城里设施再好的氧吧也比不上。在那里我们又遇上了雨，雨丝很稠，如同张开的网。然而，我们似乎都没有顾及这些。记者和美编孩子似的围着大树转开了，记者一边贪婪地嗅着空气，一边一个劲地说：“好，好，好！”美编任由雨水把一头短发浇得透湿，也毫不在乎，还扬着双臂，乐道：“呵，呵，森林浴，森林浴！”比之他们，我倒显得有些沉静了些。我聆听着从杉树上滴下来的大滴雨点砸在树下早莲肥硕的叶片上，发出的一片“蓬蓬蓬”的响声，觉得就像千万面皮鼓一齐擂响，那急遽的鼓点，似乎含有一种催人奋进的节奏，一时竟把我的思绪牵得很远……

终因雨太大，加之天色欲暮，鸡角尖——我们未能爬成。我们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下雨天也许看不到什么，不过这样一来，也给我们留下了点想头。

傍晚，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住进了一户农家。这是这里常见的典型的那种农家小院，有土夯的墙，坡形的瓦屋顶。院子里、廊檐下堆着或吊着黄玉米



我家的柿子树

和红辣椒。当然靠院墙边还会有一棵有些年头的柿树，稀疏的叶子间，挂满了红柿子。

一位健壮的中年妇女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屋里。

屋子很宽敞，收拾得也很洁净。弥漫着一种舒适、温馨的气息。在啦呱中，我了解到这户人家有五口人：夫妻俩，一儿一女，还有一个瞎眼婆婆……这不，这会老人家正亲昵地呼唤小孙女翠翠拿松子、核桃、花生、柿饼一类干果招待我们。中年妇女叫柳妮，儿子在乡中读书。她的丈夫刘大哥还没回来，刘大哥原是龙峪湾林场的职工，林场解散后，龙峪湾辟为风景区，他就在区内开三轮摩托拉出租。从言谈中，我感到她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

直到吃饭时，刘大哥才回来。他四十出头的样子，一看就像是一个精明的汉子，理着齐刷刷的小平头，深红色的短袖衫上套了件咖啡色的西装，脚上穿了一双深腰的胶皮靴。他和我们一见如故，并说乡间饭菜不好请我们多多包涵。其实，这原汁原味的农家饭很对我们的胃口。瞧，像这桌上摆的野生的松毛菌、蕨菜、嫩笋，还有自家喂养的柴鸡、从溪里摸来的银鱼等菜肴，都是在城里很难轻易吃得到的。席间，他还劝我们喝了几杯玉米酒。酒多话也多，以致吃罢饭以后我们还聊了一会。

他抽着我递给他的芒果烟，以一种浑厚的男中音回答着我的问话。

“你是问，我是干林业工人合算，还是干个体户合算？”他肯定地说，“都合算”。

“为什么呢？”我有点奇怪。

“因为没有以前的封山育林，你现在来到这里也看不到这么好的景色……眼下开发利用也正是时候，我们收入增加了，日子也好过多啰！”

他像中国农村大多数农民那样，是讲求实际的，评判事物，自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标准。

“你打算把出租车一直开下去吗？”

“不，”他显得有些兴奋，眼睛里放出光彩：“我要办个绿色食品厂，专门收购加工野菜、野果和山珍供应游客，那样利润会更大一些。”



我称赞他的想法不错，他“嘿嘿”地笑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表现出有点忧虑。他迟迟疑疑地问我：“你说说看，将来这游人多了，林子会不会受到破坏？”

我知道他所说的“破坏”是指“污染”，我被他这种强烈的环保意识所感动。他提出的问题不无道理，但……我只好含糊其词地说：“也许……不过……到那时会有那时的办法。”

“对对，谁说不是呢？”

他点着头，抽完了最后一支烟。

这时床铺整理好了，我们开始安歇。因为白天很累，夜里大家都睡得很沉。

第二天清晨，霞光满天，是个晴朗天。刘大哥已经发动好了车子在等我们。美编将她抽空画的一幅肖像画送给翠翠，当她看到画上的自己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对羊角辫快要翘到了天上，高兴地跳起来，连声说：“谢谢……”我们挥手向柳嫂和翠翠道别。

“祝你们一路顺风！”

“祝你们好！”

车子上路了。雨后的山林被水一洗，显得更加生机盎然。满山满岭的红叶似乎更红了，那浅红、鲜红、深红、紫红的颜色汇成了海洋。

我们就在这海洋上航行。

走近嘉应观

到荥阳桃花峪观看“黄河中下游分界线”，实在不可不到对岸的武陟嘉应观去看看。它既是“悬河”的开端，又是一部治黄史的见证。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黄河清天下平，治黄河者治天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似乎都很重视黄河的治理。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到当时国家情势走向的脉搏，还可以触摸到统治者的心态起伏变化的脉搏。

嘉应观，位于武陟县城东南十二公里处，距黄河四公里，始建于清雍正元年（公元1724年），是一座集宫、庙、衙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建筑风格颇具特色，占地面积约九百三十万平方米，称之为“万里黄河第一观”亦不为过。

记得笔者第一次到武陟听人推荐去参观一个什么“观”，就不怎么感兴趣。想“观”即为“道”，“道观”应是女道士的修道之所，能有什么参观头？其实谬也。修道是为成仙，仙即为神仙，嘉应观乃是一座祭祀黄河神的庙观。清雍正五年又封黄河“四渎称宗”，为黄淮诸河神之首，其祭祀场所自是不可小视，应与之相匹配。不过，雍正帝赋予了这座庙观许多实用的含义。首先，从观名上说，嘉——美好祥瑞，应——天意报应，联在一起，难道不是天降祥瑞、应在此处的意思吗？更何况雍正帝费尽移山心力，登上大宝，赐名“嘉应”，是不是也含有“天命神授”的意思呢？其次，它仿北京故宫建筑风格，有“小故宫”之美誉，具有皇帝行宫的功能。其三，它是一座官衙，为治黄指挥部，内设类似今天的“黄委会”那样的办公机构。其四，将河神与历代治河功臣并列，一起供奉。仅此，也非常值得一看。但那一次去，天寒地冻，且整座建筑缺乏修缮，只看了一个大概，可谓是“雾里看花尽草草”。然而，那规模、那气势，却让人折服、惊叹，时时惦念于心的是啥时有机会再重游一番。



九九重阳，秋高气爽，丹桂飘香，正是登高郊游的好时机。笔者这次到嘉应观没有循旧路，而是沿着京广铁路过黄河大桥，先去参观了豫北的人民胜利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的第一座引黄灌溉工程，总干渠从嘉应观西侧绕过。此渠动工于1951年3月，到1952年4月就启闸放水。这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亲临渠首，启动闸门察看水势、流量。胜利渠能够灌溉周边六县两市的八十八万亩农田，而且从不淤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嘉应观现已修葺一新，红粉墙、蓝琉璃瓦，绿树拥抱中显露些彩绘的卷檐飞角，给人一种极为庄严、神秘的感觉。它坐北面南，中轴线上依次有山门、御碑亭、前殿、大殿、禹王殿等。笔者以虔诚的心情，从正门叩门而进。

山门有着先声夺人的气势，为单檐歇山顶，左右有掖门。门正中嵌石上刻着“敕建嘉应观”五个大字，是雍正皇帝手书的圣旨。原来建观前的三年多时间里，黄河多次决口泛滥，其中尤以地处下游的武陟为甚，曾创下决口的最高记录。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雍正焦虑难安，正如他为观中题写的对联所言：

“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为治黄安民，他驾临武陟，督促筑坝堵口，并亲自扳石奠基，故观前的一段堤坝至今仍称之为“御坝”。山门外青石基座上，置铁狮子一对；门砌石雕五条奔龙和海水、云气等，技艺精湛。

御碑亭两边有重檐歇山式钟鼓楼各一座。亭为重檐，上檐圆形，下檐六角形，装饰富丽堂皇，酷似清朝皇冠。亭内有清雍正二年立的铁胎铜碑一通，高4.3米。碑座为独角兽，兽头上有一小洞口，相传与水井河道相通，往里投铜钱根据水声大小，可以预测黄河水位的水情。碑侧刻二十四条飞龙。碑文由雍正撰文并书丹，字体潇洒，书法流畅，内容翔实地记载了治理黄河水患的情况。此铜碑无论其历史价值还是铸艺价值都为全国罕见，堪称国宝。

前殿其侧有四座配殿，供奉着西汉、东汉、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十位治河功臣，其中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他除了曾因虎门销烟名扬海内外，还因其在道光年间，任河道总督主管河南、山东河防颇有建树，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景仰。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朝廷撤去两广总督



职务，发配新疆。途中，黄河决口，他又受命堵口。林则徐以其一生为国家、为民族“肝胆披沥通幽明，亿兆命重身家轻”，被人们祀奉在这里，也算是当之无愧。大殿又称做大王殿，是北京太和殿的缩小型建筑。面阔七间，重檐歇山，蓝琉璃瓦覆顶，殿檐下层层斗拱相承。殿内藻井绘六十五幅龙凤图，清一色的满族文化风格，让人叹为观止。殿的正中立有“钦赐润毓”金牌，据考证“润毓”是武陟堵口的都御史牛钮的封号，牛钮是雍正的皇叔。嘉应观建成后，其人为首任主持。

禹王殿自然供奉的是大禹。“大禹治水”的故事，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殿的规模同大殿，但雕梁画栋，极显典雅华贵，又是一种风格。殿前还有一碑值得一提，此碑名为水清碑，也叫灵石碑，轻轻叩击，碑身便发出铜磬般的声音，悦耳动听。

出了嘉应观已是十一点多钟了，算来已在里面待了两个多小时。但意犹未尽，有许多附属设施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呢，比如东西跨院的河台、道台衙署等。突然间，笔者有了一种历史的凝重感，仿佛刚刚踱过治黄历史之河。黄河之祸福实乃国家之祸福、人民之祸福，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嘉应观至少给予人们两点启示：一是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在治黄史上，那些心系着国家和百姓，做出过有益贡献的明君、清官和好官，是值得老百姓称道和纪念的；相反，那些不顾百姓死活，面对洪涝灾害不思治理，只知贪图享乐，甚至借机敛财中饱私囊的昏君、赃官、坏官，毫无疑问，是会遭到老百姓的横眉冷对和唾弃的。二是国富民强是战胜一切自然灾害的根本。很难想象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能够抵御得了特大洪涝灾害的袭击，特别是像黄河这样“利”“害”互见的河流，不变“害”为“利”，就会反为其害。

归来的路上，走“捷径”，乘船直取对岸的桃花峪。此时秋阳高照，河风徐徐，水天一色，令人格外的惬意。路过邙山头，仰望建立在上面的“眺望亭”，不由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登临此山说过的一句有名的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五十多年了，黄河安澜无恙，大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桃花峪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纪念碑”已在频频招手，笔者骤然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将



走近嘉应观

嘉应观——桃花峪——邙山黄河游览区连线，做成一个大旅游圈，那将是一座以黄河为主题的“天然博物馆”啊！

怀念我们的父老——魏开厚



车过阳朗坝

阳朗坝，位于贵州息烽县境，距县城约十一公里。在当地凡被称之为“坝”的，并非是真的拦水堤坝，乃是“平地”或“盆地”的意思。阳朗，就是这样的一个坝子。它四面环山，树木蓊郁，临川黔公路，虽地处偏僻，但进出却十分方便。六十八年前，国民党高层和军统局正是相中了它的地理优势，便以此为中心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息烽集中营”，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人、抗日志士和爱国人士。“萧瑟秋风今又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今天它竟然成了他们及其所代表的反动黑暗势力的耻辱柱，成了站起来的人们缅怀英烈的纪念地。

三十八年前，我有幸参军到贵州，并在那里生活了近十年，“息烽”、“阳朗”，对于我是既陌生而又熟悉。一方面是部队驻地距离那里不远，野营拉练时，我曾随部队实地参观过。另一方面可惜资料不全，昔日的“人间魔窟”未能像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那样恢复原貌。加之讲解的人语焉不详，我只能了解个大概。2008年10月，承蒙贵州党史界同仁的热情邀请，我旧地重游，了却了一番心愿。

其实，息烽集中营要比当年军统所设的三所秘密监狱中的两所（重庆望龙门监狱，白公馆、渣滓洞监狱）规模大得多，管理也要严酷的多。在军统内部就流传有“小学”、“中学”、“大学”的说法，意即前两所监狱与它比较起来，不过是“小儿科”。它于1938年11月中旬启用，至1946年7月撤离，共存在了七年零八个月。先后关押中共党员、进步青年、爱国人士等一千二百二十余人，仅杀害、折磨致死的就有六百余人，其中还有四百多人下落不明。如今散落在阳朗坝周边的座座坟茔，就是当年刽子手们实施血腥屠杀的铁证。

猫洞，地处阳朗坝的核心部位，是一个布满钟乳石的天然溶洞。洞向下延



伸，深不可测，且积水盈尺、终日雾气不散，而显得非常阴森可怖。唯其如此，军统头目将它用作了刑讯室。1938年，集中营撤离前夕，军统特务先是用汽车装土填，后又推倒洞外的围墙将洞口封死。新中国成立后，经组织两次挖掘，从中发现大量被害者的尸骨。

息烽集中营等级之高，从管理领导层的级别和被关押对象的身份上可以看出。它的最高管理机关为主任室，先后两任主任均为军统少将，下设一室三组，即秘书室、警卫组、总务组和生产组，其中秘书室主任也是少将，警卫组则全部由尉级军阶以上军官组成。关押的重要人物有：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黄显声将军，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许晓轩（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打入军统电信总台的“中共秘密支部”负责人张露萍，以及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马寅初等。

1938年，正是强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危亡时刻，为什么蒋介石还要一意孤行，加紧迫害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志士呢？这是他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立场的必然反映。在首都南京眼看不保的情况下，他对关押在南京新监的政治犯，虽然碍于社会舆论一时不敢杀，但也不愿轻易放。于是，他下令军统把这批政治犯几经转移，最后转押到他认为更为安全、隐蔽的息烽阳朗坝。在这里，嗜血成性的国民党军警、特务上演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人间丑剧。

在刑讯室，我看到各种刑具挂满墙、摆满地，有沉重的脚镣手铐、吊人的三脚架、毒打人的狼牙棒，还有老虎凳、电椅、站笼、烙铁等，令人毛骨悚然。军统头子戴笠多次以巡视为名，从重庆飞来这里坐镇指挥刑讯逼供和杀人。1945年7月14日，杀害张露萍等七人的手令就是由他下达的。

国民党军统管理监狱耍弄的是一套“刚柔并济、恩威并加”的手法，堪称一部“监狱文化”。阳朗坝共有九个监号五十二间房，除一“特”字号用来关押非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外，其余八个监号都是用来关押共产党员。为了标榜他们是孔孟之道的信徒，同时也为软化共产党人，别出心裁的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可谓无耻之尤。军统少将、集中营主任室主任周



我家的柿子树

养浩是个极其阴险毒辣、狂妄自负之人。他曾自撰一联“成功失败权操我手，天堂地狱惟人自择”，命人刻在树上，试图以此胁迫“犯人”就范。过了不久，他发现有的监号“犯人”看不到这树上的字，又胡诌出“忠党爱国，先忧后乐”八个字，命“犯人”许晓轩刻在一棵核桃树上。许晓轩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对“先忧后乐”自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刻完这四个字后，故意把梯子踩倒，跌伤了手，借此拒刻“忠党爱国”四个字。从此“先忧后乐”四个字，反倒成了共产党“犯人”相互鼓舞斗志的座右铭。这是周养浩没有想到的，也许是永远不可能想到的。现在这棵刻有字迹的核桃树依然根深叶茂、开花结果，让我们这些后来人睹树思人，不禁感慨万千。集中营内还有一口池塘，岸边裸露有一青色岩石，上刻有“明心湖”三个大字。这也是周养浩的“杰作”，他意在让“犯人”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然而，他本人却执迷不悟，与共产党人作对，顽抗到底。1949年9月17日，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几天，他使尽手段诱骗杨虎城将军到重庆，伙同凶残的特务将其一家用匕首刺死，而成为千古罪人……再到后来，他成了阶下囚，真不知他该做何感想？

.....

在参观息烽集中营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重的，犹如一块巨石压在心头，有些喘不过气来。尽管血与火的历史已成为过去，或许可以说翻开了新的一页，但还是应该常翻常新，革命斗争的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借用列宁的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我们又何以告慰长眠在地下的千千万万英灵？

下一站，我们将要参观的是“遵义会址”，但愿我的心情会好一些，会像秋日的晴空明朗起来。



平遥散记

在山西的晋中地区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城——平遥，世界组织把它定位为世界文化遗产，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它的历史价值。我就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朝圣般前往探古寻幽的。

到平遥前，我曾查阅了点史料，得知平遥县城始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至今整座平遥城仍保持着旧有的风貌和格局：西城门楼和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牌楼依然巍峨壮观；城内灰色的房舍仍不失精致典雅，东西南北什货纷呈的店铺尚透着古香古色的韵味；就连石板道上留下的深深的辙印，也逗人遐思无限，仿佛节奏欢快的马铃从梦中摇来……不过，最值得平遥炫耀的还是它在上一世纪甚至更长的一个时期转动了中国经济的轮盘。它像一只巨大的章鱼把足伸向四面八方，使得一些即便是名都商埠也难以招架。“半个平遥城，敛尽天下银”，虽然有些夸张，却也道尽那时的平遥是何等的“财大气粗”，鼎盛之极了。

我到平遥是今年的四月，天气有丁点儿热，路边的小树才绽出几片鹅黄的嫩叶，天空是湛蓝湛蓝的，反衬出大地越发的焦黄和干渴。平遥城就在这天地之间好像有些突兀地耸立着。进到城里，我发觉日升昌才是平遥的精华，才是平遥的心脏。它使我隐隐约约地触摸到在如今浓烈的市场经济的氛围中，它为什么倍受人们的歆羡。日升昌是一家票号，类似今天的私人银行，专门经营异地汇兑和存放银子的业务。据了解，日升昌算得上百年老店，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给了它迅速膨胀的商机。

日升昌的铺面不大，三间普通平房，即便是在当时也看不出有啥恢宏的气势，倒是悬挂在门前的金字招牌“日升昌”三字值得琢磨玩味。因“升”字的



我家的柿子树

繁体为“昇”，这样一块招牌就嵌入了四个“日”字。四颗太阳一齐照耀，那光芒是何等的炽烈！从整个字面上看，又含有“旭日东升”的寓意，由此可见主人的用心良苦。在其他地方，主人也像这样大动了一番脑筋。譬如，从后院到前院主人在一侧修了一斜坡形的通道，我打此经过时就感到奇怪：为什么不修得平坦一些呢？后来问到导游才知道主人是故意修成这个样子的，取“步步高”之意。进到屋里，我看到一切陈设如旧：磨得发亮的厚实笨重的柜台，精确到毫厘的称戥秤、铁制的算盘，翻开的账本、蘸墨的狼毫……加上几座塑得如真人大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蜡像，令人想见当年的繁忙、热闹的情景，仿佛在过了近百年之后，一切都还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前院的厢房计有十多间，分别为库房、客房、宿舍、厨房等。廊檐下挂着大红灯笼，院中摆有两只太平缸，缸内盛满了清水，衬以几盆串串红、紫罗兰、美人蕉、蝴蝶花、海棠、月季等，在恍然不觉中平添了几分生动、活泼和恬静。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柔和的外表下掩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所在就是它的库房。库房没有钢门、护架，门口也没有站立全副武装的保安，如果不经引领介绍，你是想象不到在一间仅有十四五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会堆有上万两的银子。但是，它的防范措施又似乎是无可挑剔的。首先，守银员的挑选，必须得到郡县官员或省部大员的保荐，万一发生了闪失，保荐的官员负有连带责任。其次，守银员较之其他雇员的待遇优厚，每年一百两俸银，其中五十两可供四口之家过上小康生活，另五十两银子可投到柜上生息。这样守库银就如同守自己的银子一样，没有不经心的。其三，库房连着柜房（即营业室），中间开有一门。但在柜房中丝毫看不出门开在哪边，原来门装修得跟墙壁一个颜色，且严丝合缝，不着痕迹。到了库房内，你还会发现门轴和门枋都是做在砖墙里的，休想拨动分毫。房子的外侧搁着两箱临时用银，内侧砌有一灶、一炕，炕前挖有一银窖，上面的盖板也和地板一个颜色，不易发现。守银员一天二十四小时守护在里面，日升昌的最后一层是议事厅，许多重大的决策就是在这里做出的。

我环视着日升昌，无法想象得出：它何以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在全国各地一气开起二十二个分号，盖过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



它又何以能够“日进斗金”，让白花花的银子像水滴似的汇集到这里？

山西一向土地贫瘠，平遥、祁县、太谷一带更是如此。也许是“穷则思变”，外出经商者众。到十八世纪末叶，山西则一跃而成为“海内最富”。平遥商人最先在太原站稳脚，然后将生意扩展到北京、天津等地。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既给众多的淘金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给他们的口袋塞满了银子。远距离的经商，山重重、水迢迢，作为货币使用的银子更显得有斤两。别说巨商大贾感到要把成车的银子运载回家不堪其累，就连小商、小贩、打工者也觉得携带不方便，这就需要一个中转站，一个便于就近存放汇兑的地方。日升昌正是瞅准了这一点，参透出其中潜伏着的巨大商机，而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面大旗。

日升昌的前身是一片兼营颜料的染布作坊，在改弦更张之前，生意做得还很红火，运转下去虽不能成为大富，小富则是无疑的。商机犹如战机，稍纵即逝，具有雄才大略的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二掌柜毛鸿翔，就像善于捕捉战机的军事家。雷老大老成持重，精于奇谋妙算；毛老二英姿勃发，善于攻城略地，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以“信”字立号，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于墙上，树“儒商”形象。很快，日升昌以其“信誉、安全、快捷、方便”赢得了商界的认同和赞誉，投资者纷至沓来，就连作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场景的“乔家大院”的那位主人，也瞧着眼热，成为日升昌的股东之一。日升昌的分号已达到“凡有山西人经商的地方，必有日升昌”的程度，当时国内任何一家一票号都只能望其颈背而无法与之抗衡。日升昌，一轮亚细亚的太阳，正如它所取的名字那样，以其不凡的身手放射出令人炫目的光芒。

“日出日落”或许是一种轮回，“潮汐有信”抑或是冥冥之中有神祇操纵。日升昌走下坡路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大量输入，给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传统手工业以严重的摧残。清政府允许外国在中国开办银行更使日升昌受到沉重打击。同时，清政府这时也逐渐认识到银行的敛财功能，开始兴办国家银行。这样，日升昌替代国行的作用就大为缩小，真正退回到民间这一地位上。再加上这时的清政府已是风雨飘摇，王冠即将落地，政局不稳，人心浮动，盗贼蜂起，战祸绵延，已使日升昌在各地的



我家的柿子树

分号开不下去。更可悲的是雷老大、毛老二之间产生了裂痕，已经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最后，毛老二一怒之下，拔腿跑到隔壁一家蔚泰厚布庄，也开起了票号，唱起了对台戏。内外交困，日升昌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了。

在我即将走出日升昌的大门时，我曾对闲置一旁的元宝石（一种压布的石头，状似元宝）、晾布架审视良久，我很难用“如果……”去假设日升昌另一种前途和命运，因为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毕竟今是而昨非：那种近乎原始的染布作坊呢？不都已变为历史的陈迹或回声了么！能在中国金融史上大书一笔的，还是它后来的淋漓与酣畅。我们伫立在它的面前领略它、感悟它、甚至膜拜它，不也正因为如此吗！

平遥，古老而又年轻的平遥，你是一部厚重的书，你是一首瑰丽的诗。站在世纪之交的台阶上，我更愿看到你续写的历史。我愿做一名不倦的歌手，再一次为你吟唱。

南京印象

第一次到南京，总想四处走走看看。但终因时间有限，未能窥见全貌，只能算是“走马观花”或是“雾里看花”，我写这“南京印象”也就有些牵强了。

南京，在我以前的想象中，是一座“王者气”很浓的城市。你想自公元三世纪以来，就有八个王朝在此建都。古往今来，它在一些政治家、军事家、甚至骚人墨客的心目中，都是占有很重的分量的。“石头城上，眼空低吴楚……”，“石城虎踞”，“钟山龙蟠”，“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我正是从这些描述中认识南京的。然而，百闻不如一见，我期待着有一天机缘凑巧，能往南京一行。

这一天终于令人心醉地来到了。

现代化的交通条件为旅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99年4月的一天，我从郑州坐夜行火车，约莫早上四点钟的样子，就到了南京。城市尚在沉睡着，春雨正潇潇，大街小巷高低明灭的灯火全被罩在水雾之中，一片朦胧。我一边就近找了一个旅馆住下，一边计划着白天旅游路线。

在南京诸多景点中，中山陵恐怕是最有名的了。这不仅在于它所选择的地理位置特佳，设计布局严整，气魄宏大，更在于孙中山先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伟人。他为结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英勇奋斗了一生。凡是沐浴“共和”惠风的炎黄子孙，无不对其景仰不已，敬佩之至。我是九点多钟到达陵区的，这时雨早已止歇，水洗过的天空青滢而高远。以山为屏，建在紫金山第二峰——茅山半山腰的陵墓，显得更加巍峨壮观。我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沿着垂挂如瀑的水泥台阶，一步步挪向塑有中山先生坐像的祭扫大厅。厅内四壁刻有最能体现中山先生思想的《建国大纲》。



他试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以实现其“耕者有其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的夙愿……那字里行间漫漫的一片忧国爱民之心，至今读来仍然教人怦然心动。大厅背后是墓室，圆如毡包。正中圆形的大理石坛安放着中山先生的石棺。棺上镌有他长眠卧像。他的伸态是那样的安详、平静，仿佛睡着了一般。也许埋在地下的肉身也是这副模样。但是，我知道他是不会瞑目的：“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黄钟大吕，振响不息。当我步出墓室向下俯视时，我骤然发现整个陵区是被设计成警世钟形，这使我对中山先生的遗嘱有了更深一层意义的理解。是的，历史尽管新掀开了一页，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平静，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有走富国强兵之路，否则“落后就要挨打”。从这个意义讲，我们确实应该做到警钟长鸣啊！

离开中山陵，我便想去看看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总统府”。它几乎涵盖了近现代史上的一切重大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缩影。“总统府”原是清王府，后来又作了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王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从此“总统府”的名字便叫开了。再其后，蒋介石、李宗仁都曾入主这里，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总统府”位于南京市长江路二百九十二号，主要建筑部分现在作了江苏省人民政协的办公地点，但供游人参观的也不失精华。从侧门进到里面，给人一种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之感。此时的团花开得正盛，成簇成团的，笑傲枝头，白如雪、灿若霞，美不胜收。在花木的映衬下，那小桥流水、楼台亭阁、奇石假山，无一不透着韵律，无一不安得恰到好处。有一横卧在绿波之上的石舫精巧玲珑之至，与之遥遥相对的金龙殿虽历经岁月，却也金碧辉煌。据介绍洪秀全在这两处地方都召开过重要军事会议，做出过重大决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内讧和奢侈消磨了他们的雄心壮志，很快将他们创造的一切付之东流。绕过一段粉墙，又进到一个小园，有一排米黄色的西式平房，格外抢眼。旁边立的石碑说明这里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其实这里也是他宣誓就职的地点，故又称宣誓厅。现在一切按照中山先生生前办公时的原样布置，非常的简洁朴素。室内



悬挂有他亲笔书写的“奋斗”“博爱”两个条幅，引得游人每每驻足，赞赏不已。我想，那更多的是对先生的奋斗精神和人格力量的一种褒奖吧。为了满足好奇心，我还想寻觅自称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在这里留下什么，然而我什么也没寻到。蒋介石这个已被历史唾弃的人物，也该当如此。早在1926年，他就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开始显露出了他假革命真反共的形迹。到1927年，他在上海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则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成了向军事独裁统治的过渡。但是，从此也注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仅两天时间，南京就宣告解放。蒋介石只落得个仓皇辞庙，垂泪对宫娥。记得有一幅很有名的照片：攻占总统府，一名解放军战士攀上大门楼，一把扯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那一刹那间，蒋介石如果看到这情景，真不知该作何种感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嘲弄历史的人，到头来终究嘲弄了自己。

雨花台，也是不可不去的地方。但由于天色将晚，我只好把游览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夜来不知不觉地又下了一场雨，早起只见到处都湿漉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乘车早早地赶到了雨花台。园内的游人还很少，又因我是从西门进来的，进到园里就不知所往。矗立在高岗上的烈士纪念碑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我不顾泥泞路滑，抄小路，直奔那里。纪念碑是那种常见的长矩形，但较高、较浑厚。碑的正面书有“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八个镏金大字，背面是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站在台基上，尽可将整个园区的景物收在眼底。时逢清明节刚过，纪念碑前摆放的花圈重重叠叠，烘托出一种分外庄严肃穆的气氛。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雨花台，是一个美丽而动听的名字，但也是革命先烈洒满鲜血的地方。南宋时抗金英雄杨邦乂被俘在雨花台处骂贼不屈，被剖心殉难；太平天国革命军为保卫天京与清军多次在此展开血战；辛亥革命起义军也在雨花台进行过战斗，现仍保存有当年阵亡将士的人马冢；1927年，独夫民贼蒋介石刮起腥风血雨，也有许多革命志士被杀害于雨花台……在我参观了烈士史料陈列馆、忠魂亭、知名烈士墓等处之后，我深感到雨花台是一处



我家的柿子树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地方。“青山有幸埋忠骨”，雨花台将因留下无数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史迹而生辉，而不朽。

下午，我本打算去参观“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展馆的，但因距离较远，我就且先去参观南京解放五十年成就展览。马上就要到四月二十三日了，这是南京解放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南京市人民将以隆重而热烈的方式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因此一些主要街道和高层建筑物上早已悬灯结彩，挂起了“纪念”“庆祝”的条幅。有些纪念场馆也正在抓紧整理布置。有关纪念文章和历史照片每天都见诸大小报刊。通过参观，使我对南京从总体上有了个大概的了解。五十年前的南京是一个畸形的消费城市，工农业总产值不足亿元，值得炫耀的也仅只是一条中山路，一座下关电厂和几栋具有殖民色彩的建筑物。广大贫民阶层在死亡线上挣扎，苦不堪言。而今天的南京已成为长江下游仅次于上海的经贸、金融、科技、旅游特大中心城市。1998年，南京的国内总产值达到八百二十六亿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五位。城市道路建设已形成“经五纬八”的干道网络，水电气等公用事业和教育、文化、科技、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迅速，居民居住和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如今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9.2平方米，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七千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三千七百元，人均寿命超过七十岁。从现在起到2010年的蓝图，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已勾画出，即：把南京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环境优美、融古都特色和现代文明于一体的现代化江滨城市。到那时，南京将以更加迷人的色彩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三天的时间匆匆而过，南京尚有许多名胜古迹，我没能看全。但是，我已强烈地感受到南京不仅是一座有“王者气”的城市，还是一座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惨受过蹂躏，但也继承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现在，它正重整戎装，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叩响二十一世纪的大门，奔向灿烂的未来。

不知到过南京的朋友，对我以上的印象以为然乎？

1999年4月19日



别有洞“天”

四十年前，我曾去过湖南冷水江市一趟。这是一个位于湘西靠近资江边的县级市。但却又是闻名世界的“铋都”，至今铋矿产品占全国产量一半还多。我的任务是在该市征召一个连的新兵补充到部队，那时候正准备在广西、云南两线进行一场自卫还击作战，我被任命为新兵连的指导员。在那十分紧张忙碌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是没黑没明的连轴转，有点透不过气来。当地的人武部长建议我到市郊的大乘山波月洞瞧瞧，权当放松一下。就这也没能成行，仅到附近的新化县参观过罗盛教纪念馆。罗盛教是在抗美援朝中因抢救一名朝鲜落水少年而牺牲的，被树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四十年后，因机缘凑巧我又来到冷水江市，这一回我决定要到大乘山波月洞走一走、看一看，一来弥补上次的缺憾，二来也是好奇，这山名、洞名取得佛教色彩太浓了。

趁着早晨天气凉爽，草尖的露珠还盈盈可掬，我便打点行装出发了。大乘山其实不远，出市北郊就可以望见，直线距离不过五华里的样子。它像一架绿色的屏风围挡着冷水江市的一角，又像是一道锁钥扼守着北关口。山景奇特，其中不乏悬崖峭壁、险峡深谷、碧潭银瀑、石林石海等。最令人可喜的是满眼的绿，简直像是堆起来似的，在这盛夏的时节给人一种无风自凉的感觉。我抓了一把泥土在手里捻了捻，非常的松软、湿润，难怪得适合白皮松，鱼鳞松、扁柏、刺柏、茶树、桂树、橘柚等常绿树木生长，把这座山打扮得秀丽异常。

我没有先看洞而是先看山。山不甚高，最高处不过七百米，在一坡缓处修有庙宇一座，为四扇三间带两横屋的建筑，砖木结构，上覆圆筒青瓦，中间殿堂塑圣帝像一尊，两边则是观音菩萨、送子娘娘和金吾二将，另有十八罗汉、



二十四诸天，环列左右，可谓是庙小菩萨多。看庙碑介绍，原来此庙还大有来历：北宋熙宁五年（公元 1072 年），宋神宗派大将军章惇开发梅山时，“在此修建圣帝殿一座，塑圣帝神像大乘山一尊”。现在人们看到的殿堂是后来复原重修的，近些年又做了些维护和彩绘。殿前四方石香炉里香烟袅袅，里面的灰烬快要高出炉沿，看来此处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还不少。我问庙祝，这山自北宋以来就叫大乘山么？他说不是，还要更早些，此山原先叫太一山，太为大、一为唯一，有人解读为太乙，那是不对的。自唐朝年间，高僧玄奘将佛教传来这里，信大乘教的人就多了，久而久之，就呼之为大乘山了。我暗想：这真是应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啊。

查了一个词条，大乘教是从上座教演变而来，代表的是非佛说，即信佛不是为了个人解脱，而是为了普度众生、慈悲为怀，提倡的是菩萨精神。大乘教传到我国北方称之为汉语显教，传到南方称之为巴利语密宗教，即藏传佛教，云南多信此教。从冷水江的地理位置上看，人们多信奉大乘教是可信的。

我踱出庙门，感到坐拥苍翠，听着钟磬，嗅着氤氲，不由平添了几分肃穆和清静。

洞在大乘山西麓的下边，洞口像个蛤蟆嘴，迎面横卧的一块岩石则像蛤蟆卷起的舌头，上刻有“波月洞”三个大字，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汪首道所题。它原名叫芙蓉洞，是因为“洞中多芙蓉，四季常盛开”。这芙蓉指的是石芙蓉，早在亿万年前，它就以此凝固不变的姿态盛开着。洞名的改变据说源于一个传说，又与撰写《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有些关系。话说明朝万历年间，新化城外资江边住有一户贫苦的渔民，他们有一个儿子叫波儿，长得很帅气，聪明能干，被财主的女儿月香爱慕，就私订了终身。但遭到嫌贫爱富的月香父亲的极力阻挠，二人无奈之下，做出一个大胆举动，私奔到冷水江的芙蓉洞，过起了男耕女织，挑水浇园的神侣日子……这一晃就是十三年，波儿和月香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奈何皇天不佑，这年因天旱求雨，月香父亲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便向官府状告波儿“拐带”人口，要求严办，最后逼迫他们一家四口跳了资江。大才子吴承恩于嘉靖三十二年周游到新化梅山，为了追寻唐僧取经



的踪迹，就又来到冷水江芙蓉洞实地考察，发现洞口的上方有一形似大碗的谷盆，联想到波儿月香的故事，不禁脱口而出：“此洞应叫作‘碗子山波月洞’！”随后，又演绎成《西游记》中的八十一难之一。书中把孙悟空处理为卫道士、正统礼教的代表，拆散了宝象国三公主与黄袍怪相亲相爱十三年的姻缘……这也是一个新颖的说法，不失为一家之言吧。

这里要说的是吴承恩也许到过冷水江，甚至到过大乘山的芙蓉洞，但唐僧玄奘是绝没有到过湖南的。据可考的，他求师访学时先后到过长安、四川、湖北、河北等地，数年后又回到长安。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潜出长安前往“西天取经”，历时一十七年，直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才又归至京师长安。他取经的路线是一直向西的，来去的路途都不会经过湖南，更不要说到过冷水江了。所以吴承恩在此既不可能追寻到他的踪迹，也不会给该洞取名“碗子山波月洞”，那只能是今人的“戏说”或是打旅游牌。

“洞外大世界，洞中小天地”。真要进得洞来，这话要得颠倒说了。这溶洞洞穴之高之阔之美之奇，让人叹为观止。它共分为上、中、下三层，全长一千八百余米，厅连着洞、洞套着厅，形态各异，巧夺天工，总面积达四万多平方米。

此时洞里已有三五成群的游人，大多聚集在正中被称为“迷宫”的厅堂内歇息，我也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我环顾周围，大厅宽广无比，气势恢宏，头顶的钟乳石犹如一簇簇的莲花吊灯，脚下的暗河水流湍急，升腾着雾气。不知从哪个风洞送来的清风，让人觉得格外的清爽和惬意。我寻思这么宽敞的地方，即使是开个两三百人的酒会、舞会也还显得绰绰有余，要是搬到城里绝对爆满。许多好景致还没来得及看，我忍不住站起身来向厅后移动。后面的厅洞似乎更为密集，像蜂巢一样排列着。从岩壁渗出的水珠给这一个个厅房挂起了水晶簾或珍珠帘。无须装饰，莹白的石头，晶莹剔透，我无意中用手机一照，竟发出五颜六色的光波。浑然天成的各种花卉盆景，玉碗银盏、果盘几凳小巧逼真。咦，莫非我进了总统套房？我虽然没有见过总统套房是啥样，但真要在这里住下，岂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上到二层视野更加开阔，悬空的岩石层像一个巨大的飘窗，站到边缘，使人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向下鸟瞰，诸般景物，尽收眼底：鹅杆群，密密匝匝；千丘田，水平如镜；清心石，洁净无尘。还有麻姑献寿、神猴送客、童子拜观音、刘海戏金蟾、飞剑斩蛟、百鸟朝凤等，都惟妙惟肖。尤其有一根粗大的石柱，上摩天、下临地，如同一根定海神针。看到它，人们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仿佛安全立马得到了保障。二层里布置有一个动物化石展馆，其中有几十万年前第四纪中更新世的东方剑齿象的牙齿化石、水牛头骨化石，还有鹅耳栎树叶化石，以及地球上已绝迹的昆虫类、鱼类化石等，这些对研究古生物及相关的地理环境因素具有不可估量的科考价值。二层的厅洞与一层比较起来，更像是“水晶宫”、“雪花洞”，大自然的神奇造化，赋予了这些石质的东西以生命。洁白无瑕的雪浪花、千姿百态的雪莲花、冰清玉洁的梅花、星星点点的小金菊、一吹就飞散的蒲公英，还有一些类似海洋里的动植物，如海草、海藻、海星、海蜇、海贝、海龟、乌贼、章鱼、比目鱼等，无一不活灵活现，置身其中就像是在海底世界畅游。忽然一阵轻柔的风从丛生的石笋、兀立的石柱、低垂的石幔、倒挂的钟乳间迂回穿过，带起一串清脆悦耳的打击乐，让人如闻天籁，灵台顿觉空明。我想如果约上二三好友在此“把酒宜深酌，文章好细论”，也是一件雅事呢。可惜今天我是一个人来，而且时间也不允许我多做逗留。

第三层还没有完全开发，据导游介绍，洞很长、很幽深，并且有一股水从洞外涌进来，飞流直下，泻到下面的暗河。著名的景点有一线天、犀牛望月、虎跳岩、狮子滚绣球等，仅仅听到这些名字就知道有多险、多怪了。我没有去冒那个险，看时间也不早了，便准备打道回府。

最后要说大乘山波月洞与《西游记》也真有缘，两次拍摄电视剧《三打白骨精》都是在此选景，其中缘由就是它的熔岩奇特，几乎是集溶洞景物之大成，而且也是世界上鹅杆最多的地方。

大乘山波月洞别有洞“天”，爱好游山玩水的朋友们不妨前往一游。

我所见到的伊岭岩

农历八月初，在中原地区便已进入了秋天，天气微微有了些许的凉意。但是在南方，确切地说是在广西的南宁，却仍是一副盛夏的样子。每天的气温高达 25 至 35 度左右。这从植物生长的状态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到处是一片浓绿，绿得遮天蔽日，五彩缤纷，仿佛铺了一地的云锦。我正是在这时候应一个学术会议的邀请来到南宁的。东道主很热情，为精心筹备这个有一百六七十人参加的会议，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会议开得轻松愉快，并且很成功。这是应当感谢东道主的。

会议期间，作为插曲，我们游了一趟伊岭岩风景区。在那里，我们不仅观赏到了广西典型的自然风貌，而且领略到了浓郁的壮乡风情。尤其令我感触颇多的是，风景区的建设者们挥洒汗水，不辞辛劳，做出的种种努力，终于开辟出了这样一处供人们娱乐休闲的胜地。同时，也为振兴当地的经济添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伊岭岩风景区位于武鸣县境内，距离南宁市十八公里。因上午还有一个会，我们是下午两点出发的。这时的阳光很强烈，大巴车内虽然开着空调，但仍让人能感觉到那份炙烤。好在满目的绿色，加之应接不暇的旖旎风光，已使人无法顾及热了。我们只顾睁大眼睛，一个劲地朝车窗外看，唯恐漏掉一山一景。车奔跑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成斗折蛇行，连绵起伏的山岭，好像飓风刮起的绿莹莹的波浪，我们就在浪尖上颠簸。时不时地会有一堵断崖，或一匹瀑布，或一段江流从眼前闪过，都不由得引起我们一阵骚动或惊奇。大约三点多钟，车子穿过树枝捆扎的“伊岭岩风景区欢迎您”的牌楼，停在了一幢别致的木楼前，我们便意识到是“到了”。下了车，我发现这段公路是几乎悬挂在半山腰的。向下俯视，只见千山万壑奔涌而来，如同草原上飞奔的野马。



我家的柿子树

近前沿山边缘的则是一幅巨大的天然屏风，长满了亚热带植物和参天古木，如：大榕树、桉树、木棉、棕榈、槟榔、芭蕉、龙竹，等等。往里走上十多米，地势渐缓渐阔，成葫芦状，犹如“半亩方塘一鉴开”，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依山就势盖的宾馆、饭店、民族商店，相馆、茶座，错落有致，一应俱全，无疑给旅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由于我们来的人多，被分成了四个组，由四位年轻的女导游带领着，开始参观游览。我被分在第二组，导游小姐自报家门姓“李”，让我们就叫她“小李”好了。她长得细条条的身个，微黑的瓜子脸，脑后梳着一把马尾辫，一身壮族服饰打扮。张口说话带着磁性，清亮亮的，能把人一下子吸引住，显得格外的清纯而富有青春的朝气。壮乡人的热情好客，就像这火辣辣的天气一样，也是火辣辣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高擎唢呐吹奏起高亢、激越的“迎宾曲”，把我们引进了“民族村”。接着是过第一关——对歌，我们推举成都来的刘海处长作代表，谁知他吼了几嗓“了了啰”便卡了壳。在笑过一阵后，我们又推举“当地人”柳州来的陆主任上前，才算给大伙解了围。第二关是进入“原始人”的部落，要学说一句壮语，以示朋友前来拜访，方被允许放行。话虽简单，不过让我们这些南腔北调的人鹦鹉学舌般的一说，就变得五花八门的了。在观看壮乡的“先民”们表演他们垦荒的节目时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川妹子小莉无意间闯进了场子，立马被披着毛皮、树叶的小伙子们挟裹去了。她被几个人托着抛起、落下，又抛起、又落下，吓得她险些“花容失色”，不由得惊叫起来。但当看到他们并无恶意，便又一笑。第三关是跳竹竿，就是在地上横排着几根竹竿由两边的姑娘小伙子们不停地抖动着，撞击地面发出的声音犹如“踢踏舞”的舞步声，人们就在竹竿的空隙跳跃着。小李先给我们作了回示范，她跳得轻松自如，活泼潇洒，似乎一点也不费力。轮到我們跳时，却全变了样，不是被竹竿夹住了脚脖子，就是被夹脱了鞋子，这又惹得一阵哄堂大笑。启后，是在竹楼品尝壮乡的米酒、风味小吃，如三色米饭、粽子、糯米粑等。在参观了精致的亚热带盆景园之后，我们憾憾地以为到此就结束了，其实压轴戏还在后头——参观溶洞。这个溶洞藏在山腹中，酷似海螺形状，长约一千一百多米，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洞内曲曲折折，时而宽敞得有

如可容纳万人的大厅，时而又窄巴得有如“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看不尽的静止的凝固的田园、溪流、丛林、原野，还有跃跃欲跑欲飞的巨兽和野禽。世间罕有的“中看不中吃”的奇瓜异果，以及浑然天成的钟乳石、石笋、石柱、石花、石幔等装饰物。我们漫游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飘飘欲仙了，真想与那些神情毕肖，栩栩如生的仙人们举杯畅饮一番。游完了洞，已是五点多钟，听说晚上还有民族歌舞表演，我们就提前吃饭。饭菜也别具特色，大多是山珍野味，用壮乡独特的做法烹煎煮炒，很可口。这时的导游全都系上了围裙，当起了服务员，为我们端菜添饭，如穿花蝴蝶，没有丝毫的矜持。其间，从饭店经理到厨工都披红挂绿，唱着“劝酒歌”，又挨桌劝了我们一回酒……

七点来钟，我们聚集在露天的场地里，等待着看演出。此时，天已完全煞黑了，白炽的电灯光反射着高大粗壮的桉树的叶子也是一片白乎乎的。鼎沸的人声，盖过了虫鸣鸟啼。树间一群不安稳的猴子，眨着墨黑的眼珠，一会看看这个，一会瞧瞧那个，跳上跃下，但谁也没理睬它们。演出开始了，报幕员以其清脆略带“广味”的普通话，报道他们风景区职工艺术团给大家作汇报演出。事实也是这样，第一个是亮像节目，我看到导游小李、胖胖的掌勺师傅，甚至站柜台的营业员都上场了。这一晚共表演了十多个具有壮族鲜明特点的歌曲节目，有反映壮族人民劳动场景的、有表现壮族婚俗的、也有他们保留的一些传统的游戏节目。邀请观众参与的节目有：板鞋舞，跳竹竿和抛绣球等。后一个节目，我也应邀参加了。当绣球抛到我的怀里时，我有点猝不及防，到了台上，我又有有点手足失措。由于认不准覆着盖头的“新娘”，而被罚喝了好几杯米酒。不过，在大家的热情鼓励下，我配合演员最终还是较好地完成了这个节目。整个晚上的演出，演员们都很认真，表现得很专业，因此显得精彩，气氛烘托得也热烈。在演出的间隙，我向小李作了一下大致的了解，得知这个风景区是1989年开辟的，以后逐年加大投资进行完善，才形成现在的规模。现在有正式职工三十多人。她本人就是一名正式职工，每月工资约五百元，外加少许的奖金。为了争取经济效益和服务质量双赢，园区管理处要求他（她）们必须做到一专多能，从领导到一般员工都需如此……



我家的柿子树

到九点的时候，在伊岭岩风景区全体员工的欢送下，我们登车原路返回。一路上，大家仍游兴未减，兴奋地谈论着一天的游览见闻。伴随着车轮飞旋摩擦地面的沙沙声，我不由陷入了沉思，我在想：伊岭岩风景区的管理模式，员工们的敬业精神所给予的启示，在一定程度上远胜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在落实江总书记“三个代表”要求的实践中，究竟应该怎样身体力行，伊岭岩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么……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由一动。我撩开车窗帘又回望了一眼：伊岭岩已是一片迷蒙，那大山的轮廓就像一帧剪影。只有几束灯光渐拉渐长，很快就同天上的星光融合到了一起……啊，这就是我所见到的伊岭岩，愿您在未来的日子发展得更快更好，让我有机会再向您道一声：“再——见！”

边城行

过罢中秋，北方的天气已开始有了些许寒意。但在南方，如广西南宁却仍然是一幅夏日的景象，每天的气温保持在 22℃ 至 32℃ 之间，整座城市被浓密高大的榕树、桉树、樟树、相思树包裹着，绿荫匝地，翠色逼人。而布满主干道、街心、角落的花坛、花圃，则像是给城市挂上了一个又一个花环，紫荆花、三角梅、金干条、桂花、蜀葵，开的如火如荼，招惹得蜂嗡蝶舞。穿城而过的邕江，清澈如练，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横跨江面的斜拉桥上，车水马龙，往来如梭。或停在江边，或游弋在江中的游艇、气垫船，挂满了花花绿绿的旗帜，也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走到城外，步入郊区，景色又略有不同：一丛丛苍翠欲滴的大龙竹、凤尾竹掩映着粉墙红瓦的村庄，村前的池塘开满大朵大朵的红的、白的荷花。成片成片的水稻田、甘蔗田、红黄麻地、棉花地，或像黄金板，或像碧玉块，或像云母石，织成一团锦绣。分布在坡地、山坳间的果园，硕果累累，香气四溢，令人垂涎的柑橘、龙眼、荔枝、树菠萝、芒果、香蕉……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

我们一行二十二人，就是在这个时节来到广西南宁的。我们作为河南《党的生活》热心读者，应杂志社编辑部之邀来此参观游览，目的地是位于中越边境城市——北海市和大新县硕龙镇。由于地域不同、季节反差大，一踏入绿城——南宁，我们的心就醉了……

北海，被称之为中国“地角”，因紧邻北部湾而得名，是座依山傍海的城市。“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话一点不假。濒临海洋，自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来捕捞业、养殖业十分发达，其中尤以珍珠养殖为最。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北海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先后有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等八个国家在北海设立领事馆，从而形成



一种奇特现象：在这个僻远的荒岛渔村居然耸起一座领事馆街（现已改为步行街，成为北海旅游观光的景点之一）。他们名为保护侨民，调解民事纠纷，实际上干着疯狂掠夺物产资源，实行文化侵略的行径。而久负盛名的“南珠”，毫无例外的成为他们攫取的对象。在领事馆街，我们还看到遗存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育婴堂、女修道院，海关、洋行等风格各异，带有明显殖民烙印的旧建筑。尽管岁月无情，风雨剥蚀，它们仍是西方列强侵入，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主权外丧的重要的历史证物。据导游介绍，在涠洲岛的盛塘村，还有一座相当宏伟的天主教堂，占地面积约二千平方米，堪称清末“雷廉”地区之最。这也是法国天主教会在清政府“重开岛禁”之后，于同治八年（公元1886年）趁机登岛传教，花了近十年时间，用岛上特有的珊瑚石建造而成。该教堂由主楼、神父楼、女修道院组成，具有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教堂的顶端被许多直刺苍穹的小尖顶簇拥着，大有“向天一击”的动势，给人一种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幻觉，也可谓算得上是匠心独运的了。因为涠洲岛不在我们这次观光游览的项目范围之内，我们只能是听听而已，不免有些憾然。

来到北海的游客，没有不到“银滩”的。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环市区北面，东西绵延二十四公里，具有“滩长平，沙细白，水温净，浪柔软，无鲨鱼，无污染”的特点，是北海市委、市政府于改革开放起步后精心打造的一处旅游度假区。我到北海，最想看的是“海上日出”，我想银滩应是最佳的“好望角”吧。头一天到达时，已是暮云四合、夜幕沉沉。因坐车太疲累，吃罢晚饭，我简单洗漱一下就安歇了。但在睡梦之中，我似乎还在叮嘱自己：明天一定起早一点，别耽误看日出。东方欲晓，当我喊醒同事严瑾跑到海边时，发现竟已有人捷足先登了，大家正三五成群的忙着赶海，翻捡着大海带来的无私馈赠。这时天色青蒙蒙的，海水像一匹无限伸展的嵌着暗花的蓝绸子，在潮润的晨风中抖动着。一簇簇浪花，像顽皮的孩子一会儿嬉闹着爬上海滩，一会儿又欢跳地退到了海里。成群的海鸥在海面上嘎嘎地鸣叫着，翻飞着。滩上有二三拔本地的渔民在拉网，有男有女，步履从容，神态安详，对将要捕捞上来的海产品显得很是有成竹。稍远处有几朵蘑菇云状的彩色帐篷，已有人在更衣，



准备下海纵情遨游一番。开始退潮了，滩涂上留下一圈又一圈的水纹线，也留下了大量的小鱼、小虾、螃蟹和贝类。大概是有的人捡到了比较中意的东西，不时爆发出畅心惬意的笑声。我最终也没能看到日出，带着几分失望，和严谨捡了几枚贝壳、捉了几只螃蟹，便回到下榻处。事后，我才知道北海靠北，加之山的遮挡，是看不到日出的，只能看到日落。怪只怪自己的地理知识太差了，不过“吃一堑长一智”，经此一回，下次也许不会重蹈覆辙了。

接下来，就是直奔大新县硕龙镇观赏德天大瀑布。硕龙镇的山水精华全在德天瀑布，它有三大特点：一是巧。恰巧位于中越边境的归春河——即两国界河的上游，距五十三号界碑仅五十米；二是奇。与越南的板约瀑布连为一体，一大一小，形同姊妹；三是大。主体瀑布宽一百多米、纵深六十多米，落差约七十米，是东南亚最大的天然瀑布，也是世界第二大跨国瀑布。也难怪当地人自豪地宣称：“得天独厚，丽水天成”。中午在硕龙镇用餐时，我就发现在镇中心公园竖有一块石碑，上书“德天丽水边城”，字体老辣浑厚，遒劲有力，看来也是发乎于心。

沿归春河乘竹筏溯流而上，仿佛置身于画廊之中。两岸的青山起伏连绵，又各具形态，如同熊咆虎啸狮吼象奔，其势威猛无比。纵横交错的阡陌田园，犹如棋盘格，稻秀金穗，丰收在望。近岸杂树丛生，野花盛开，其中尤以像孔雀开屏似的翠竹和以像星星灯点似的木棉树为多。而最醒目的是两边散落的村镇，我方的民居较为整齐划一，多为砖木结构的平顶楼房，色调以红白相间为主；对方也建有一些楼房，多为A字形，附加了许多雕花装饰，色彩艳丽。据熟悉情况的人讲，那主要是用作学校、医院、邮电等。两国当地政府为了开发旅游和顾及国际形象都下了大本钱，展开了“和平竞争”。有意思的是几乎家家户户的房顶都插有国旗，我方迎风飘扬的是五星红旗，对方飘扬的是有一颗黄星的红旗，从旗帜的识别上，你就会强烈地感觉到原来这是两个国家呀，似梦似幻又似真，国与国竟是这般的近在咫尺！

河上有不少撑着竹筏的越南小商贩，不时围拢过来向我们推销他们的竹筏、香烟、香水和邮票。他们的中国话，说得很地道，也很会讨价还价。衣服



我家的柿子树

装束和中国老百姓差不多，有点区别的是男的多戴钢盔式的绿色帆布帽，就像越南士兵常戴的那种；女的戴的是一种用笋壳做成的尖顶斗笠，脖子上习惯性的系有一条三角围巾。但也有的佩戴有越南国旗图案的胸牌，以示自己是越南人。

我们终于看到德天瀑布的真面目啦！浩浩荡荡的归春河水穿过古木参天的丛林势若奔马，狂奔而来。高崖三叠的浦汤岛试图横槊阻拦，但湍急的流水不惜粉身碎骨从高达五十多米的山崖上一头撞下，激起水花喷涌、水雾迷蒙，其声若雷振荡整条河谷。旁边的板约瀑布，其声势就显得逊色多了，有三四股水虽然也是飞流直下，却是细而长。不过，与德天瀑布连缀也算是相得益彰了。我们让竹筏撑得近一些，可是水珠如细雨纷纷落下，水幕垂挂，震魂荡魄，令人不可近焉。我想这样大的水势，难道终年不会枯绝吗？撑筏人似乎想解开我心中的疑惑，介绍说：“这瀑布好就好在常年有水，年均流量 50 立方米 / 秒，是贵州黄果树瀑布的五倍咧！”想不到水资源有这么丰富，我进一步想要是用来发电有多好哇。可是又一想，一旦用来发电会不会破坏自然生态呢，到那时游客也会大为减少吧？从长远看，还不如就保持现在这样，“无烟工业”一样能造福子孙后代……

上得岸来，我们发觉德天瀑布上方还别有天地，如第一级瀑布，在湍流的冲泻下，形成一个大约二千平方米的半圆形天池，它的左侧豁口，就是第二级瀑布的出口。由几道大的水流参差融合，一同注入下面的龙潭，又构成蔚为壮观的第三级瀑布。瀑后有洞，洞外有潭，仿佛把花果山的“水帘洞”搬来了这里。因时间有限，我们没多做停留，便赶去看 53 号界碑。

竖立在中越边境上的 53 号界碑为清朝于公元 1896 年所立，石料为青石，高不足两米，碑面破损严重，但碑身正书的“中国广西界”依然清晰，下附的法文稍有些模糊。带团的胡雪勤女士风趣地告诉我们：别迈错了脚啊，碑后为中国，碑面向着的一方是越南！真的，要不是她提醒，我们感觉正好相反，或者认为以碑的左右为界。关于 53 号界碑传说很多，现撷取一二：之一，据说当年清政府派两名士卒去立碑，因边境地区人迹罕至，道路崎岖，两人背到这儿，实在背不动了，就自作主张将碑立在了这儿；之二，1883 年至 1885 年之间，



为帮助越南削平敌寇、捍卫中国疆土，中国两次出兵打败法国侵略者，分别取得“纸桥之战”“镇南关之战”大捷。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还同法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承认其对越南的宗主权，并在所立的界碑中，将“國”字的一“点”，奴颜婢膝地点到了下边，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字。我们凑近细看，也确实如此。其实，这块界碑也不是随便立的，而是由时任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奉清政府之命，经过近三年的勘界才立下的。清政府的腐败和国势的衰落是不争事实，但那个“國”字则是书写碑文的某位名士为了卖弄才情或彰显泱泱大国的风度，故意那样写的。这件事，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诫我们，国之大事，千万不能儿戏，必须慎之又慎！如今中国和越南的陆地边界已划定，距 53 号碑不到十米，在其左侧立有一块新界碑，标着“中国 835”字样，年份是 2001 年，给人以安全踏实之感。

跨过国境线只需一秒钟，即踏上越南的土地，那里有两名越南军人在巡视，旁边是一个自由贸易市场，大约有百十顶帐篷连在一起，大多卖的是烟酒、糖果、鞋子、服装、化妆品、工艺品、木制家具等。顾客全是中国游客，适逢旅游旺季，倒也显得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为给国内的同事带点食品尝鲜，我买了几包越南产的“蔬果干”和“排糖”，每包价格在十二元到十六元之间。同团的旅伴也有购买大件的，如有人买了一对红木镶螺细的花瓶，花了近四百五十元人民币；有人买了一座花梨木雕的佛像，花了一千元人民币。大家笑道：“那可是‘硬通货’哟，支援越南不少外汇呢！”

返回德天山庄的路上，我们还游览了一处景点：德天炮台。该炮台位于德天瀑布北面的银盘山上，圆形，料石结构，直径十一米，墙厚三十厘米，高两米，系清光绪年间广西提督苏元春组织建造。登上山顶，极目远眺，越南高平省的迷人景色尽收眼底。“昔日古战场，今日观景台”，不禁令人感慨。

匆匆的一个礼拜的旅程就要结束了。清晨，我们告别南宁，蓝天下响起一阵阵鸽哨，绿城绿得更加可爱了，到处迸发着生机与活力，到处洋溢着热情和自信。这是一座魅力四射的城市，这是一座充满希望的城市。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我们衷心地祝愿北部湾——永远和平的港湾，国界线——世代友好的纽带，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缔造美丽与和谐！



石河子：军垦战士的丰碑

石河子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凡是到过这座城市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城市的历史并不长，因为原来城市的痕迹已被大漠风沙所淹没，只是在近六十年，她才成长发展起来。这里有一个故事，据说，当初城市选址时，生产建设兵团的王震司令员看到这里风水不错，就把手中拄着的一根拐杖往地上一戳，于是沙漠变成了绿洲，干涸的河床涌出了清泉，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变成了今天的模样。目前，石河子已成为农八师管理的一个新兴县级城市，面积五百四十七平方公里，人口六十四万。由于地理位置独特，风景秀丽，工业发达，农牧业兴旺，而被誉为“戈壁明珠”。

传说只是传说，石河子其实是包括王震司令员在内的广大军垦战士用钢筋血肉筑成的。农八师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系由陶峙岳将军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的。新疆和平解放后，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进疆部队全部实行屯垦戍边。曾率领三五九旅在延安大生产中当模范的“王胡子”，即王震，在横扫西北之后，征尘未洗，又担当此重任。1950年2月，冰凌未开，白毛风依然肆意狂啸，但农八师的官兵们毅然开进石河子，拉动了“军垦第一犁”。这一犁，充分表明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铸剑为犁”的决心，播下了和平的种子，也播下了美好的愿景。

笔者是去年九月去到石河子市的。这既是一年之中最好的旅游季节，也是新疆各种新鲜水果上市之时，满城树木葱茏，瓜果飘香。栽种在街心花园、绿化隔离带的梨树、蟠桃树、枣树，结满了香梨、蟠桃和大枣，碧如玉、粉如霜、耀如金，香气袭人。街道两旁的庭院收拾得井井有条，空地上爬满了炮台红甜瓜藤，一个个披着白丝网状的甜瓜，大小匀称，浑圆可爱，像一群或跑或卧的



石河子：军垦战士的丰碑

大白兔。伸出栅栏的葡萄枝条，也都悬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紫红透亮的马奶子葡萄，令人垂涎欲滴。不过，这里居民的文明素质都很高，在我逗留石河子的几天里，我从未发现有谁任意攀折或偷摘，即便是街头玩耍的娃娃也是如此。

听说市内有一座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我决定前去参观一下。军垦博物馆占地面积九千七百零三平方米，其中陈列面积四千七百多平方米。该馆分为军垦序曲、艰苦创业、荒原巨变、再造辉煌、领导关怀等几个部分，运用实物、图片、史料文字和声、光、电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进疆人民解放军气势如虹向荒原开战的场景。最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心潮激荡的，是那一件件浸满汗渍、血珠、甚至粘着皮肉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有砍得发卷的或磨损得像月牙的砍土镩，有撬岩破石仅剩得一拃多长的钢钎，有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垫肩，有已瞧不出来本来面目的好似“百衲衣”的军大衣，以及破旧的军用水壶、马灯、行军锅，等等。不容置疑，那是一段如火如荼的岁月、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一段充满悲壮和忘我牺牲的历史！十万军垦战士，在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舍小家为国家，就地放下背包，用拿惯刀枪的手，拿起了砍土镩，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啊！他们不仅是西北大漠的“拓荒牛”，还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的“拓荒牛”。

出了博物馆，走到中心广场，我看到有两尊雕像迎面而立，一尊是王震司令员，他一手叉腰，一手挥着拐杖指向前方，身披的大衣犹如一面猎猎战旗，整个人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金色大鹏；一尊是军垦战士群像，他们或挥舞砍土镩，或扶犁拉耙，或撒播种子，古铜色的脸上流露的满是刚毅和沧桑。雕塑家们用火一样的热情，准确而独到地向我们展现了英雄群体的精神风貌。

雕像下，有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年儿童，踏着音乐节拍，在排练庆祝国庆的节目，他们手中舞动的花环，像天上的彩虹交织的网；又像一朵朵向阳花，迎着朝阳欣然绽放。

在广场另一边的浓荫处，聚集着一大群中老年人，他们在自拉自唱、自娱自乐。忽然，一串熟悉的乡音破云而出：“咱俩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这不是豫剧《朝阳沟》的唱段吗？老人唱得是那样的投入、声



我家的柿子树

情并茂，且又是那么的字正腔圆！我赶忙挤进去，发现是一位耄耋老人和一位老年妇女在演唱。待他们唱完一曲，我问道：“你们是河南人吗？”“是呀，我是林州的，她是禹县的。”老人指着老年妇女说。当我介绍自己是来自郑州时，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亲热的像遇见了亲人。攀谈之中，了解到老人姓袁，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南征北战，打了不少仗，转向军垦时，是一位副营长。在谈到军垦艰苦的生活时，老人很动感情地说：“那个苦哇，简直没法儿说。不但缺吃少穿，还缺少生产工具，我们只好采取‘烧荒’的办法，然后趁着那么一丁点儿热气，刨开冻土。这地方温差大，早晚不同天，可以说是早上吃冰糕，晚上穿皮袄。没有现成的营房，就挖‘地窝子’解决，在避风处挖一个大四方坑，上面横上树棍，再盖上草叶，就算是‘屋’了。成天像只地老鼠钻来钻去……哈哈！”说着，老人大概想到当“地老鼠”的情景，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咦，全年洗不上两回澡，身上都长虱子了，捉不赢，就把衣服晾到太阳底下，用胡杨枝条子拍打……唉，说你不信，能落得地上一层……”那位老年妇女接口说道。看样子，她也过过军垦时期的生活，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惊奇。旁边的人似乎有些羡慕地说：“她是那老头老伴，那时的军官家属是可以随军的哩，不像我们是遭‘绑架’‘逼婚’来的……”老人急忙辩解道：“虽说是组织介绍，可也没有强迫，是征求你们同意的哟，再说你们先结婚后恋爱，现如今不也都过得很好么！”一番话倒也说得大家点头称是。见我不大明白其中的原委，他们主动告诉我，在五十年代，婚姻成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在这里兴办了好几个大棉纺厂。工、青、妇等组织出面经常开展联谊活动，让纺织女工和军垦战士相互增进感情；部队党组织特许未婚干部战士有三个月的探亲假，任务就是一个：必须三个月后带一个老婆回来。同时，国家还号召城市女知识青年踊跃支边。在这部分女知青中，就有来自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经过组织上三番五次做工作，也有些“身不由己”的嫁给了兵团官兵，落户在了边疆……这就是所谓“绑架”“逼婚”的由来。不过，他（她）们现在也都当上了爷爷、奶奶，其中大多数人的子女仍在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贡献青春和力量。他们同样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代“最可爱的



石河子：军垦战士的丰碑

人”，我为她们的决断和付出感到由衷的钦佩。

啊，石河子，一座纪念碑式的城市，一座承载军垦战士光荣与梦想的城市，您让我震撼而痴迷！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会把您铭记。正如曾在这里接受过“改造”的著名诗人艾青所吟诵的那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会像千千万万石河子人一样爱您，呵护您！

怀念我们的父老——垦五垦



遥远的喀纳斯湖

喀纳斯，在新疆北部的布尔津县境内，是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素有“东方瑞士，人间仙境”的美誉。在当地蒙古语中喀纳斯就是“神秘”、“幽静”的意思。每年的七、八、九月份，是观赏喀纳斯风光的最好季节，因为在这个时限内，你可以同时欣赏到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色，令你有一番“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的体验和感受。如果是去得早了或晚了，或是天气太冷，就难以逗留存身；也会因气候变化，你什么也看不到，抱憾而归。在喀纳斯地区最著名的景物要数喀纳斯湖，因她能够变幻不同的颜色，人们又叫她“变色湖”。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山湖泊，环绕她的有茂密的原始森林，银光闪耀的冰川，碧绿如茵，繁花似锦的草地。置身其间，你会感到仿佛来到了梦中的瑶池。还有一条河流——喀纳斯河，从喀纳斯湖冲泻而出，激流勇进，是理想的漂流地。当然，如果你待的时间长一点，你还可以看到别的地方没有的独特的自然景观，领略到图瓦人的浓郁的民族风情。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新疆，真是“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千里戈壁，浩瀚的沙漠，连绵起伏的群山，广袤的草原……都使我们大开眼界。喀纳斯，是新疆最远的一个景点，紧抵北部疆界，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山水相连。我们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坐大巴车出发，整整走了一天半，中途还在布尔津歇宿了一晚。

到达喀纳斯湖区，已是第二天中午的十二点十三分。简单用餐之后，在导游的建议下，我们决定趁着天气晴好，登观鱼亭以窥喀纳斯湖的全貌。距离观鱼亭尚有一段路，我们又换乘区内的公交车。观鱼亭建在紧靠边的一座山上，是个简陋的用杉木搭成的六角亭。据导游讲，在喀纳斯湖历来有“湖怪”的传



说，它像鱼形，但又比一般的鱼大得多，浑身呈火红色，能一下子吞食一头牛犊或一只羊。它性情凶猛，反复无常。安静时，或深潜湖底，或静卧在湖面；嬉戏时，或把尾巴朝天作倒立，或昂起头，把嘴巴一张一合，做深呼吸；更多的时候，它像脱缰的野马或发疯的犏牛，在湖中横冲直撞，搅得湖水波浪翻滚，声震数里，大有登龙门而不可得，暴怒不已的架势。为了揭开“湖怪”之谜，一些科研人员和新闻记者就建了这么个亭子。说它是观鱼亭，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观景台”恰当。因为形状像鱼的“湖怪”，并不是能够轻易见到的。大概是在二〇〇〇年的八月间，人们才终于弄清所谓的“湖怪”原来是巨型哲罗鲑。它是一种非常珍稀的冷水型食肉鱼类，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绝迹了，算得上真正的中国牌喀纳斯特产。听了导游小姐绘声绘色的介绍，我们既感惊奇又感到兴奋，真想能够一睹哲罗鲑的真容。山道曲曲折折，但并不难走，因为路上大多是用木板铺的台阶，上到山顶亭子，大约有一千七八百台。当喀纳斯湖无遮无拦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原来天地造化竟是这般的神奇，在这么僻远的地方，精心打造了这么一个湖！湖水荡漾，像是远古传说中的女娲用五彩石熔炼的一池液体，在午阳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又像是能工巧匠用整块的碧玉雕成的一只硕大无朋的豆荚，悬挂在高山密林之中，是那样的晶莹剔透，令人心醉不已。旁边有旅游牌提示，喀纳斯湖“海拔 1370 米，南北长 25 公里，宽约 2.5 公里，水面约占自然保护区面积的七分之一，湖水最深处达 188 米。”这时的天空蓝得像一面镜子，几朵飘忽的白云白得透亮，能见度极好。我们把目光投向湖的上游，只见阿勒泰山群峰耸立，白雪皑皑，巍峨庄严。从那里延伸下来的原始森林，遍布西伯利亚红松、冷杉、云杉和落叶松，莽苍苍、郁葱葱，像一幅大涂大抹的油画。下游原本喧腾的喀纳斯河，这会儿柔静得像根蓝色的丝带，飘向宽阔幽深的河谷。河谷里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红色木屋和白色的毡包，那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的旅舍。眼睛所及，放牧的马牛羊几乎没有了，因为管理部门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已经下达了不准在景区放牧的禁令。当我们把目光收回时，忽然发现湖水在浑然不觉中已经变换了颜色，先前碧蓝的湖水好像掺进了乳胶漆，变成了鸭蛋绿，



我家的柿子树

凝成一块翡翠。只有当嘎嘎鸣叫的鸥鸟噙起一颗颗水珠或风偶尔从湖面掠过，掀起一片白花花的鱼鳞波，你才会恍然惊觉那水原来是灵动的。

新疆与内地的时差有三个小时，下得山来虽然已将近下午六点钟，但天仍是明朗朗的，阳光像金色的梳子梳理着山林和草场。所以，我们一行又在山脚逗留了一会。山下俨然是一派春光，到处是撒满眼的绿，毛茸茸的嫩草如羊毡，从山坡一直平展展地铺到谷底，草丛间开满了千里光、百里香等野花，姹紫嫣红，五彩缤纷，招惹得蝶飞蜂舞。这时有三两只苍鹰在我们的头顶作盘旋状，忽而又箭一般地冲向高空，落在山边的巨岩上，一动也不动地傲视着一切。这使我想起杜甫的诗：“白眼看鸡虫”，我们这是谁看谁呢？不觉好笑。

夜来，我们本想是去探访图瓦人村落或是观看民族风情表演的，皆因下着雨，我们也有些累，就歇下了，没能实现。事后想起有些憾然。

清晨的空气很清新，也很湿润。天空蓝得有些凝重，云彩依然很白，但像烟雾一样从雪山峰顶悠悠地升起，猛一看它们像是连成一体，哪是雪哪是云不大分明。因为旅游的时间毕竟有限，上午的项目有两项：要么漂流，要么作湖中游。我们选择了后者。

湖边的码头上，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我们也赶紧租了一只摩托艇向湖的深处驶去。湖水成磁蓝色，湖面飘荡着寒气，尽管我们感到有些冷，但还是抗住了。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天空的白云、两岸的树木、银装素裹的雪峰、低飞的水鸟的翅影，让人觉得水底似乎藏有一个奇妙的万花筒般的世界。当摩托艇驶过，那景、那物便剧烈地摇晃起来。当然过后，一切又归于平静。转进一个山嘴时，太阳已在前方灿烂地照着，那光波像是撒了一湖的碎金子，耀得人眼花缭乱。开摩托艇的一位维吾尔族小伙子，他有些卖弄地显示自己娴熟的驾驶技术，时而把艇开得像打水漂一样飞快；时而把艇开得像梭鱼起跳，压着水波，忽上忽下的颠簸；也有时把艇倾成 45° 角，像剑走偏锋似的，劈波斩浪。我们那两位女同事有些胆小，不时发出既惊恐又刺激的尖叫。真是：碧波荡轻舟，欢声笑语稠。

摩托艇一直开到雪山脚下才稍作停留。山高不可仰视，那山充盈着一股凛

然不可侵犯之气，自有一种威严在，让人且敬且畏。我们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看着，唯恐惊扰了它。也许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任何过分地夸大个人的作用都是徒劳的。历史的过客与大自然的巨大是永远不能够放到一起作等量齐观的。

归来时，待船靠上码头，我们看还有一些时间，便沿湖岸的林荫小道走回去。湖风清凉，各色鸟儿叫声清脆，渐渐平复了我们内心的激动。喀纳斯河一如既往地奏着哗啦啦的乐曲，急急地向前奔流着。岸边，不时会发现树木倒卧在河中，树干看似腐朽，但树冠却高高扬起，依然抽出鲜绿的枝叶，河水在那里受到阻碍，便激起一丛丛白莲似的浪花。可能又是一拨漂流者，他们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驾着橡皮筏子，勇敢地向着下游漂去。有时筏子歪斜了或是搁浅了，就有惊无险地爆发出一阵开怀大笑，笑声传得很远，连我们也受到了感染，随着他们的呼声挥臂呐喊，纵情放歌……

林荫小道的尽头就在不远处，想到我们就将告别喀纳斯湖，心头不由涌起一丝眷恋，啊，遥远的喀纳斯湖，我们能否相约，何时再重游？祖国壮美的山河啊，怎能不让我为你如此的心旌神摇！



雾山擒“虎”

天擦黑时，连结青龙寨的一片黑森森的林子里，出现了一伙赶脚的人。一个缠着白头帕的中年汉子牵着一匹火炭似的高头大马，身后跟着四个背背篓的小伙子。

路，像一条埋在枯枝烂叶里的带子，在林子里绕来盘去。走在前头的大个子，这时被老虎刺挂住了，他不耐烦地一甩手，“嘶啦”地一下，肩头上的衣服咧开了嘴，露出白白的棉花。

“这条鬼路，真够受！”他气恼地嘟哝了一句。

“嘘——”牵马的中年汉子尖着嘴巴吹了一声，小声道，“又忘了禁忌啦，小心！”

大个子吐了吐舌头，又赶紧迈开了脚步。

林子越来越暗了，他们也越走越急。呼呼的山风盖住了踩断树枝的“咔嚓”声，远处不时地传来一声声令人心悸的狼嚎。

突然，中年汉子低声叫喊起来：“等一等，这儿好象有人在上面踩过。”

接着，他蹲下身子，一手捏着电棒，一手小心翼翼地扒拉着地上的落叶，顿时现出了一对大脚印。

“看来，半个月前有人在这里歇过。”他肯定地说。

“不会是打猎的或砍柴人留下的吧？”大个子狐疑地问道。

“你瞧！”中年汉子细心地从脚印里拾起一片树叶，递到大个子眼底下说，“这上面有马靴戳的洞呢！”

“那快些走吧，赶到前头寨子，就能打听到这只‘虎’钻进哪条深管里去



了。”矮不点急不可耐地催促道。

“对，它在那里可能还会留下踪迹。”中年汉子一挥手，一伙人又往前赶路。

当淡淡的月光显露出来的时候，他们终于赶到密林的边缘。对面的山影，像一只黑乎乎的乌鸦，平展着翅膀，跃跃欲飞，就在那平缓的翅膀尖，伏着一个大约二十来户人家的寨子。此刻，从木楼顶透出几粒昏黄的灯光，在寒风中摇曳。

中年汉子一边从篓子里掏出干粮喂牲口，一边对大个子吩咐说：“潘大雷，我和韦秋生进寨子摸摸情况。这里由你负责。”矮不点的韦秋生整整身上的装束，便随着中年汉子往土坎下走去。

不一会，他们来到了当头一户人家的木楼前。木楼里死一样的沉寂，楼下虽然散发着浓烈的牛马粪味，却不见拴有牲口，使人觉得好像久没人住了。

“老杨，我去敲敲门试试，好吗？”韦秋生咬着耳根对中年汉子说。

老杨点点头。小韦走上木楼，一边轻轻地扣着门，一边压低嗓子喊道：“老乡，老乡，请开开门。”

屋子响动了一下，又恢复了死一样的沉寂。

小韦继续喊道：“我们是给民族贸易公司运货的，赶过了宿头，让我们住一夜吧！”

屋子里还是死一样的沉寂。小韦只好蹬蹬蹬地下了楼梯，向老杨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老杨扯了他一下：“别着急，再等一会。”一阵寒风吹过来，两人冻得直咯牙。

也许，木楼的主人大概觉得叫门人已经走掉了，不一会，“咿嘎”地一声拉开了半扇门，出来一个包着白头帕的老头。当他一眼瞧见晒坝上还站着两个人，不由惊慌地张大了嘴巴。

“老爹，别害怕，过路人歇歇脚。费你一塘火，会留下一蓬柴的。”老杨上前亲热地说。老头沉默了半晌，才迟钝地点了点头，把两人引上了木楼，随即，擦燃火柴，点亮了插在土灯台上的松明子。

两人借着火光，打量了一下屋子，只见靠墙的一张破床板上，横躺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蜡黄的脸上显出一副痛苦的病容。

“这孩子烧得厉害呢！”老杨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说，“小韦，你来看看是啥病。”

小韦半跪着，一会看看孩子的嘴唇，一会摸摸孩子的肚子，又看了看孩子又拉又吐弄得满地的脏东西，揣摸了一阵，说：“可能是痢疾。”老人闪着半是疑惑半是乞求的目光，呆呆地看着。

“唉，可是到哪找药哇！”小韦搓着手焦灼地说。

老人一听浑身颤栗了一下，忽然“扑通”一声跪下，声泣泪下地哀求道：

“你们是好心人，请给治治吧，只要给我留下这条根，情愿让出这座木楼。”

“老爹，别发愁。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木楼我们不要，孩子的病，我们一定想法治。”老杨双手扶起老人说。

“你们是解放军？”老人惊疑地甩开手，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

“真的，你看。”老杨解开外面的衣扣，露出了缀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又从怀里掏出一顶军帽，上面缀着一颗“八一”帽徽。

老人脸上掠过一丝笑容，转身望望韦秋生，欲言又止。

“老爹，我也是。”韦秋生也学着老杨的样子解开了衣扣，还笑着添了一句，“我们都是来打‘吊睛虎’的。”

“啊，打‘吊睛虎’？”老人脱口而出，但很快又合起了眼皮，盘脚坐在孩子身边，低着头再也不吱声了。

“先想办法把孩子抢救过来。”老杨猛地车过身，对韦秋生说，“这样吧，你到林子里接接同志们，再找点草药回来，我先给这孩子熬点糊米茶。”

二

火塘里的竹节不时发出炸裂声，未燃烧的一头吱吱地吐着白沫。支在三脚架上的小罗锅喷着水雾，糊米的香味四溢，使整个屋子恢复了生气。

小韦在林子里又找来了朝天贯、刺黄连，煎好后，喂了小孩半碗，现在似



乎平稳了一些，鼻尖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呼吸也均匀多了。

老人看着这一切，脸上渐渐地漾起了笑纹。忽地，他拿过身边的竹烟杆，满满地装上一锅，颤巍巍地递到老杨手上，感激地说：

“大军，请抽烟。”

老杨躬腰接过来，挨着老人坐下，拈起一根燃着的小竹片，凑着烟杆叭了一口，浓烈的烟味辣得他直想咳嗽。他指了指床上的孩子问道：“老爹，就是你们两个人过啦？”

“不……嗯……”老人支支吾吾，避开老杨的目光，脸抽蓄了一下，又把头低垂下来。

“老爹，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有什么苦处尽管说，我们一定给你撑腰。”

“唔，难道你们逮住跟‘吊睛虎’一起跑的人，真的都要用石头砸死吗？”突然，他扬起脸，盯住老杨，恐惧地问道。

老杨从老人的眼神里，觉察出似乎隐藏着什么痛苦，想了想，便答道：

“不，乌鸦和喜鹊总是有区别的，我们怎能黑白不分呢？有许多人是被‘吊睛虎’胁迫的，我们要和穷人拉起手来，一起和‘吊睛虎’斗哇！”

“啊！”老人长吁了一口气，就像卸下一副沉重的担子。老杨抹抹烟杆嘴，又把它转给老人。他吸了一阵，话开始多起来：

“提起‘吊睛虎’，咬碎牙巴骨。我们雾山人可叫他折腾得够苦了，满肚子苦水没有地方倒啊……”

老杨紧挨老人坐下，深情地说：“老爹，在亲人面前你就尽管倒吧，我们正想了解‘吊睛虎’的一些情况。”

“那好吧。”老人吸了一口烟，缓慢而沉重的讲叙起来，“我姓姜，叫姜绍田，是从湖南流落到与贵州交界处雾山的。雾山，大大小小七十二条岭，也不知从那年那月就划给‘吊睛虎’的祖上管辖。民国三十六年，‘吊睛虎’又当上了什么反共救国靖卫团的团长，他伙同儿子抓丁派款，购枪筹粮，拉起了一杆子三百多人的队伍在当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方圆百里的雾山，没有一处不留有他的刀印。他催粮要款，只要火签一到，近的三天，远的七天，



我家的柿子树

若不如数送到，就被他加上‘通匪’的罪名，任意捆绑吊打。一次有个苗族小伙子，收到要他送五箩谷子的火签，家中的罗锅都挂起来了，哪来的谷子？到了那天，他找到‘吊睛虎’，说有一只祖传的白玉镯情愿拿出来作抵。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红布包来，慢慢地一层层剥开，趁‘吊睛虎’瞪眼看时，猛然拔出短刀，朝‘吊睛虎’刺去，可惜被他抬手挡了一下，刺到额上，斜斜地留下了一道深痕，从此两只充血的眼睛，就如同两只铃铛吊在外面。人们便都叫他‘吊睛虎’，倒把真名给淡忘了。”

“那个年轻人呢？”潘大雷忍不住担心地问道。

“唉，可死的惨哪。”老人叹息地又接着说下去，“‘吊睛虎’抓住那个年轻人，叫家丁剜出他的心肝，下酒吃了。然后将尸体劈成碎块抛到山箐里喂了乌鸦……真是杀人不眨眼呀！光这次他逃往山里前欠下的人命也不下几十条啊……半月前，他听说共产党的人马从湖南那边打过来了，赶紧带着团丁游勇逃跑。所过村寨，洗劫一空，牛给宰了，马给拉走了，年轻的男人、女人也都被拉上了山。反抗的，大多被打死啦。我的媳妇不甘受他们的凌辱，一头栽下了千丈岩，我的儿子被他们五花大绑地架走了，这会也不知是死是活。‘吊睛虎’说，要是不跟他上山，叫共产党抓住了都会用石头砸死。”老人越说越伤心，眼窝里滚出两颗辛酸的泪珠。

“老爹，放心吧。‘吊睛虎’的日子长不了啦！”老杨压住心头怒火，安慰他说。

“老爹，我们一定给你报仇！”同志们也坚定地表示说。

老人信赖地点了点头，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夜风呼呼地刮着，四周一片漆黑。老杨枕着胳膊总合不上眼，他在想，自己的连队也许进入了广西，正在势如破竹的继续南下；他在想，自己带的这支侦察小分队，几天来依靠群众追寻土匪行踪的收获；岩金泰在雾山经营多年，是只卧山虎，对于这样凶恶的对手，我们不仅要有打虎的勇气，还要有打虎的计谋。

想着，想着，他推了推睡在身旁的小韦，小声商量起来……



三

茫茫的雾海里，突兀地耸出一座孤立的尖顶，这就是雾山。

“瞧，那尖顶就是雾山的最高处，它背后是普陀寺。”在山下的一个斜坡上，匍匐着两个人，一边观察，一边小声地交谈。

“那上面有几条路？”

“记得只有一条石阶小路，十五年前我去进香时就是从那儿上去的。但一不小心，就会滚到崖底去了。不过，上去后倒是宽敞，仅大殿就有三层。”

“唔。你看那坡脚下，搭个窝棚干啥？”

“狩猎用的。不过，眼下不是狩猎的季节。”

“走，下去看看。”说着，二人从草丛中钻出来，拍了拍沾在身上的草屑。这两人正是杨连长和姜老爹。老杨今天又是一番装束，头裹青头巾，上身穿一件对襟的灰布褂子，下身穿一条肥腿黑裤，脚上还蹬了一双麻耳草鞋，身上背一个紫色小木箱，是一个道地的当地剃头匠的打扮。老爹是一副打猎人的模样，随身带着猎枪、火药袋，枪上还挂着一只兔子、一只山鸡。

两人还没走拢窝棚，就从里面钻出两个人来，是当地人打扮，一个像丝瓜条，一个像胖冬瓜。

“哟，两位老哥去赶早场吧。”丝瓜条打着招呼说。

“不是，我在嘎马寨的几个亲戚想找个剃头匠剃剃头，今天把这个师傅顺便领去。”老爹随随便便地说道。

丝瓜条听罢，楞起三角眼，朝老杨上下打量起来。

“老弟，这儿打猎运气不错吧？”老杨讪笑着问道。

“打什么猎？我们是砍柴的。”胖冬瓜凶声凶气地应道。老杨白了他一眼，神情自若地从怀里掏出个烧料嘴烟杆，装了一锅烟，刚送到嘴边，又拿开，转而递到两人面前，殷勤地说：“两老哥，叭几口吧。”

“嘿，这哪格要得哟。”丝瓜条口里尽管这样说，手却直往烟杆伸过来，



我家的柿子树

老杨又把火镰递过去。可是，丝瓜条拿着火镰在手里颠来倒去，半天没打着。

“嘻嘻，你打火镰不得法，来。”老杨从他手里拿过火镰，“砰”地一下点着了纸捻，然后又递过去。丝瓜条自我解嘲地说：“看我这人，两天没吸烟，连火镰也使不转了。”

“两天没吸烟？当地人不会使火镰？”老杨脑子里闪出两个大问号，心里暗想道，“看来是真个撞上啦！”

胖冬瓜没接着烟杆，觉得无趣，便踱到老爹的篾篓前，突然两只眼象灯泡一样发亮，咧嘴惊叫道：“啊嗬，你的运气不坏呀，大清早，拣得了两件野味，卖不卖呀？”

“不卖，我要拿它换米呢。”老爹回答。

“换米？”胖冬瓜瞪着眼，正想一把把篾篓抢过去，似乎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换成笑脸说，“这年头谁有多余的米呀。”他不情愿地抽回手，踱到丝瓜条跟前扯过烟杆，埋头抽起来。

“费你工夫，给我这位老兄剃个头怎么样？”丝瓜条捅捅老杨的胳膊，又指指胖冬瓜那蒿草似的头发说。

没等老杨搭腔，胖冬瓜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高低不干。

丝瓜条瞪了他一眼说：“叫你理就理，看你这毳样子，都快变成长毛了。”

老杨心中明白这家伙想试探自己，不禁暗自好笑，便有意说：“恐怕来不及呢，听老爹说嘎马寨有二三十个头要等着剃，足够忙的。”

老爹担心地望着他，忙帮腔说：“真的。那边的人也多，这儿回来时再剃好吧？”

“不，只一个头嘛，现在就剃。”丝瓜条的口气硬起来，胖冬瓜也似乎明白了他的用意，立起了身。

“也好，反正是生意。”老杨坦然地打开了剃头箱，拿出剪子、剃刀、牛骨梳，等胖冬瓜在一个木墩上坐好后，就操起剃刀嚓嚓嚓地剃起来。他一边剃一边寻思着，“吊睛虎”将这两个土匪留在这里干什么呢？把他们抓起来？……万一惊动了“吊睛虎”怎么办？不，还是先摸摸底再说。该剃左边脑壳的头发



了，老杨车了一下身。忽然他一眼看见二百米远处的一个土包上堆了一大垛柴草。奇怪！他们咋个将柴草堆得那么远？而且好象刚有人翻动过。他想了想，便漫不经心的和胖冬瓜闲吹起来。

“喂，老弟，我的手脚不重吧？”老杨笑嘻嘻地问道。

“手艺还不错，看来从小就是捏剃刀的罗？”

“是呀，祖传的手艺。嗯，老弟，跟你商量一件事……”

“啥事？”胖冬瓜扭了一下身子。丝瓜条赶忙伸长脖子，凑了过来。

“你不是想要老爹的两件野味吗？我出两升米给他，你给我一挑柴怎么样？我常在外头跑，顾不了家，就是缺柴烧。”

“行呐。喏，这树下边就有一垛。”胖冬瓜跷了一下脚尖。

老杨望望那垛柴湿漉漉的，笑道：

“老弟，你可真会做买卖，这样的柴，我咋个烧得？放着那垛干柴，你就舍不得给一挑？”老杨扬起剃刀，顺手指了一下。

“那柴是动不得的……”丝瓜条把话抢过去，说，“那是别人放在这儿的，这垛柴湿一点，多捆一些去好了。”

“这我可吃亏了，不过话说出来了，也就算啦。老爹，怎么样？将两件野味给他们，我回头给你两升米。”老爹会意地眨了眨眼说：“只要给我米，拿给谁都行。”说罢拿出兔子、山鸡，递到丝瓜条手里，喜得丝瓜条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老杨又三下五除二地把胖冬瓜的头剃了个溜溜光。

老杨一边慢条斯理地收拾着工具，一边用目光打量着那堆干柴垛，心中寻思，土匪为什么要放一垛干柴在这儿呢？他一抬头，正好对面的双峰台映入眼帘。老杨心中一震，莫非是发信号的？对，只要这几点把火，那上面准能看到一股烟。这样，只要我军一行动，敌人就会知道。

老杨收拾好东西，装作煞有介事地一拍脑壳说：“怎么办呢，这柴现在挑不走哇！”

“哎呀呀，还能少了你一担柴，剃完头回来再送你一挑都可以。”胖冬瓜



我家的柿子树

嘴里甜蜜蜜的，心里却咕哝道，“哼，回来我叫你去见阎王！”

“嘿，够朋友。那就回来挑吧。”老杨说罢，背起木箱，对老爹打了个招呼，“走！”

他们走出老远了，还听见两个土匪发出得意地狂笑。

四

西下的夕阳，透过稀疏的竹林，把星星点点的金光筛在姜老爹的木楼门前。门枋上贴着一张四指宽的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画着一道辟邪符。当地人都知道，这是主人家里出了不利的事，才贴这玩艺挡鬼，外人不得进去。

然而，真的要进到屋里，就会大吃一惊，里面满当当的一屋人呢！屋子中央还放了十几张毛皮。

在靠墙的一张方桌上，铺着一张军事地图，老杨和同志们正在小声地研究着剿匪的行动方案。

“根据几天来的侦察、判断，可以确定‘吊睛虎’是逃到了双峰台，他是想据险扼守。现在，我们首先要拔掉土匪观察哨这颗钉子。”老杨低沉而有力地说。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潘大雷刷地站起来说。

“好，你带上两个战士绕小路插上去，动作要麻利，别弄出响动，将他们除掉后，就往黑头寨联系小分队，赶来集合。”

老杨刚说完，潘大雷就带着两个战士，象狸猫一样闪身钻进了竹林。

随即，大家拿出刀子、剪子，把地上的毛皮割剪成长条条，然后，迅速地拧成一根根粗绳子。姜老爹的小孙子端着一把木瓢，不停地把水洒在皮子上，还仰起圆圆的小脸蛋跟小韦说：“叔叔，把绳子拧好后，我也要去捆坏蛋！”

老杨抚摸着孩子的头，高兴地说：“嗨，我们又多了一个小战士了。”接着又严肃地说，“我们只要有群众的支持，敌人就是跑到天边，也能把他抓回来！”



五

夜幕降临了，迷茫的雾给月亮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深幽莫测的林子，在寒风中发出一种呜咽声。老杨带着队伍出了门，那边潘大雷也顺利干掉了观察哨。两支队伍汇合之后，由姜老爹带路，队伍象一支离弦的箭，直朝双峰台射去……

西斜的月亮，不甚分明地映出了双峰台险恶狰狞的身影。它像一头饮水的骆驼，伸长脖子把嘴拱进水里，两峰凸起，中间是一溜平台，普陀寺就设在这上面，一条天梯似的小路从山门口斜斜地伸到山脚。

“据俘虏交待，普陀寺的山门已被改成碉堡，有两挺机枪直接控制着路口，普陀寺的背后也修了两个碉堡，构成火力交叉网。土匪的司令部在大殿内的二层楼上……”潘大雷低声地介绍着情况。

老杨点点头，又看了看表，时针正对着两点。

“离天亮还有四个来小时，无论如何要在天亮前解决战斗，现在，按计划行动吧。”

可是，当他们摸到山脚时，路，竟没有了，迎面耸立的是一堵刀削斧劈般的石岩。大家心里不由犯起嘀咕来，是不是摸错了地方？姜老爹仔细看了看周围的地形，肯定地说，没错。有一次赶庙会，“吊睛虎”堵住山门，抢人、抢东西，把个庙会闹炸了窝，他当时不顾危险，就是从这儿滚下来的。

老杨又查对了一下地图，这个地方恰在二道峰与普陀寺的衔接处，的确没错。正在疑惑之际，姜老爹忽然听见一阵哗哗的响声，他扭头一看，是水冲着河心一块翘头翘尾的石板发出的。

他往跟前凑凑，不料双脚一下踩进了一堆稀糟糟的烂泥里。

“看来是山水把路冲塌了。”姜老爹阴郁地说。战士们绷着脸，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时间催人，星移月坠。万一挨到天亮就暴露在这没有遮拦的山脚下，处境可想而知。

“连长，不能等了，咱们就从正面冲吧。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



我家的柿子树

垮了，还收拾不了这几个杂毛土匪！”潘大雷攥着拳头，急躁地说。

“大雷说的是，一排手榴弹甩过去就解决问题了。”有个同志马上应和。

“不行，眼前这股敌人都是些顽固派，是不会轻易就范的。姜老爹，还有其它路能上去吗？”老杨问。

“有，原来准备皮条绳，除了捆敌人外，就是以防万一的。”

大家一齐向姜老爹投去感激的目光。然后，随着姜老爹，拨开一蓬蓬刺藤，小心地摸索着前进。

绕过一个山嘴，来到一道瀑布边，姜老爹停住了脚步，手指着侧边，小声说道：“连长，你看！”

大家跟着仰起脸，往上看去，只见一堵半截岩上，一根天然石柱屹立在上面，除此以外，四周全是光溜溜的岩石，连猴子也难攀登。姜老爹紧了紧腰带说：“只有利用这根石柱攀上去。”

老杨点点头，高兴地说：“好，快拿皮绳过来。”系好了皮绳，他又把队伍分了分顺序，交代了联络暗号，然后双手挽起绳子，身子往上一跃，两脚就搭上了岩壁，跟着，像倒踩着岩壁走路似的，蹬蹬蹬地一会儿就攀上了岩顶。接着，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攀了上来。

刚到上面，发现前面有几点微弱的灯光，隐约可看见大殿的轮廓。老杨挥手示意部队散开，迅速接近大殿，他自己三蹿两跳，跃到离大殿不远的一棵大树背后，仔细地观察里边的动静。只见大殿的台阶上，一个土匪抱着枪，歪倒着。老杨正要瞅准机会干掉土匪哨兵，忽然，大殿的门“哗啦”一声拉开了，他急往树根一蹲，隐住了身子。只见一个穿着裤衩披着衣服的土匪走出来，踢了那个歪倒的土匪一脚，骂骂咧咧地说：

“他妈的，你合着眼小心叫共军割了韭菜。”

“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喂，你干啥去？”土匪哨兵扯起公鸭嗓子问道。

“老子屙屎，你也要管啦。”

“吃下脚料胀的拉稀，到茅坑倒肠子去，臭着老子甩你一梭子。”

“妈的！”土匪回骂着，提着裤子朝右边茅坑走来。



这时，小韦和潘大雷正好隐蔽在茅坑旁边。正当土匪一脚踏进门里的时候，潘大雷伸手抓住敌人的手臂，猛地朝怀里一带，小韦跟着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毛巾塞住他的喉咙，把他的双手往后一别，捆了个结结实实。这小子挺不顺从，双脚“咚”地一下蹬响了门板，急得小韦一屁股坐在他的腿上。

土匪哨兵还是被惊觉了，他趿拉着鞋子，往茅坑走过来，老杨却早已悄悄跟上了他。

那土匪只顾往前走，冷不防背后一刀插进他的后心，连叫都没来得及叫就报销了。老杨拔出刀子，学了两声蚰蚰叫，不大工夫，人都聚拢来了。老杨便向大家简略地交代起任务来：

“潘大雷带爆破组迂回到二道峰，炸掉敌人碉堡，并坚守在那里掐断敌人的退路，韦秋生同两个机枪手占领禅房，阻住敌人的支援，其余人跟随我占领大殿。”

老杨布置完，大家便立即行动起来，一会儿，三处都接上了火。

住在大殿两边厢房的敌人，正在酣睡，做梦也没想到这些神兵会从天而降，不由慌成一团，懵头懵脑忙鸣枪壮胆。瞬间枪声大作，手榴弹响成一片，土匪被关在门里出不来，被打得哭爹叫娘，顽抗了一阵，只好俯首就擒。

这时，老杨带领几个战士正想占领二楼，突然哒哒哒一梭子弹从楼梯上扫下来，一个战士挂了花。他急忙招呼大家卧倒，瞪大眼睛观察着。这时，从楼板上掉下一挂灰尘落到他的脖子里，他抬头一看，原来楼板裂出了一条缝，就把枪口瞄准缝隙打了几枪，上面传出一声杀猪似的嚎叫，接着又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趁这工夫，老杨他们三脚两步地跃上了二楼，可是一看，愣住了，除楼板上有一滩血外，连个人影子也没见。

楼房四周挂满佛像，中间摆了张大圆桌，吃的杯盘狼藉。上方放着一把雕花镂金的太师椅，上面软塌塌地蒙了一张老虎皮，毫无疑问，“吊睛虎”是住在这里！扯下佛像，掀翻太师椅，也没找见什么可疑的形踪。老杨沿着四壁细心地察看着，突然他被一块楼板拼凑的纹路吸引住，这块楼板不是长木条，而是桌面大的圆块拼的，严实合缝，上面留有几点血迹。



老杨和战士们立即掏出匕首，把楼板撬开，发现这竟是一根空心柱子，中间悬着一根粗绳。

“连长，我下去。”一个战士要求说。

“我下去……”其他战士也跟着要求说。

“不行，‘吊睛虎’已逃跑好一会了，下边肯定是地洞，就是没跑脱，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洞里施展不开……”

“那怎么办啦？”大家着急起来。

“一定要找到洞口，卡住他！”老杨斩钉截铁地说。

六

正当老杨和战士们走下楼的时候，只听得二道峰那边山崩地裂一声响，跟着火光冲天。显然，是潘大雷他们把碉堡炸掉了。山门外的枪声也变得稀疏了，看来战斗快进入了尾声。

老杨提审了一些俘虏，可是都弄不清楚洞口在哪里。正在焦急时，姜老爹带着一个人来到跟前。这人面黄饥瘦，衣服破烂，倔强的嘴唇微微翘起，一双大眼闪射出坚毅的光芒。姜老爹介绍说：“他就是我的儿子，叫姜岩。‘吊睛虎’把他关在后山的马房里，我刚才去找着他，他晓得洞的出口。”

“那太好了，谢谢你们！”老杨热情地摇着姜老爹和姜岩的手说。

“不用谢，走，我们抄近路追吧。”姜岩说。

在姜岩的引导下，大家绕过大殿，转过马房，来到一座石崖前，这里有条狭小的山涧，一线细流沿着凸凹不平的石槽倾泻而下。往下看只见白雾茫茫，不时传来雷鸣般地水声。他们拉着山涧两旁的野藤、乱草便往沟底下。天刚粉粉亮时，来到一个洞口边，远远看去，恰像鲑鱼嘴。从上唇倒垂下来的野藤、锯齿草，把洞口遮去了一半，一股泉水挟带着寒气，从里面奔泻出来，轰隆作响。

“喏，这就是大殿地道的出口。”姜岩指了指洞口说。

老杨细致地查看了一阵，然后，示意大家散开隐蔽起来。

“这个洞子斜着走很长，‘吊睛虎’胖得像母猪婆，大概还得一会儿才能



到。”姜岩低声地对老杨说。

姜岩刚说到这儿，老杨用胳膊捅了捅他，只见从洞中探出一颗光头来，他眨眨眼四处张望了一阵，又缩了回去。老杨示意大家不要动。

一会儿，这家伙搀出了一个人，这人已变得三分象人七分象鬼，满脸青苔，巴斗似的脑袋上，挂了左一道右一道的血口子。他拖着一条腿，一瘸一拐地壮着胆子往外走。姜岩对老杨低声说：“这就是‘吊睛虎’。”“不准动！”顿时，几条乌黑的枪口同时对准了这两个家伙。

两人一下子跌倒在水里。老杨和姜老爹赶上一步，一把拽了过来。“吊睛虎”这个作恶多端的惯匪，终于被擒了。

一轮红日跃出雾海，霞光布满天际。战士们押着俘虏，兴高采烈地走下山来。姜老爹拉着老杨的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谢谢你们呀，老杨同志……”

“不，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的胜利也是没有保障的。”老杨的脸上溢满了笑，和姜老爹、姜岩肩并肩的迎着太阳走去。



三闯敌营

在郑州城南，有一个名叫十里铺的镇子，南来北往的客商都把它作为货物的转运站，镇上的生意一度很是红火。但是在 1941 年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十里铺骤然变得冷冷清清，空前萧条。

10 月初以来，从郑州城传出的消息像黑色的蝙蝠在十里铺翻飞盘旋。比如：日本兵在郑州城杀人取乐啦；在大街上追逐、强奸妇女啦；公开持枪抢劫银行、商店啦……十里铺的居民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白天东藏西躲，只有到了晚间才敢回家照照门。但谁又能知道躲得过躲不过这场劫难呢？

24 日上午，阴风惨惨，灾难终于降临到十里铺居民的头上。日军一个中队在大佐龟山太郎的指挥下，像一股祸水从郑州城涌出，直奔十里铺而来。他们从两边包抄堵住镇子口，然后挨家挨户地抢财掠物，驱赶人群。一时间，十里铺鸡飞狗跳、哭声四起。镇子南头开磨坊的张大爷，因不让鬼子拉他的小毛驴，被两个鬼子兵挑死在院子中；镇中开茶馆的李寡妇，年约五十二三岁，因宁死不从四五个鬼子的强行非礼，竟被他们活活烧死在自己的房子里面。这一天，日本鬼子因没抓到他们所想要抓的青壮男子和“花姑娘”，就将老弱妇孺集中在场坪上用机关枪扫射，一气打死四十多人，放火烧毁房屋七十多间。直到天黑，这群衣冠禽兽才撤离镇子，分散驻扎到周围空旷的村寨。其中有一个班驻扎在距离镇子不远的小学校里。

夜，月光黯淡，万籁俱寂，风吹得晚秋玉米、高粱、大豆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这时从镇子的一条小胡同里闪出一个人来，他紧握着锋利无比的柴刀，机警地朝小学校方向观察着，那里显然已经没有鬼子的巡逻哨了，仅有一盏风灯挂在大门门枋上，像鬼火一样。他猫着腰，傍着庄稼地撇下的阴影快速急跑，



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学校的围墙外沿。大门处两个哨兵抱着枪，屈腿盘足地坐在门槛上在打瞌睡。只见那人猛地跃起，双手高高地擎起柴刀，随着“嘿嘿”两声，两刀下去，两个哨兵便一命呜呼。那人顺手从他们身上摸出两颗手榴弹揣在怀里，又闪身进学校里面。鬼子横七竖八地躺在一间教室里，这些家伙用抢来的东西大吃二喝地闹腾了半夜，这会都睡得像死猪一样。那人借着稀薄的月光，从睡在门口的第一个鬼子开始，挥起柴刀，犹如剖瓜切菜一般依次砍下去，一个又一个……柴刀剁在鬼子睡的课桌上像擂鼓一样。鬼子们惊醒了，“嗷嗷”直叫，有的慌忙去摸枪，有的顶着被子扑过去。那人赶忙抽身往外退，不想撞在一个拉大便回来的鬼子身上，那鬼子松开提裤子的手，拦腰把他抱住了。眼看其他鬼子就要围上来，那人急忙用柴刀狠劲抵鬼子的手臂，那鬼子疼得受不住，只好松手。那人趁机挣脱身子，跃到了门外。那鬼子还想伸手拉他，但被掉下来的裤子绊住了，那人趁机脱身。他凭着熟悉的路径，一头钻进密密匝匝的庄稼地，眨眼工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整个十里铺都轰动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喜形于色地谈论着、猜测着：“真有种，一气砍死了七个鬼子，看来小鬼子的脑袋也不是铜铸的呀。”

“这回可给俺们老百姓出了口恶气！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

这个人就是镇上整天靠给货主装装卸卸、搬搬运运过活的赵鸿义。他二十刚出头，生着一张国字脸，黑黝黝的脸膛，五大三粗的个儿。他为人仗义，疾恶如仇，好抱打不平。家里就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父亲早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就被地主老财活活折磨致死。在这次鬼子“扫荡”中，他的母亲因重病未能躲出去，又被乱枪打死了。赵鸿义目睹母亲的惨死和十里铺遭劫的凄惨景象，不由怒火中烧，他决心向日寇讨还血债。为了收拾学校里的那股敌人，他磨柴刀就花了差不多一顿饭的工夫呢。

现在，他躲藏在远离十里铺的一孔破瓦窑里，摆弄着昨晚捞来的两颗手榴弹，感到有些好笑：我真笨，怎么忘了把这两个铁疙瘩用上，要是用它炸，管叫他们一个也没跑！马上，他又想到，听说学校剩下的几个鬼子归并到三官庙



我家的柿子树

去了，我不如趁热打铁，今晚再干他一家伙。对，就这么办！他兴奋地一拍膝盖，立起身，跑出去摘了一包嫩玉米，就着从河沟子里舀来的一点水，大啃大嚼起来。

夜幕又降临了，月亮像块云母薄片在铅灰色的云絮背后缓缓地滑动。地上一片朦胧，四处的村寨也是黑灯瞎火的，沉寂得令人发疹。赵鸿义毫无畏惧地甩开大步，向三官庙一阵疾走。

三官庙在十里铺的西南角上，相距有十多里。庙宇是个二进院，后面带有一个大园子。第一层是大殿，第二层是僧房，左右两厢原是灶房、库房和留宿香客的住所，如今都住满了敌人。赵鸿义到达时已过了半夜，鬼子显然吸取了昨天的教训，加强了巡逻，两组流动哨相对而行，来回游动。赵鸿义隐伏在园子外边的一个大坟包背后，寻思着怎样翻过围墙到里面去。对面墙里有一棵老槐树，从里面斜伸出来一根槐树枝，他趁哨兵过去的当儿，跑过去刚好抓住槐树枝，双足使劲一蹬，就像荡秋千似的纵上了墙头，随即“唰”地一下落到了墙根。他意外地发现园子里关满了鬼子抢来的猪、马、牛、羊，他那双墨黑的、充满灵气的眼睛一眨便计上心来。他弓着身子，急速地移到园门处，悄悄地拔去了门闩。然后，松开大小牲畜的缰绳，用棍子一阵乱捅乱捣，牲畜便一窝蜂似地冲出园门。鬼子终于被惊动了，纷纷掂着枪，从各个房间奔出来，嘴里唧唧咕咕的大声嚷嚷，似乎在问发生了什么事。赵鸿义蹲在暗处，瞧得真切，毫不迟疑地把两颗手榴弹甩进了鬼子群中，只见火光一闪，紧接着“轰——轰”两声，炸得鬼子血肉横飞，鬼哭狼嚎。赵鸿义趁机从后园门轻快地撤了出去。

两次袭击，使大佐龟山太郎损失了十八个人，气得他七窍生烟。他的顶头上司伊川正树也震怒不已，严令他捉拿“捣乱分子”。一连几天，龟山太郎亲自带队“清剿”。他的大队人马像拉网似的，横拉竖拉，也未网着一个真正的“捣乱分子”，只好抓了些无辜的青年凑数。不久，日军为了巩固已占有的地盘，在十里铺设立据点。新建的炮楼紧卡着郑（州）许（昌）公路，炮楼上架有一挺轻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就像骷髅的眼眶朝下盯着。赵鸿义从那里经过两回，瞧在眼里，很想把它弄到手。心里想：我手里要是有了它，那打鬼子



该多带劲！他开始动脑筋了。他原来常在这里干活，熟悉这里的地形，虽然翻墙越脊能够潜入进去，但是没法接近炮楼，尤其要上到炮楼顶部，就更加困难。突然，他想起在据点里帮助鬼子做饭的汪驼子，眼睛猛地一亮：嗨！我何不在他身上打打主意呢。一天，他瞅着汪驼子回来了，就赶到他家去，套了一阵近乎，便请他看看据点是否需要人，如果是需要人，帮帮忙把他介绍进去，好混一碗饭吃。汪驼子见他说得可怜兮兮的，也就满口应承了。

29日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汪驼子捎口信给赵鸿义，叫他晚饭前到镇上和兴饭铺拿几笼大肉包子送到据点来。赵鸿义高兴极了，早早地便到饭铺候着，包子拿到手了，他又另外赊了两瓶酒和两只烧鸡拎上。不过，他故意挨了一些时候，直到上灯时分，他才晃晃悠悠地送去。炮楼前的鬼子一声咋呼，用枪拦住了他：

“你的，什么的干活？”

“太君，你的，米西，米西……”赵鸿义把手中的烧鸡在他们的鼻跟前兜了一圈，拿腔拿调地说。

两个鬼子眼睛瞪得溜圆，口里直流涎水。但仍不免有些怀疑。赵鸿义又比画了一下手势，意思是你们里面的人让送的。两个鬼子有些明白地点了点头。赵鸿义装出一副讨好的样子，撕了两个鸡大腿给他们，又将一瓶酒塞到他们的手里，喜得他们眉开眼笑，跷起大拇指，连连称赞地说：“你的大大的好，大大的好！”

这时，赵鸿义朝炮楼顶上的鬼子吹了一声口哨，其实，炮楼上的鬼子早瞅见了，这会看到下面的鬼子又喝酒又吃肉，心里直痒痒，忍不住地向他招起手来。他微微一笑，说声“好咧”，就把鸡身子丢给他们。不过，他没太用劲。这样，烧鸡还没挨着他们的手边，就“吧嗒”地一下掉到炮楼下面的水沟里去了。上面那两个鬼子可惜地直磕咥嘴巴。赵鸿义赶忙又亮出了另一只烧鸡，并扬了扬手中的酒瓶。上面那两个鬼子猴急地搔耳挠腮，趴在炮楼沿，大声地朝下面两个鬼子咕噜着，似乎叫让赵鸿义上去。这两个鬼子啃鸡腿正攒劲，也没细想，把头一摆，算是同意了。赵鸿义搁下蒸笼，便蹬蹬蹬地上了炮楼。两个



我家的柿子树

鬼子接过烧鸡，就三下五去二地撕扯开了，然后相互传递着酒瓶，你一口，我一口地灌起来。那挺轻机枪就架在他们的旁边，有两个子弹盒在一旁叠放着。说时迟，那时快，赵鸿义一个箭步上去，抓起弹盒照鬼子的天灵盖一人给狠狠地砸了一下。旋即，他抱起轻机枪就朝楼下跑。木质楼梯在他脚下发出“咚咚咚”的响声，把整座炮楼都震动了。炮楼下面的鬼子大概听出了动静，警觉地“哇”的一声散开了。赵鸿义冲出炮楼，一个劲地往前奔跑。就在这时背后的枪响了，“叭叭”两枪，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肩胛，一枪打中了他的大腿根部，他扑倒在血泊里，跟上来的鬼子一拥而上趁势抓住了他。

当天晚上，龟山太郎亲自坐镇，指挥打手们对赵鸿义用刑。他们给他坐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电击火烧，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赵鸿义铁骨铮铮，宁折不弯，只要有一口气，他就对敌人大骂不止，怒斥日寇侵我中华，杀我同胞的滔天罪行。鬼子奈何他不得，不等天明，就把他押到镇外的荒草坡上，残酷地杀害了。并贴出告示，不准百姓收尸。然而十里铺的居民群众，不屈服敌人的淫威，就在当天冒着生命危险，抢出了赵鸿义的尸首，把他掩埋在一个不易被敌人察觉的地方。后来，又给他立了一块墓碑，上书“为国捐躯，忠勇可钦”八个大字，以表彰他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壮烈行为。



智取白鹤观

入夜，藏在茂林修竹中的白鹤观，愈发显得幽静，越过殿堂，穿过天井院，便是后厢房。靠角门处，有一间四楞四正的砖瓦房，朝里开着巴掌大的圆孔窗户。不过，此时已经用破絮堵上了。屋内半截蜡烛窜着蛇信似的火苗子。一个面色焦黄、头顶微秃的胖老头，跷着一只灰扑扑的大脚板，在闭目养神。

突然，门环轻轻叩响，他以异乎寻常的敏捷伸手从被子底下抽出左轮手枪，闪身到了门后。门环仍然在响动。哦！先三下后两下，很有节奏。他放下心来，把手枪掖在腰间，拽开了门。进门来的是位年过三十的女人，高挑的身材，白皙的面皮，虽是一副村妇的打扮，但仍掩饰不住满身的脂粉气。她凑近胖老头的耳根，咬了一阵耳朵，又从门外拉进一个人来。这人瘦得像个猴精，尖削削的脑袋上，扎着一块油渍麻花的红头巾，对襟衫，敞着怀，露出绣着八卦图的围兜。他见了胖老头，哈了哈腰，算是鞠躬。然后喜形于色地告诉他说：“杨掌柜，俺们捉住了一个人，梅老婆要我来请示您咋办？”杨掌柜一听，肿眼泡蓦地放出光来：“是什么人？是不是共产党？”“是，还是个共党干部呢！叫张勤学，是县公安局的司务长。”“好！好！你回去告诉梅老婆叫她严加审讯，要弄清公安局有多少人枪？他们在我们的人中是否安有眼线？还有，最近有些什么行动？”

“是！那你……”那人一双鼠眼滴溜溜的，欲言又止。

“我，明天一早就到！”

送走那人以后，杨掌柜插上门，对着那女人踌躇满志地说：“杨姑娘，只要我们把红枪会这二百人攥在手里，何愁在这一带拉不上三千人马。到那时，我们就采取用共产党的办法对付共产党，建立游击区，同共产党打游击，一旦



我家的柿子树

搞成功，即使老蒋打回来了，也有我们一份功劳。”杨姑娘仿佛谁在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大勋章，乐得浑身肉直颤：“那是当然，到时你还不弄个中委干干！”

“哈哈！”

“不过，”杨姑娘眼里飘过一丝忧郁，说，“那个梅老婆可是想当国太的呀！她不是早就封了她的儿子和干女儿为皇帝、皇姑的吗？”

杨掌柜一摆头，不屑地说：“乡巴佬的见识！她比袁世凯咋样？袁世凯都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还没做几天‘皇帝’，她能行吗？再说，只要我略施点手段，我就能把她的人马全掏空。”说到这里，他又得意地笑起来。杨姑娘朝他飞了一个媚眼，恭维地说：“你老总是很有办法！”杨掌柜趁势在她的后脖颈窝亲了一口。转而，一巴掌扇灭了灯……

二

杨掌柜并非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他的真实姓名叫杨子修，是个中统特务，曾任过东北义勇军一路军副司令和天津、开源、鹿邑等县国民党县长。与他同行的杨姑娘是受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遣的特务。她隐去了真实姓名，名义上虽和杨子修以“父女”相称，暗中却做了他的姘头。

1947年夏天，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蒋介石在河南的残存统治。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据守在登封的国民党十五军和保安六团在我陈谢兵团九纵的沉重打击下，溃不成军，只好弃城逃跑。登封，这座饱受蹂躏的古城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到1948年3月中旬，国民党在河南的统治地盘也仅限于开封、郑州、许昌、信阳、南阳几座孤城了。当时我军正积极准备发起郑州战役。为了阻止我军解放郑州，延缓即将灭亡的命运，国民党特务机关物色了“二杨”，要他们在登（封）、巩（县）、偃（师）、伊（川）、临（汝）等县发展反革命武装，建立后方游击基地，游击我军。“二杨”伪装成皮货商人，于十月初来到登封，选择嵩山的白鹤观为落脚点。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十分僻静，加之兵荒马乱，少了求仙问道之人，就变得更为人迹罕至，冷冷清清。



这时登封县乡村政权刚刚建立，土匪活动很猖獗，有些地方情形，一如从前。杨子修打听得知原国民党嵩岳区十一县剿共指挥部副指挥官刘光华率领残部窜回了老巢——唐庄，不禁喜出望外，他急急匆匆赶往那里与刘光华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杨子修见此人是地头蛇，占有人熟地熟的便利条件，就为他出谋划策，协助他们拼凑专以摧毁我党基层政权为目标的“三石戡乱团”，暗杀我区、村干部，驱赶我工作队队员，残害进步群众，刺探我军情报。

杨子修自以为替刘光华出了力，不免有些趾高气扬，便想插手干预刘光华队伍内部的事。但刘光华不仅专横，而且疑心重，他不准杨子修染指，仅把他看作幕僚，这就使得他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恰逢此时宋村的红枪会闹腾起来了，他便有意掌握这一部分人，就让刘光华介绍和梅老婆搭上了线。梅老婆叫梅秀贞，自称“白玉娥”，梅老婆是她的外号，她是宋村红枪会的会首、点传师。她造谣惑众，声称奉了上天玉皇大帝的旨意，要她下凡办红枪会，打江山、坐江山。一时间，她在宋村聚集了近二百余人。他们夜聚明散，烧香练武，搞得乌烟瘴气。

“二杨”到了那里，以真心实意帮助梅老婆成大事的面目出现，加之他们的反革命阅历和经验，很快赢得了梅老婆等人的信任，他两决计要利用红枪会大干一番。

三

第二天一大早，“二杨”冒着料峭的倒春寒来到宋村。这是个有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距离登封县城有五六十里。自从村里闹起了红枪会以后，有些庄户人家为了避祸，不是躲到亲戚家，就是远走高飞了，现在村里仅剩下一百多户人家了。这时，梅老婆还没起床，正躺在被窝里吸小磨（海洛因）提神。她见了“二杨”，示意他们坐下。杨子修一坐下就急切地问：“他招了没有哇？”梅老婆又猛吸了几口，才仿佛像打足了气似的撑起身子，皱着眉头说：“他硬得很呢，啥法子都用过了，就是一口一个不知道！”

杨子修有些心焦地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凶相毕露地说：“再审审看，

若还不招，就拿他祭刀！”

梅老婆点点头一拍太师椅扶手，吼了一声：“带上来！”随即有两个会员提着鬼头刀，将张勤学押上来。张勤学已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仍然毫无畏惧地昂着头，一双圆瞪的眼睛闪着凛然的光芒。梅老婆一步三跳地窜到他面前，恶狠狠地叫道：“你招不招，不招？看我不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搞……”张勤学不等她说完，飞起一脚朝她狠劲踢去。只听得梅老婆“哎哟”一声歪倒在地，好半天她才揉着膝盖挣扎起来。她虎着脸，夺过一个会员手中的刀，就朝张勤学戳去，杨子修赶忙拉住了她。他装出一副悲戚怜悯的样子，对张勤学说：“你是本地人，要识时务，你不为个人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妻儿老小着想。共产党不过是得势一时，成不了大气候，你早些反水过来，将来何止当个小小的司务长哟！”杨姑娘扭着腰肢，也装腔作势地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共产党能给你什么好处，你何苦跟着他们活受罪哩！”张勤学嘿嘿冷笑几声，嘲讽地说：“你们这些掐了脚的蟹也不睁开眼瞧瞧，如今全国都要解放了，你们还能横行几天，只怕将来你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杨子修被呛得张口结舌，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气急败坏地大叫：“拉出去砍了！砍了！”

在惨淡的阳光里，在凄厉的寒风中，张勤学同志被匪徒们残酷地杀害了。

四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张勤学被害的同时，县公安局情报股已经侦悉红枪会将于次日凌晨举行暴动。事不宜迟，必须抢在这伙匪徒的前面，坚决、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县委当即决定派县大队火速赶往宋村执行任务。

天色微明，宋村依稀可见。绕村而过的小河带着潮乎乎的寒气扑面而来，哗哗的水声掩盖了战士们粗重的喘息声。咦，怎么丝毫未见匪徒们的动静呢？到处黑灯瞎火的，鸡不飞、狗不咬，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孙队长虽然心里犯疑，但箭在弦上，已经不得不发了。他命战士们悄悄向村内包抄过去，战士们刚进村，宋村的红枪会就像地老鼠似的从各个庄院的门洞里奔跑出来。他们挥着大刀，挺着长矛，凭着吞食朱砂扇起的野劲，疯狂地朝着战士们乱砍。由于这些



战士大多数是刚刚入伍不久，使用的又是没有带刺刀的“秃头”步枪，加上在狭窄的场院中搏斗，无法开枪射击，因此伤亡较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孙队长命令大家撤出战斗，在村子外围予以监视。上午，我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显阳，县委副书记孟庆彦，专署公安处长丁石和县公安局长王哲等人闻讯纷纷赶到位于宋村东面的卢店。他们听取了孙队长的汇报，分析了敌情，遂决定调登（封）密（县）支队前来增援。但是因为登密支队正执行一项任务，且距离远，就是最快也只能在半夜方能赶到，这样战斗只能放到第二天的上午进行。殊不知就在当天夜里，“二杨”和梅老婆等人趁着弥漫的大雾，分散地逃进了嵩山。

当务之急是要弄清这伙匪徒的去向。他们可能逃到哪里呢？县公安局长王哲和专署公安处侦察科长吴作先聚在一起，苦苦地思索着……根据上级最近敌情通报，已有不少国民党特务潜入这个地区；群众还举报说在嵩山顶的白鹤观住进了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种种迹象也表明宋村红枪会有特务分子插手……

“对！咱们就给他来一个‘擒贼先擒王’，叫他群龙无首。”王哲兴奋地拍案而起。吴作先也表示赞同，他主张成立一支精悍的侦察小分队，边侦边剿。他说：“这样侦剿结合，就能稳、准、狠地打击首恶，震慑敌人。”于是一支由二十五名公安战士组成的武装侦察小分队便成立了，旋即踏上了通往嵩山峰颠的崎岖山道。

五

暮霭沉沉，参差不齐的树木，遮去了黄昏的最后一点余光。白鹤观像一只漏水船，也终于沉入黑暗中。也许只有到了这时，杨子修才能轻轻吁上一口气。想起前天早上宋村的一场血战，他就有些心惊肉跳，不过隐隐之中又感到几分快意，那是他一手导演出来的。他心里清楚红枪会内部并非是“清一色”，周围的群众也难保不跟共产党通风报信，但是不举事，又怎能造成声势？尤其是郑州在去年已经陷落，自己来此半年若再毫无动静，如何向上司交代？说不定杨姑娘就是派来监视自己的也未可知。所以他极力鼓动梅老婆举事，一面造与



我家的柿子树

论要攻打区政府，一面在村里设下埋伏，守株待兔，他也没想到会轻易得手，只是举事之后何去何从，他却没有细想。闻知共产党大部队要前来围剿，他只好叫梅老婆带着红枪会的人另走一路，设法和刘光华联络上，以免被共产党一口吃掉。他自己借口要到白鹤观收拾东西，实际上是想暂避一时。因为他感到和队伍一起行动目标太大不安全。哪知梅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窥破了自己的心事，非要自己带上她的儿子梅兰青、干女儿杨秀兰和张福孩三个累赘，现在他们就住在东面厢房里，这些不知死活的狗男女，仍在打情骂俏。他在心里愤愤地骂着，又巡查了一遍岗哨，这才返回他居住的小屋。

杨姑娘已经摆好了饭菜，见他这么半天才回来，有些埋怨地鼓嘟着嘴：“你到哪里去了呀，饭菜都凉透了！”

“凉点好，吃了好走路。”杨子修所答非所问地说。

杨姑娘惊诧地睁大眼睛问：“到哪里去？”

“这里非久留之地，日久生变，咱们去找我在鹿邑干事的一些老部下去。”他一边说，一边从床脚下摸出一只酒瓶，分别给杨姑娘和自己碗里倒上一点酒。

“那，他们？”杨姑娘朝东厢房那边努努嘴。

杨子修把碗里的酒一口气吸干了，重重地一碰，说：“甩开他们，不然我们也会跟着搭进去。”

忽然，杨子修警觉地支棱起耳朵，紧接着，只听得东厢房传来“啊呀”一声惊叫。“不好，有情况！”杨子修一把扯过杨姑娘说：“你从角门出去！”

但是这时沙沙沙的脚步声已朝这里移来，杨子修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开门，就把杨姑娘朝外一推……“什么人，站住！”有人大声地喝问。杨姑娘那还能答上话来，只是没命地朝角门处狂奔。

“哒哒哒”枪声震荡着阴冷幽深的夜空。

原来我们的武装侦察小分队上来了，他们在角门边用牛筋弦拖死狗的办法，利索地解决了两个哨兵，然后摸进来径直向有笑语声的东厢房奔去。这些作着“皇帝”、“皇姑”梦的淫男浪女被乌黑铮亮的枪一指，早吓得丢了魂。梅兰青哆嗦着嘴唇，话也说不囫圇了：“不是，我们……我们，不是……是……”



他们……”

杨姑娘也被抓获了，战士们把她带到杨子修的住屋，可是屋内空无一人。排长周以正看了看条案上摆的酒菜和碗筷，说：“他跑不了多远，大家仔细地搜一搜！”

但是搜遍了各个房间，也没见到杨子修的人影，周排长正在思忖之际，忽然一个战士指着天井中的紫荆树，小声地对他说：“排长，快看——”可不是，那里吊着一个人呢！一截胖胖的腿杆还往上一缩一缩的。周排长飞跑过去，用手枪柄使劲地一砸，那人挨刀似的鬼叫一声，“噗”地就坠落下来了，拿手电筒一照，此人正是杨子修。

没几天，杨子修、杨姑娘和梅老婆、刘光华等人都在登封县监狱见面了。梅老婆先刘光华一步到达，她带领的红枪会被登密支队歼灭，梅老婆本人亦做了俘虏。然后登密支队与武装侦察小分队合兵一起直捣刘光华的巢穴——唐庄，消灭了他的残部，活捉了他。

杨子修目睹他们一个个将同自己一样被押上人民的审判台，既感到沮丧，又感到大为不解：

“为什么学用共产党打游击的法子也不灵呢？”



黄河滩匪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黄河滩的土匪多如牛毛。自1938年6月日军的铁蹄踏进郑州中牟县北，在东漳镇成立了日伪政权，原有的土匪四大家“朱、娄、阎、李”，仿佛找到了靠山，一个个像蘑菇一样拱出了地面，居然公开的帮助日本人干坏事，绑肉票，诈钱财；打黑枪，抢商旅；占田夺地，欺男霸女，无所不为。其中“娄、李”二匪，一个被痛恨至极的老百姓在半夜用手推车堵住家门活活烧死了；一个被仇家用酒灌醉勒死在了乱坟岗。现在就来说说“朱、阎”二匪。

朱匪，叫朱章荣，长得倒是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加之平时爱穿白衣白裤，摇着一把白折扇，好事的人便借用《水浒》中“白衣秀士”的大名，送他一个“白面王伦”的绰号。其实，他心思缜密，毒如蛇蝎，往往杀人、害人于无形。一次，他同村的一富户向他哭诉，有人给他家下了“黑帖”，限他三日之内，将两百块现大洋送到村外的槐树洞里，否则就免不了血光之灾。他一寻思，就知道是谁干的了，但他不说破，对那富户耳语一番，打着包票说：“剩下的事交给我好了，你放心地去吧！”随后，他找到任日伪警备大队队长的阎道恕报告说：“大孟区不良张村的兵痞张老套在村里横行不法，敲诈勒索，应予以严办。”他两约定，事成之后钱财归阎，张带来回来的一支手枪归他。阎匪派出探子跟踪张老套，在他拿到勒索的钱后正蹲在酒馆里啃烧鸡、喝小酒时逮住了他。开始他不承认，朱章荣拿扇骨敲着他的头说：“你赖不了，你花的那钱我都是做了记号的。”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了他在酒馆付账的两块银圆，果然在边缘上都锉掉了两个齿，从他家中搜出的钱也是如此。张老套抵赖不过只好承认，还乖乖地把手枪也交出来。阎把张老套逐出了村，警告他永远不允许回来。而后，



朱章荣对那家富户说张老套畏罪潜逃了，你也别计较了，“破财免灾嘛……”朱、阎二匪由于共同利益交集，就这样勾结到了一起。

不久，朱章荣在阎道恕的推荐下当上了大孟区的警备队长，没过几个月，二人合谋串通几个联保长换掉了原区长，又推选他当上了区长。从此二人更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阎道恕统领三个中队，拥有二百多人枪，他本人行伍出身，生得五大三粗，膀阔腰圆、往那儿一站，活像一截黑铁塔。他曾在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当兵，由伍长干到连长，蒋、冯、阎中原大战时他的队伍被打散了，趁机跑回了家乡。他投靠日本人，日本人相中他颇有几分军人气质和军事才能，便委以重任，他对日本人也忠心不二。警备大队部设在东漳寨的文昌阁，他把这里变成了杀人场，经常拷问杀害抗日志士和过往可疑人员。朱章荣也不断供给他情报，多与日本人作对为名让阎抓人审问，他则从中调停。他们得到好处的就把人放了，榨不出油水的就杀掉，尸体装进麻袋往黄河里一丢了事，那一段堤坝的黄河水充满了血腥。

日军在县北站稳脚跟后，就想把势力向县南扩张。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中牟县的地理形势。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下令扒开花园口，企图以水代兵，阻止日军南下。滔滔黄水由中牟县城西奔泻而下，将整个县域冲成了南北两半，而县城则像一片树叶飘浮在浑浊的河水中。东漳临城北的新黄河，这里河道宽、河水浅，距离开封城仅二十六公里，一向为县北省城开封的要冲。在日军侵入前，这里商贾云集，市贸繁荣，素有“小汴梁”的美誉。城南的河道略窄，河水深、水流急。又由于泛滥的黄河水隔断了郑州、开封两城，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据城隔河对峙，原来的国民党县政府机关几经搬迁，最后撤往了游击区，县南一时竟成了权力“真空”。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中原战役，占领中牟全境。阎、朱物色了本县人，原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王再意，积极向驻东漳日伪县政府顾问黑川义夫引荐，经黑川义夫亲自召见认定，任命他为县南维持会长，后又改任南中牟县县长，办



我家的柿子树

公地点设在八岗乡的二仙庙。这是一座两层楼式，砖木结构的庙宇，四周墙壁厚达一米，且环境优雅，冬暖夏凉。两个日伪政府并存，故又有南北中牟的称谓。

夏季是黄河滩芦苇旺长的季节，好像一忽儿的工夫就长得密密匝匝，密不透风，一阵风吹过，能吹起无边无涯的绿浪。苇丛里好藏人，当然也便于藏土匪，所以这时候也是土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

一天下午，阎、朱二匪同时接到线报，从开封过来一伙卖盐的商贩一共十一个人，还牵了四头骡子，估计油水不少，这时正在一个叫作雁窝荡的地方歇息，大概是想等日头落，天黑了，躲过渡口设的抽税河防队，把盐偷运进东漳。这令阎、朱兴奋异常，朱章荣给阎道恕打着扇子说：“不怕他们飞到天上去，咱们也趁天煞黑动手。”阎一拍大腿，赞同说：“我看中！”傍晚时分，阎匪点了三十名兵丁，朱匪也随同前往，悄悄地围上去，接近雁窝荡的时候，一齐呐喊：“不准动，缴枪不杀！”那些商贩哪见过这阵仗，不是跪下磕头，就是打躬作揖，乞求道：“老总，我们没有枪，只有盐……”“老总，我们是良民呐，放过我们吧！”朱章荣“嘿嘿”冷笑两声，摇头晃脑地说：“要的就是你的盐！”阎道恕则不由分说，抬枪“叭”“叭”地打倒了两个，匪徒们见状也都扣动扳机，一阵乱枪，把所有人打成了“血筛子”，血水染红了半亩大的雁窝荡……这一次，阎、朱二匪抢了差不多近千斤食盐，还顺手牵走了四头骡子。其实在他们打死的商贩中，有三四个是贫苦农民，为糊口谋生才冒险贩点盐，背的盐都不过三十斤左右。

在芦苇梢头都红成一片的时候，朱、阎二匪又谋划搞了一个“大动作”，他们事后称之为“肥嘟嘟的一票”。以往他们对县南不大敢过于涉足，因为那里已有“培新、延伦、张凤阁，后头跟着马臭脚”的四大恶。但这回有了他们推举的王再意作县长，觉得胆子猛然一壮。他们想了个“一石二鸟”的点子，冒充国民党第三集团军，趁八岗乡逢会带兵丁将那里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起初商民们很是恐慌，但他们一再声称他们是保土安民，保护商民利益的，并大骂日本人惨无人道，没有人性。这使得绝大部分商民放松了警惕，菜馆、饭铺、杂货铺、中药店以及布行、粮行、盐行、干果行等店铺都卸下门板，开门纳客；



零星摊贩也将各色商品全部摆放在了大街上，准备做买卖；就连前来赶会的两个戏班子也敲起了开场锣。就在这时，自称司令的阎道恕朝天开了一枪，发出信号，匪兵们就像饿虎扑食一样，穷凶极恶的扑向各个店铺和摊贩，将商品货物席卷一空，对有的试图反抗的人，毫不手软即枪杀当场。临走时，匪兵们为了满足淫欲，还抢走大姑娘、小媳妇十多人，暴虐行为让人切齿。

遭受劫难的八岗乡及周边的乡民悲愤至极，纷纷涌到县政府找王再意告状申冤，但王再意也没奈何，一是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干的，因为国民党军队系列中没有这么个编制。即使是他们干的，他又怎能找他们评理？一旦与他们接触，岂不又被日本人认为是“通敌”。二是阎、朱二人是好得罪的么，就是查到他们头上又该如何，弄不好，报复就接踵而至。他只好敷衍道：八成是土匪假扮国军来抢劫的，县政府要为民做主，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将这些恶徒绳之以法……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阎、朱二匪对此暗暗窃喜。

不几年工夫，朱、阎二匪就聚集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雄厚财产。朱章荣家庭原是破落地主，其父吃喝嫖赌抽，几乎把家业败光。但到了他手上却翻成了家大业大，盖起了青砖到顶的四合大院，院四角修筑有四个炮楼，不分昼夜派兵放哨把守。此间，他除原配之外，又娶了三个老婆，说是“娶”，究其实不是霸占来的，就是抢来的。阎道恕自幼家贫无业，田无一垄，房无一间，退伍后才靠结识地痞流氓、霸田侵业，置起家当，土地猛增到上百亩、房屋二十余间，骡马成群，使仆唤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在战争连年、兵火频仍的年代，他们在日寇的豢养下，竟成为富豪之家，造成了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眼看天就要亮了。盘踞东漳一线的日伪匪顽不知末日来临，还在作最后挣扎。但抗日的烽火已燃遍了大河两岸，容不得他们再肆意妄为。

七月的一天，日伪十二师李述卿部倾巢而出，越过黄河大堤，骚扰东漳东北的孙拔庄，被我抗日武装团团围住，敌人左冲右突冲不出包围圈，还被我方强大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就在敌人即将被全歼的当口，突然从南北两个方向响起了枪声，接着两股披着黄皮的“二狗子”嗷嗷地嚎叫着蜂拥过来。这是



阎道恕，朱章荣带着队伍来替李述卿解围来了。他们南北夹击，给我方构成极大威胁，加之，李述卿部一个劲地反扑，结果终使他率残部向南突围而去。为此，阎、朱二匪赢得黑川义夫的赞赏，拍着他二人的肩膀，跷着大拇指连连夸赞：“你的，大大的好，对皇军忠心大大的有！”还奖励了二人两把日本军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黄河滩的芦苇开始飘白了，在秋风的劲吹下，一个浪头赶着一个浪头，好像草原奔跑的白色骏马。居住在黄河沿岸的老百姓都说，今年可以割些苇子变卖点钱，贴补家用了。

进入九月，八路军冀鲁豫分区派张国华率骑兵团前来东漳受降，解除日伪军武装。由于两队人马一队为白马骑兵、一队为黑马骑兵，当地老百姓称其为“白马团”“黑马团”，其实兵力还不足两个连。阎道恕在此之前，似乎听到了风声，他不甘束手就擒，率队蹿往新郑一带。而朱章荣的区长当不成了，逃得不知去向。阎道恕这人集狡猾、顽固、凶残于一身，一向是桀骜不驯。三天后，他趁我军北撤，卷土重来，乘虚袭击了设在东漳五区的区干队。当夜月白风清，更深人静，副区长孙竞成还在灯下办公。他刚想伸一下懒腰，忽然听到有动静，他赶忙警觉地掏出枪来，向队员们下令道：“上房！”当他们刚上到房头，就见敌人成一字长蛇阵似的压过来，枪声立马爆豆般地响起来。孙竞成他们依托石孔窑的二层平顶砖垛向敌人射击，投掷手榴弹，一连撂倒了五六个，但是敌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只有九个人，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我来掩护！”孙竞成命令孙月新带领其他队员从左边房沿撤退，他自己把他们留下的手榴弹和两支步枪摆在两个角上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不过，这时撤退的人又被敌人密织的火网逼回来了，没办法只有与敌人做殊死一搏。在激烈的对射中，孙竞成他们虽然打死打伤敌人二十几人，但他的队员也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他的肩胛骨和两条腿也都受了伤，况且手边的弹药全用完了，敌人抓到他时他已经昏迷过去。因孙竞成是郑州郊区人，阎道恕认得他，尤其得知他还是一个副区长，不由一阵狂喜。他命匪徒用箩筐抬上他，在韩寨村的村头集合老百姓训话，说：“这就是跟共产党跑的下场，我们还要打回来



的，分我的田地、房屋，到时你们都给我吐出来！”醒过来的孙竟成反唇相讥，说：“你做梦去吧，你犯下的罪行，人民总是要跟你清算的……”阎道恕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狂叫道：“砍死他！砍死他！”敌人残忍地用马刀将孙竟成砍死在了荒草地里，殷红的血，顿时染红了一大片……

1945年12月，阎道恕因汉奸罪被国民党郑州专署判刑七年。

1950年9月，我中牟县人民政府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以汉奸、反革命罪，判处阎道恕死刑（时年五十六岁），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同时镇压的还有王再意（后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调统室外勤科长，1948年任伪国大代表，参加南京伪国大会议。时年五十三岁）。

朱章荣到哪里去了呢？中牟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剿匪反霸指挥部一直没有放松对他的追踪。1950年12月从郑州北的广武镇传来一个消息，他们那里的民兵捉到一个行踪可疑的人，他自称是从黄河北流落到此，做点小生意。但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似乎又不像是一个商人，尤其是那满脸的大麻子，似乎有人为的痕迹。在清查逃亡的地主、恶霸、匪徒的拉网式行动中，他被押回东漳和大孟让人辨认，人们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他就是作恶多端的朱章荣。他自知罪恶深重，哀叹道：“我这回不会死到草铺上了（意即难以寿终正寝）。”他供认，这些年他为了逃避打击，辗转在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四地，以做小生意为名，东藏西躲，因害怕被人认出，用沸油撒盐的办法进行毁容，将脸烫成了黑麻子……1951年2月，朱章荣在大孟区湾刘村被公审镇压。经过两年多的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黄河滩的匪患基本被肃清，人民安居乐业，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幸福安宁的生活。

2017年10月21日



嵩阴悍匪覆灭记

在中岳嵩山的背面，有一座古老的县城——巩县（今巩义市），“古树山高霭自深，时时烟雾暗平林”，即是该县有口皆碑的八景之一——嵩阴树山云霭。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风景绝佳的地方。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兵荒马乱的年月，这里却是匪患丛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就像是黄连树上挂苦胆——苦不堪言（咽）。其中有一股就盘踞在嵩阴的卧龙台上，他们绑票勒索、打家劫舍、贩大烟、倒军火，无恶不作。临近全国解放，他们预感末日来临，变本加厉，几近疯狂，加之有国民党军残余的不断投奔来附，竟挑起了“反共救国军豫西挺进大队”的旗子，公然与新生的人民政权相对抗，企图刮起腥风血雨，再做独霸一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春秋大梦。

所谓“挺进大队”的大队长，是原土匪窝中的大当家，姓郑名元禄，因个矮、细胳膊短腿，为人又狠毒、贪婪、放荡，故而人送外号“矮脚虎”。

郑元禄是本县梨树沟人，祖上出过武举，所以受家传影响，他本人也会一些拳脚。原想在这方面出人头地，他还跑到少林寺拜师习武三年。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有枪便是草头王”，手脚功夫就显得不是那么吃香了。文不成、武不就，使得他沾染了一身游手好闲、好勇斗狠的坏毛病。在周围十里八乡虽然无人敢惹他，但绝大多数人也不愿意跟他往来。他浑浑噩噩地混到三十出头，竟然连个媳妇也没娶上。父亲恨自己教子无方，母亲陷入绝望，不久双双离世。没有了约束，他更是肆无忌惮，干脆上了卧龙台，入伙当了“山大王”。

卧龙台乃是一个古寨堡，在嵩阴的半山腰上，红石砌就的寨墙呈东西走向，绵延二千多米，厚约一米，高达十多米，上面布满了斑斑驳驳的绿苔和石花。寨内有石片房屋三十余间，在寨后有一座高三层六角形石楼，登顶可以鸟瞰山



下，恰好权作瞭望塔；寨前有一龙王庙，建在进寨的路口上，被匪徒们用作盘查行人的哨卡。山脚下，有一条迴龙沟，沟内竹木杂树四时不凋，飞瀑流泉终年不绝，更兼有洞穴勾连贯通，怪石嶙峋遮蔽，实不失为一天然屏障。

这时当家的匪首是周大眼子。其实他只有一只左眼，右眼在一次打富家的交火中被护院家丁用鸟铳射瞎，手下人又不好当面称他为“独眼龙”，便奉承地称他“周大眼子”，久而久之，倒把他的真实姓名给忘记了。此人生得五大三粗，满脸的络腮胡子，颇有些蛮力。他纠集有四五十人，拥有长短枪二十多支，隔三岔五下山抢掠一回，他们叫作“搂草打兔子”，过着自认为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逍遥日子。郑元禄前来投靠，周大眼子不禁又惊又喜，惊的是像他这样桀骜不驯的人肯屈从于他、听命于他吗？喜的是他若真的甘愿俯首听命，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山寨将添一员虎将，壮大山寨的声威……周大眼子摩挲着腮边的胡须，一阵思量后，拿定主意：且先稳住他，观察一段时间，真是不可留，再打发他上路不迟。周大眼子委任郑元禄为武术教头，让他训练匪兵。郑元禄倒也尽心，起早贪黑，从不懈怠。大概意识到在别人的屋檐底下不得不低头，暴戾的脾气也收敛不少，他同匪徒们称兄道弟，对周大眼子也毕恭毕敬，打得一团火热。在这期间，他还做了一件令周大眼子刮目相看的事。一次，郑元禄率人到回郭镇抢劫一大户，得手后，在回程的路上，遇到一伙从洛阳溃逃下来的国民党兵。他发觉那伙人惶惶如丧家之犬，就和他们“谈判”，用抢来的二千多块银圆换了十多条枪。周大眼子一高兴，升他为二当家，并授予参谋军机和指挥全权。

郑元禄和周大眼子闹翻是在半年之后。他这时手上有人、有枪，胆子也壮起来。事情的缘由是他在登封城里看上了一个年轻妓女，艺名“小桃红”，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他和她一搭上手，就被她迷住了。她爱他的钞，他爱她的俏，二人一拍即合。郑元禄许以五百大洋替她赎身，她也愿随他上山，做他的压寨夫人。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小桃红弄到山上，却被周大眼子看上了。因事出突然，他不好立马与周大眼子撕破脸皮，只好将小桃红拱手送上。他将一肚子愤懑压在心底，时时伺机报复。挨到中秋夜，机会来了，他趁全寨排宴



我家的柿子树

喝团圆酒之际，事先将自己的人安排在周大眼子四周和要害部位，然后频频向他劝酒，直把周大眼子和他的一伙心腹亲信灌得酩酊大醉，就像翻肚的鱼儿。接着—不做二不休，将他们全部刺死，丢到山后的深涧里。郑元禄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小桃红也归了正位，二人在这个匪窝里经营起了“夫妻店”。

郑元禄深知“艺高人胆大”“艺多不压身”的诀窍，同时也为了服众，他刻苦练习骑马打枪。他练枪呢，夏天捉萤火虫练，冬天点香火头练，练罢右手又练左手，最后练得前后左右，侧身扭腰都能射击，而且双枪齐射，弹无虚发，几乎百发百中。练骑马的法子也很独特，他不仅在平地上练、在山谷里练、在树林里练，还时常把马狠抽一鞭，撵得马儿疾奔如电，他从屋顶上、寨墙上一个鹞子翻身落下跨马出枪。数月之后，他练得居然能拽着一根细小的树枝轻轻荡下跨上飞奔的高头大马，抬枪射击，一气呵成。匪徒们哄传他是“养由基”再世，天上飞过一只鸟，他说打右眼，绝不会打到左眼。到1947年冬，他的队伍已扩充至三百余人。枪人手一支，有的还是长、短两支。

1948年解放郑州战役打响前夕，驻郑国民党军和伪专员公署已知孤城难守而我军志在必得，早成惊弓之鸟，一边忙收拢部队作困兽犹斗，一边派人四处活动布置后路。这其中派出的就有国民党保密局特务上校特派员袁炳尘。他的任务是联络巩（县）登（封）密（县）荥（阳）禹（州）等五县的地主土匪武装，迟滞我方行动，并进行暗杀、破坏、袭扰我后方，使我首尾不能相顾，腹背受敌。但是三个月下来他成绩寥寥，个中原因五花八门：有怕被吞吃掉的；有的只求自保；有的已被监视、行动不得；还有的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跟着陪葬，等等。这天袁炳尘窜到嵩阴郑元禄处，先以利诱，慷慨送他轻重机枪六挺、手榴弹四百枚、子弹上万发，再拿出盖着鲜红大印的“反共救国军豫西挺进大队队长”的委任状送上，并许诺一旦五县组成联合纵队，由他出任司令。这喜得郑元禄两眼眯成了弯刀豆，当场摆下酒宴，与袁炳尘歃血为盟。他还发下毒誓：“同患难、共进退。共产党的队伍要想从这过，定叫他尸横遍野！”随后不久，在袁炳尘的搅攘下，郑元禄率队洗劫了周边十多个村庄，最远的是密县尖山乡，最近的是巩县京兆园村。尤其是这京兆园村，因附近有京兆王墓



而得名，北魏时有墓就有村。它位于嵩阴北侧，横跨巩、登两县，郑元禄担心该村被解放军利用，成为进攻他的前哨阵地，为扫除障碍，他下令屠村，叫嚣：

“人过刀，草过烧，鸡犬不留！”结果全村一百二三十号人，无论老弱妇幼全部被杀光，村子被夷为平地。撤走时，他们又异想天开地想炸京兆王墓，盗取珍宝，终因炸药不济而罢手。

该来的总会要来的。1948年秋，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集中十多个纵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打响了郑州战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歼敌一万一千余人，解放了郑州。新政权成立后，当务之急就是肃清匪患，防止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为此，郑州市军管会和警备区专门成立了剿匪指挥部，联合各县区革命武装，开始拉网清剿。与此同时，郑元禄、袁炳尘等人也没闲着，他们督促匪徒和抓来的老百姓加高加固寨墙，并在东西两端修筑了两个大碉堡，与中间寨门的主堡互为犄角，构成交叉火力网。又以沟底天然石洞为依托，修暗堡十多个，组成第一道防卫链。郑元禄得意忘形地说：“天时地利都占全了，固若金汤，其奈我何！”袁炳尘也说：“只要这颗钢钉戳在这里，他们就休想睡安稳觉。”在开始也确实如此，市县派出的工作队，途经此地经常遭到袭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致我方牺牲工作队员五六人、重伤十余人。抓去的两人，竟被他们残忍地点了“天灯”。一段时间里，过往的工作队都不得不绕道而行。

为了彻底拔掉这根毒刺，市剿匪指挥部和巩、登、密的县大队会商，拟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决定在阳历年（即元旦）那天早上完成合围、发起总攻。在此之前，我方也对郑元禄展开过政治攻势，派遣一名匪兵的亲戚拿着指挥部首长的亲笔信前往劝降，敦促其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可他却模仿古人在信上大言不惭地批道“来日决战”，并割下送信人的一只耳朵让他捧着回去……

阳历年这天早晨总攻不得不推迟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山里的雾霭太浓了，浓得像一坨墨汁化不开。好在寨子里的土匪也没有什么动静，看来睡得很死。刺骨的寒风顺着山沟可劲地刮着，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隐伏在寨墙边、树林中、沟坎里的战士和民兵却是瞪大眼睛，屏住呼吸，攥了满把的汗。天刚粉明，



战斗终于打响，几十门迫击炮对着寨墙此起彼落的猛轰一阵，跟着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压制住明碉暗堡的火力点。冲锋号响了，战士们一跃而起攀岩石、架云梯，翻越寨墙向着寨子里边进攻。匪徒们从睡梦中惊醒，慌乱成一团。但在郑元禄的制止下，他们很快镇静下来，有的抱枪跑进碉堡还击，有的占据寨墙背后的枪眼对射。郑元禄还让匪徒点燃松明子、沾着油的火把和装饰过节的灯笼，把整个山寨照得亮如白昼。他自己掂着双枪守着寨门，见我冲锋战士一露头就“当当”两枪，点名似的把他们击倒在墙下。他咋呼着要其他匪徒照他的样子，放近了打，这给我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减少伤亡，指挥部改变策略，改正面进攻为佯攻，由三个县的县大队负责从东面、西面和中间三个方向吸引住敌人的火力，主力部队分作两队迂回到京兆园的南边和北边，斜插进去占领石楼制高点，居高临下地予以打击。京兆园的北边临近巩县城的是一片长满参天古柏的大森林，地势较为平缓，是匪徒防御的重点。迂回部队一行到达这里后暂作隐蔽待命。南边是一堵悬崖，高约千米，让人不可仰视，但匪徒们防守较为薄弱，这会儿又被前寨的枪炮声吸引去，站岗放哨的匪兵大多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突击队员在有经验的向导带领下，利用岩石缝里生长的小树、垂挂的葛藤以及石窝、石棱成“之”字向上攀爬，翻上屋顶之后，一边监视匪兵岗哨，一边固定好绳梯，帮助战友攀登上来，约莫顿饭工夫全体人员都会汇集齐，然后向石楼迅疾摸去。躲在石楼里的匪徒一见神兵天降，早炸了锅，胡乱打了几枪，便想夺路而逃。隐藏在柏树林子的部队听到枪响，知道南边已得手，趁机发起攻击。两边夹击，打得匪兵丢盔卸甲，纷纷向前寨退去。这时前面的寨墙也被撕开了几个大口子，各县大队的民兵武装像潮水一般涌进来，在“冲啊、杀啊”的一片呐喊声中，匪徒已毫无抵抗之力，不是被歼就是被俘。郑元禄见势不妙，忙拉着袁炳尘贴着墙根逃跑，但袁的腿脚有些不便，刚一抬头就被我一名战士端枪瞄了个正着，送他见了阎王。郑元禄胆战心惊急忙打了一声呼哨，一匹四蹄踏雪的青鬃马应声而至，他跃身上马，偏向一条荒僻的小径伏鞍奔逃，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近午战斗接近尾声，共计俘虏匪兵七十三人，打死打伤匪兵一百多人。战



战士们从后面的花寨里搜出小桃红，追问郑元禄的下落，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嚎哭道：“这个没良心的丢下我一个人不管，我跟着他没过一天好日子……”其余再问，一问三不知。战士们愤恨不已，纷纷骂道：“便宜了这个杀人魔头，暂且让他多活几天，终究要找他算账！”

虽然嵩阴的匪众被剿灭了，但由于没抓着匪首郑元禄，人心还是有些惶惶，担心他反转头来报复，再者他杀害那么多的干部、战士和无辜群众不让他偿还血债也无法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市剿匪指挥部将绘有郑元禄头像的通缉令贴遍了城乡，发动群众协助缉拿。派出公安小组化妆侦查他的行踪，以便实施抓捕。他有可能逃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难解的谜，人们风传他可能逃到偃师，更远的有可能逃到洛阳，也有人认为他会逃到其他县区，肯定不在本地。剿匪指挥部和公安小组碰头后，经分析，一致认为郑元禄有可能还在山中转悠，此时缉捕他的风声很紧，他不会脱离他熟悉的环境，冒险往网中钻。最大的可能会逃到距巩县南五十里的青龙山，那里峰峦联亘，涧溪萦回，与三县搭界，是个理想的藏身之所。况且公安小组已在废弃的慈云寺发现烧烤食物的灰烬和劣质的香烟头，不是他又是谁会到那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呢？剿匪指挥部着令公安小组加大侦查力度，务必在一个月內将他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这时已是三月，山中还飘着桃花雪，公安小组踏雪覆冰，穿山越岭，寻找蛛丝马迹。该月下旬，传来喜讯，有两个猎户前来报告，他们在狩猎中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有人盗取猎物，将他们下套捕捉的野鸡、野兔拿走，却将他打死的豪猪丢下，而且枪法很准，两枪都打在要害部位。公安小组大喜过望，赶紧加派人马，分几拨装扮成猎人、货郎、皮货商等，圈定盘查范围，绝不放过任何可疑的现象。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将郑元禄堵在了一个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岩洞里。抓住他时，地上还乱丢着他剥的野兔皮、拔的山鸡毛等，并缴获了他的德国造匣子枪两支。他哀叹道：“人作孽不可活，我是走到头了！”

两周后，市剿匪指挥部在巩县举行了公审匪首郑元禄万人大会，决定判处他死刑，随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郑元禄此时才三十四岁。但他短暂的一生作恶多端，杀人成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我家的柿子树

如今，卧龙台成为嵩阴旅游风景区的一处名胜，依然高耸巍峨的石楼、留着枪炮痕迹的寨墙以及重建京兆园村碑刻记，似乎仍在诉说着那个动荡的岁月，充满历史沧桑的故事……

怀念我们的父老——魏开厚



四捉方子美

在巩、登、密、汜、荥之间横亘着一架大山，名为五指岭，因属五县共管，又叫五治岭。这里层峦叠嶂，树木森森，流泉飞瀑，浮戏相映。在和平时期，绝对是一个休闲旅游的好去处，但在战争年代却是窝匪藏兵的死亡之地。

1944年4月，日寇铁蹄踏进中原，国民党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所率军队惊恐万状，望风逃窜，仅在三十七天内，丢掉了三十八座县城。郑州也在这时沦陷。从国民党郑州专员公署到各县区的军政宪警一千人马纷纷撤到山里，他们不打鬼子，专门制造摩擦，甚至配合日军围剿“扫荡”我根据地，大肆屠杀抗日军民。当地流传一首歌谣：“小日本来了抢，‘刮’民党来了刮，两个合在一处，能把百姓累趴！”

在众多的国民党兵匪、土顽中，有一股颇大的势力，就是人们称之为“地头蛇”的方子美。他系国民党汜水县保安团团团长兼五云区区长，手下约有三百多人，分扎在五云山、柏庙等几个据点上。方匪是当地人，家住汜水县方顶村，早年拉杆为匪，经常昼伏夜出，游荡在荥阳崔庙、巩县米河、汜水周村一带，绑票抢劫，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国民党专员王光临相中这个亡命徒能替他卖命，就收揽在麾下，委以重任，使其由土匪变为官匪。从此，他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公开抓丁拉夫、摊粮派款，老百姓稍有不从，就以“通共”的罪名施以吊打、挖眼、掏心、活埋、点天灯等酷刑，欠下了累累血债。

方子美盘踞的五云山在五指岭老庙山的北麓，山高峻险，古木参天，且卡着巩县、汜水间的要道，古时山上就修筑有城墙寨堡，是个易守难攻的关隘。当初人们取名为“五云山”，大概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希冀五彩云霞显现，风



我家的柿子树

凰来此歇脚……可自从方匪进驻后，这里就乌云遮天，连天上的飞鸟也噤声绕过。他以此为窝点，将残破的古城墙寨堡加固修葺，又对原有的几孔窑洞作了翻修，藏匿其间，依然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逍遥日子。

1944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组建皮（定均）、徐（子荣）抗日先遣支队下太行、渡黄河，挺进豫西，创建革命根据地。皮徐支队四处出击，寻机歼灭日伪军，同时打击卖身投靠、认贼作父，残害百姓的汉奸、顽匪。这使得方子美惶惶不可终日，寝食难安。驻扎在密县南荃萃山的王光临时于1945年初，纠集郑、荥、密、汜、巩、登、禹、临等县的伪县长、保安团长召开“联防”会议，叫嚣“不把皮徐支队消灭，决不停止”，并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要求大家“同心同德剿灭先遣支队”的密令。这仿佛给方匪打了一针强心剂，他振作精神，勾结日伪军，妄图一举消灭我抗日支队、摧毁基层政权。同年一月十二日，方匪率部参加日伪军“大扫荡”，这次敌人共出动兵力约一千六百人（其中日军六百余人，伪军一千多人），分三路向我抗日根据地核心区皮徐支队司令部驻地——登封白坪包抄合围。皮徐支队与之战至十九日夜始突破重围，直到二十二日转移到曹村（现名朝阳沟），才脱离险境。当年春季，皮徐支队采取“拔点除奸”策略，对方子美的分队长王乐山实施打击，在汜水县余顶村与王匪激战时，方子美欲施“围魏救赵”之计，袭击我驻巩县小关镇南砦的嵩山专署机关，幸亏我部早有防备，才使他的诡计未能得逞。在此期间，方匪还与驻荥阳皇姑寨自称“抗日胜利军司令”的岳德功（外号“岳狗头”）遥相呼应，沆瀣一气，处心积虑搜捕迫害抗日干部。他曾设计捕获我抗日二区区长欧刚，被岳狗头竟以五牛分尸的残忍方式将其杀害。方匪的暴行激起我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坚决要求斩掉这条毒蛇。皮徐支队和巩汜边防指挥部经过周密计划，决定集中指挥部的六个中队，抽调支队的—个机枪连配合，攻打五云山。

春寒料峭，夜黑如墨，高耸的五云山如同一只饿鹰逼视着丛林。我参战部队扛着绳索、抓钩和云梯，分多路迅疾悄然地向敌寨堡靠近，到拂晓时分已将山头团团围住。边防指挥部指导员张良贵指挥中队突击连和支队机枪连担任主



攻，攻占西门；三、四、五中队堵住东门，断敌后路，其余部队分别在寨南、寨北担任助攻。

“上！”张良贵大吼一声，队长连全海率班长陈子敬、战士张旺等人火速架起云梯，翻上寨墙，登到寨顶。“谁？口……令……”一个敌哨兵发觉了，一边惊慌地询问口令，一边“叭”地打过来一枪。连全海眼疾手快，抬手还了一枪，那个哨兵一个倒栽葱，就咕噜噜地滚下了山崖。寨门打开了，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部队如潮水似的一拥而入。在熊熊的火光中，“缴枪不杀！”“快投降！”的喝令声响成一片，被堵在两孔窑洞里的几个团丁已经晕头转向，来不及穿衣服就稀里糊涂地做了俘虏。经战后清点，共毙敌一人、俘敌九人，缴获步枪八枝。原来昨天下午，方子美带队下山抢劫财物，然后借巡察之名到别处寻欢作乐去了。而这里仅留下一个班防守，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部队会“乘虚而入”。

“便宜这小子了，下一回再犯到我手上……哼！”张良贵恨恨地说。

为了不留下后患，张良贵让战士们一把火将敌营房烧个一干二净，又卸下寨门、掀掉城墙上的石头，把整个寨堡变成了一堆瓦砾。

第二次准备收拾方子美，已是半个月后。不过，这回挑头的是巩县抗日独立团。该团成立不久，即配合皮徐支队三团打通陇海线的行动。在团长傅东山、副团长徐自强的率领下，他们从新中镇茶店出发，沿玉仙河向东，一路不断袭扰敌人，拔除日伪据点。这天天刚透亮，独立团穿插到荥阳县南的崔庙镇，趁据点敌人还在呼呼大睡，就发起进攻，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四处奔逃。后听说方子美也住在此地，不禁喜出望外，立马整队赶往他的住处，打算来个“瓮中捉鳖”。俗话说“狡兔三窟”，方匪修筑在崔庙的别墅就是其中一窟。其实，他的老家方顶村距这儿并不远，但村里哪有镇上繁华便利，更何况他与驻守的伪军头目是换帖的兄弟，吃喝玩乐自然不在话下。因此，他隔三岔五的携着三姨太常来此消遣。方匪的别墅修筑在临河靠山的地方，是个两进院，中西合璧，前为宽敞明亮的厅堂，后为冬暖夏凉的石窑，登楼可观景，进院可赏花，真可谓“世外小桃源”。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方匪昨晚并没有住在这里，让独立团的指战员们扑了个空！在捣毁方匪的巢穴后，独立团迅速转移到了南、北峡



窝。

再次捉拿方子美，地点是在柏庙。这次得到准确情报，方匪就龟缩在庙里。柏庙，是当地人的习惯叫法，因庙的戏楼前后有十几棵合抱粗的柏树而得名，庙门悬挂的匾额书写的却是“玉仙圣母庙”。它位于汜水县的东南部，耸立在一个高岗上，方匪窜来后，便大兴土木，深挖了壕沟、修筑了工事，仅留西面一条小路通往庙内。1945年5月25日，我抗日支队三团按照皮司令员和徐政委的指示，发起攻打柏庙的战斗。团长钟发生命令四连和迫击炮连为主攻，巩县一区区干队协同，分派巩县抗日独立团一、二大队登上五云山，监视岳德功部；五、六大队埋伏在汜水王沟和金谷堆一带监视王乐山部，防止他们增援。绿色的阔叶林是很好的掩护，滴落的露水濡湿了战士们的衣服，但他们全然不顾，个个屏着声气、瞪大眼睛，等待一声令下。

终于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清晨灰白的天空。迫击炮对着庙门屋宇一阵猛轰，战士们踏着硝烟、呐喊着，如箭离弦通过小路，直扑到庙前的戏楼。敌人在慌乱中急忙组织抵抗，各种火器齐射很快织起一片火网。由于大殿居高临下，四壁为青砖垒砌有一米多厚，且与左右僧房互为犄角，加上一些明碉暗堡的工事，极不容易接近。但因死角较多，倒也对我方构不成太大的威胁。战斗呈胶着状态，到上午九时，仍无进展。方子美面露骄矜之色，居然甩掉外套，挽起白绸衬衫袖子摇起了烫金折扇。他派人给钟发生团长送上一封亲笔信，半文半白地写道：“日已过午兮，匪军快跑。筋疲力尽兮，奈何老方？皇军快到兮，匪军跑光！”钟团长轻蔑地一笑，对来说：“告诉他如果不投降，绝没有他的好果子吃！”趁敌人麻痹之际，钟团长命令迫击炮手抵近射击，几发炮弹正正地落在大殿的屋脊上，顷刻之间，殿堂在旋起的烟柱中像纸糊的灯笼散了架，燃起了大火。这时方匪被炸塌的楼板砸断了腿，疼得龇牙咧嘴，他一边嗷嗷地叫着：“顶住，赶快给我顶住！”一边拖着断腿骑上护兵早备好的马开溜了。他手下的人顿时像掐了头的苍蝇，乱哄哄地挤成了一团。钟团长下令吹起冲锋号，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战士们勇猛地冲向负隅顽抗的敌人，机枪、步枪如疾风暴雨般的狂扫急射，手榴弹在敌群中频频开花，一下子让敌阵



地横躺下了十几具尸体，其余的人见势不妙，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这次战斗虽然没能捉住方子美，但我方仅以轻伤四人的代价击毙匪兵二十余人、打伤十多人、俘虏三十余人，缴获长短枪数十支，大伤了方匪元气，战果委实可观。

转眼到了1948年，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官吏又卷土重来，方子美先是被委任为伪郑州专署保安司令兼汜水县县长，后又被委任为荥、汜、登、密、巩五县剿匪总司令，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编为五个大队、十多个中队。但经过我峡窝区人民政府武装和县大队的两次打击（一次在西马固村，一次在凤凰寨），仅剩下五百余人。方匪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誓与人民顽抗到底，曾多次武装袭击我抗日县区政府，杀害我四区十多名干部，犯下了新的罪行。他甚至公开叫阵，在伪《郑州日报》上刊登活捉“共匪”区长岳宗文的通告，并开出赏金三百万元（为旧币，下同）。区政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张贴悬赏捉拿方子美布告：报信者为三百万元、打死者为四百万元、活捉者为五百万元，号召全区人民丢掉顾虑，大胆检举揭发，铲除匪患。

7月，我解放军大军开始逼近郑州，眼看郑州就要天亮了。方子美如同惊弓之鸟，到处东藏西躲。这天早上，有村民来区里报告昨夜方子美带着几个护兵潜回到方顶村，住在一户姓焦的有天井院的窑洞里。同时这个情报，也得到在当地执行任务的我八区区长李治年的证实。岳区长当机立断，集中在家坚持工作的部分区干部，警卫员、通信员、炊事员，和来区办事的两个基干民兵，共二十多人，分为三个战斗小组，多带子弹和手榴弹，全副武装地奔赴方顶村。方顶距离峡窝仅四五里之遥，区干队到达后就从三面将焦家天井院包围。岳区长亲自向方匪喊话，要他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但方匪顽固不化，拒不投降。僵持到下午五点多，见政治攻势不奏效，唯恐天黑情况生变，岳区长果断命令战士向院内投掷手榴弹，又将窑顶的一个麦秸垛推下去，打燃了。顿时烟火弥漫，借着风势直往窑洞里灌，熏得匪徒们咳嗽不止，有两个受伤的人几近昏迷发出声声惨叫，其中就有方子美。敌人已无还手之力，不得不丢出枪支。战士们扑灭了火，将方匪拖出来，连夜同其他俘虏一起押往竹川区政府。经报请县里批准，第二天在汜水县城召开了群众公审大会，荥汜县县长任力在会上



我家的柿子树

宣布了方匪的罪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在把方匪游街示众之后，就地执行了枪决，为害多年的方匪终于落到了一个可耻的下场。消息传到周边各县区，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这正是：

方匪作恶血债多，
祸害一方泪成河，
军民联手挥利剑，
四捉终于奏凯歌。



筑巢记

鸟爱巢，不爱树，大树倒，往哪住。

——民谣

一

红石头沟，是登封市君召乡下辖的一个小自然村，因居于颍水源头，整条沟里裸露着赤红色的大石头而得名。1944年9月底，皮定均司令员和徐子荣政委率领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来到这里，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地方。皮定均把右手握成拳往左手掌心里一砸，说：“好，我们就把‘巢’筑在这儿啦！”他们的任务是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九月初，支队从林县的郭家园出发，渡过黄河，一路风尘仆仆，甩掉了跟踪其后的日伪军，直插嵩山地区，红石头沟是他们歇脚的第一站。那时的豫西饱受水、旱、蝗、汤（国民军汤恩伯的军队）的祸害，加之日寇铁蹄的践踏，苦难深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人民的子弟兵来解救他们……红石头沟原先就有地下党活动，群众基础很好。抗日支队的到来，立马使这个寂寂无闻的小山村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八路军来啦！八路军来啦！”家家户户像接待亲人一样高兴，争先恐后地忙着腾房子、扫炕、备饭、帮忙饮马，有的还主动担负起夜间站岗放哨的任务。

夜，秋虫唧唧，沟底的流水冲击着石头发出轻微的哗哗声。在崖畔杂树掩映的两孔窑洞里还亮着灯光。这里设的是皮、徐支队的司令部，两位首长正在倾听侦察员的情况汇报。当皮司令员听到日军抓了两万多名劳工在赶修登封城西的飞机场时，不由霍地一下立起身来，愤慨地说：“他们这是为大举西进作准备，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接着，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敌人的兵力



我家的柿子树

部署、火力配置以及地形地貌等情况，征询地对徐政委说：“我看事不宜迟，有必要打这一仗。一来可以把老百姓解救出来，扩大我军的影响；二来也有利于我们在这里站稳脚跟。”徐政委表示同意地说：“好，你打算让哪个团上？”“三团！”他胸有成竹地把手一劈，“要一战而胜！”

第二天——中秋节的前夜，以敢打硬仗著称的“老虎团”在团长钟发生的带领下连夜奔袭机场工地。他以一部分兵力扼守住城西的通道，防止城内的敌人增援，其余兵力布置在西北、东南两个角上，形成夹击。午夜时分，钟发生一声令下：“打！”战士们个个像小老虎一样一跃而起，从两个方向向着机场核心区域猛攻。霎时间，步枪、机枪、手榴弹、小钢炮响成一片，火光冲天。沉睡在岗楼、炮楼的日伪军惊醒过来，慌作一团，穿衣找不着裤子，摸枪摸不着枪栓，像掐了头的苍蝇，嗡嗡乱窜。我们的战士趁机向民工大声喊道：“乡亲们！我们是从黄河北过来的八路军，专门打日本鬼子的，你们快跑呀，回家过中秋吧！”民工们惊喜之余，也跟着呼喊起来：“快跑呀，八路军给咱放工来了，回家过八月十五喽！”不到片刻工夫，两万多民工就像不可遏止的洪水，跑得无影无踪。这时敌人堆放炸药、器材的仓库也给战士们点燃了，巨大的爆炸声浪震撼了登封城。这一仗共消灭日伪军六十多人，其中日军十多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钟发生有点遗憾地对皮司令员说：“他们总共才一百多人，可惜没能全歼。”皮司令员兴奋地擂了他一拳：“你也别太贪了，重要的是把民工都救出来了，我看敌人的机场一时半会也修不起来了。”果然，日寇处心积虑修建的飞机场半途而废再也未能修复起来。

支队在红石头沟经过短暂休整，恢复了体力和精力，为了向纵深发展，随后转军到嵩山、箕山之间的白栗坪。

二

10月中旬的一天，细雨绵绵，天空像扯着似雾非雾的纱帐子。皮、徐支队踩着泥泞又一次来到红石头沟。

这一次，徐子荣政委向乡亲们宣布了一个喜讯：“登封县抗日民主政府今



天正式成立啦！”随即扯过身边一个人推到前台介绍说，“这就是你们的县长，他叫宁苦，名字很好记，一听就是一个受苦人，是为人民大众办事的人……”他敦实的身板、宽宽的脸膛，穿的是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扎着武装带，透着几分威武。接着，他讲了几句话：“抗日民主就是政府的宗旨，一是打日本鬼子，二是替老百姓办事儿，如果我做不到这两条，就说明我不称职，大伙儿就罢免我……希望大伙儿监督我、支持我！”他的话带有很重山西口音，但乡亲们还是听懂了，激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后来，人们了解到他是山西夏县人，是随皮、徐支队一路过来的，在此之前在林县七区任区委书记。

县政府设在村民吴福禄家。这是一座宽敞、幽静的宅院，前面是一字排的三间瓦房，一间为进出的通道，即大门楼。两间为倒厅房，即朝院内开门。门口除了新悬挂上的“登封县抗日民主政府”白木牌子外，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一棵槐树中间居然又长出一棵楸木树，槐树已空心，楸木长在中，两边的空隙还能任儿童钻来钻去。但都抽枝发叶，此时也仍然是绿荫如盖。院内的左手边有两间小瓦房，右手边有一孔窑正对着大门，正面是两孔石砌的窑，两窑之间有口井，旁边是一盘石磨，院中种有两棵树，一棵是柳树，一棵是核桃树。皮司令员和宁苦开起了玩笑：“这真是世道要变啰，穷人也要掌大印坐大堂了！”一句话提醒了徐政委，他用肩膀扛了扛宁苦，说：“回头找一个好一点的刻字匠，刻一枚县政府的大印、刻一枚你的官印。”宁苦赶忙摇手说：“我的不用……”“咋能不用，将凭兵符官凭印嘛……倒是你这个名字得要改一改，总不能教大家跟你一样‘宁可吃苦’吧。”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改成‘宁治国’怎么样？”皮司令员首先表示同意：“这个名好，现在治县等胜利了就治国。”宁苦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笑了笑，算是默认了。

“县太爷不用慌，上任三天坐大堂”，这是当时村民戏耍宁县长的一句话。不过，他上任的第三天真的审了一宗大案。当地有个恶霸保长叫赵金元，一向横行乡里，欺男霸女，鱼肉百姓，更有甚者，因他有山林旱地上千亩，大小牲口上百头，害怕穷人起来打他的“土豪”，分他的田地，就和附近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扯旗组成乡自卫队，自封为大队长，和共产党作上了对头。他干的



我家的柿子树

第一件事是，有人向他密报，发现有三名掉队的“土八路”，其中一人似乎受了伤，经过煤矸山。他闻讯带人立刻围上去，一阵乱枪将他们打死在当场，当手下问埋不埋时，他摆摆手，让人直接将尸体丢进了废弃的煤筒子里。他干的第二件事是，得知同村的姜大宝是抗日游击队的联络员，就找上门去，见他人不在，就逼问他妻子孙翠兰交代他的去向，只要孙翠兰说声“不知道”，他就戳她一刺刀，一连戳了十几刀，刺得她满身的血窟窿，仿佛成了“血人”。后来他又把她抓走关了几天，见始终抓不着姜大宝，就把她卖到了邻县禹州，丢下她的一双儿女，儿子四五岁，女儿才七八个月，可怜之极。对于这种罪大恶极之人，不杀确实不足以平民愤。宁县长向支队做了汇报，取得皮、徐首长的支持，派人抓了赵金元的一个“线人”，以要给他提供重要情报为由，赚开了他的门，然后七八个战士一拥而上卡着他的脖子，用破抹布塞住他的嘴，捆了个“老头看瓜”，迅速带回了红石头沟。在公审大会上赵金元开始还百般抵赖，但当把人证、物证摆到他的面前，他也就哑口无言了，浑身筛糠，瘫成了一坨泥。在众多乡亲的要求下，宁县长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判他死刑，将他枪决在后山岗的大荒坡，并把布告贴到了君召街上，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一时间为非作歹的人收敛了许多。乡亲们扬眉吐气，一传十、十传百地风传着：“有八路军抗日政府做主，可见着青天啦！”

第二年的五月，登封城关区抗日民主政府也在红石头沟成立，并逐步向东发展。到八月下旬我军攻克登封县城，区政府随同县政府一起入城办公，这已是后话了。

三

红石头沟注定要成为一个“巢”、成为接纳四面八方扑腾飞来的鸟儿的“巢”。

1944年11月下旬，登封七区抗日民主政府在石道乡草帽沟成立，因当地日伪军和地方的汉奸恶霸活动猖獗，难以立足，不得不转移到红石头沟暂避锋芒。红石头沟的乡亲们倾其所有，尽其所能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方便。到他们



离开时，从区长到区干队队员都有些依依不舍，他们动情地说：“红石头沟的人真是太好了，难怪皮司令把‘巢’筑在这里，原来这里‘树’大根深呀！”

转眼到了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已是胜利在望，越是到这时候，敌人越是猖狂。逃进嵩山腹地的郑州国民党军政头目已几次召集当地土豪开会，要“联日反共”、“同心同德剿灭共匪”。一时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月初，伊川县抗日民主政府和独立团在撤往红石头沟的途中，又遭遇土匪出身的独立团二大队队长宋忠的哗变，不仅抢走了全部粮食，还活埋了队里十三名共产党员干部。此时，临汝县的匪首平文正纠集一千多人又占领了君召镇。伊川县抗日政府机关干部和独立团战士四百多人几乎陷入了绝境。患难之中见真情，红石头沟人又一次伸出援助之手，慷慨地献出面粉一千六百余斤，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皮司令员在前不久攻打大冶镇的战斗中负了伤，他的伤是被炮弹炸飞的石头砸着了腰，这时正在附近养伤，闻讯后，怒不可遏，决定给盘踞在君召的平文正和前往投靠他的宋忠以严惩。他马上调兵遣将，部署设伏和攻寨双管齐下，彻底拔掉这颗“钉子”。支队派出两个连，一个连随区干队进攻君召镇寨子，一个连在小叶庄设下埋伏圈，他们把它叫作“驱雀入笼”。星月淡淡，凉风徐徐，田野待收的玉米、高粱已经溢出了诱人的清香。两支队伍悄无声息衔枚疾进。区长甄德宽凭着人熟地熟，带队很快接近寨子，摸掉了岗哨，又通过内线打开了寨门。匪首平文正和宋忠等人聚在厅堂传杯递盏，划拳行令，闹得正欢，不曾想一阵“轰隆隆”的手榴弹爆炸声和“叭勾”、“叭勾”的枪声一齐招呼过来，打得他们晕头转向。平文正慌乱之余忙抓起手枪挥舞着：“给我顶住……顶住！”一边扯了宋忠一把，催促道：“走，赶快走……”原来他也许早就想到了这一层，在后花园围墙不起眼的地方开了一个角门，出了这个门就能钻到外面的一片小树林……宋忠还想逞强显露一手，被一个手疾眼快的战士“叭”的一枪，撂翻在地，痛得他哇哇乱叫。平文正连回头也没回，自顾自地逃跑了……但是，另一个“笼子”已经给他扎好了。皮司令员已经算准平文正要窜回老窝，小叶庄是他必经之路，就命令火力配备比较强的六连在此设下埋伏。平文正所带的



人马多是胁迫而来的，这时谁再肯为他卖命，早在枪响时跑了一大半，加之打死打伤的，只剩了二百来人，根本经不起我严阵以待的支队战士打击。我轻重机枪一阵猛扫，手榴弹一阵猛炸，匪徒顿时死伤狼藉，喊爹叫娘的惨叫声塞满峡谷。整个战斗只用了几十分钟就结束了，跟随平文正逃窜的仅有他的十几名亲信。赶跑了敌人，抗日区政府紧接着在君召镇筹粮四千余斤，连夜送到红石头沟，使伊川县抗日政府和独立团摆脱了困境。

四

又是中秋月儿圆。这些天，在嵩山地区同时传播着两个消息：“小日本投降啦！”“可是，听说老皮他们要走啦！”老百姓很不理解：抗战胜利了，为什么八路军还要走呢？因此人们在喜庆之余，却又不免忧心忡忡。其实，皮、徐首长和他的支队——七千子弟兵（来时只有一千多人）也舍不得走啊！经过近一年的浴血奋战，他们与老区人民已经结下了生死与共的阶级情谊，开辟了拥有两万多平方公里、三百多万人口的根据地，怎好轻易拱手让给别人呢？但是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内战，争取全国和平，共产党人又一次表现出宽阔的胸怀和伟大的气魄，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号令：撤出豫西根据地！这其中内情又岂是一般老百姓知晓的呢……

一直躲在大山深处的国民党头头脑脑和土匪武装高兴了，认为他们的好日子到了，天下该轮到他们坐了。趁皮、徐支队集结之际，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疯狂报复。

远在洛阳的国民党第十五军唆使国民党登封县县长杨香亭、县保安团团长刘光华以及摇身一变成为临汝县保安团团长的平文正等组成号称万人（实则两千余人）的扫荡队伍，在第一时间把屠刀挥向了红石头沟。他们叫嚣：“人要过刀，草要过烧……务要斩草除根。”并且颁布了八条必杀令：让八路军进屋者，杀；给八路军送粮做饭者，杀；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者，杀；参与“倒地”者，杀……幸亏红石头沟的乡亲们事先听到一些风声，家家户户做了些“坚壁清野”。然后，大多数人家扶老携幼躲进了村后险峻的钟灵山黄龙洞、莲花峰



黑龙潭或是黑森森的柏树林……穴居野外、忍饥挨饿。尽管如此，红石头沟人的生命财产还是遭受了严重损失。白天匪兵们到处抓人，搜刮财物，射杀畜禽，砸锅拆门，夜晚就对抓到的抗日家属，行动不便的老人，甚至未成年的孩子进行吊打拷问，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香火灸腋窝、用烧红的铁锨烙肌肤……无所不用其极，其惨状让人目不忍睹。抗日区长陈世斌的母亲藏在棺材里，被匪兵搜出打成残废。一位驼背老汉，被匪兵们恣意戏弄侮辱，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看到他痛苦不堪的样子，他们不仅不停止兽行，反而哈哈大笑。一个外村王姓女子来这个村串亲戚，看到村子有异样，转身就逃，三五个匪兵吆喝着跟在后面追，眼看追赶不上了，就一阵乱枪把她打死在沟口水井旁……还有两个民兵，一个叫高福来，一个叫薛杰，他们两帮助支队运送物资归来，不知道村子发生变故，被匪兵抓住后，百般折磨，直到奄奄一息还不放手，最后把他们枪杀在村头的榆树下。

这次蒋顽匪兵以红石头沟为圆点对方圆二十华里内的二十多个村庄洗劫蹂躏了七天七夜，枪杀抗日群众数十人，毒打致残上百人，外逃者不计其数，还掠走骡、马、驴、牛八十多头，羊一千五百多只，鸡鸭鹅二千四百多只，抢走衣服数万件，粮食十多万斤，棉花两万多斤以及难以计算的现金、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完全跟日寇制造的“无人区”没有什么两样。

五

近几天来，在上庄养伤的皮司令员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伤痛”他还能忍受，但是“心痛”却叫他的心滴血啊！登封地下党和侦察员给讲的红石头沟惨案，让他震惊、气愤，还有对老区人民的歉疚……他想起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是父老乡亲们给他们提供挡风遮雨的窑洞，节衣缩食为他们捐出最后一把粮食，父送子，妻送郎，把亲人送来抗日队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夜半三更就着昏暗的油灯，一针一线给他们做军鞋、缝补衣衫……那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幕啊！他还想起房东李大娘冒着“一家犯法，几家连坐”的危险，刨出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的一瓦罐白面，给他烙煎饼……“不知大娘她现在怎么样了？”一



我家的柿子树

想到这他就感到说不出的揪心疼痛。他思索着，必须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否则，就对不起老区人民……“备——马！”他高喊了一声警卫员，转而翻身上马，一扬鞭，就朝河南省军区王树声司令员的驻地疾驰而去。

此时，杨香亭、刘光华等人率部已龟缩到登封城里，卢店、唐庄之敌也收缩归附到了这里，共计有两千余人。原驻扎在城内的日军掘江的一个中队在宣布投降后经临汝已向许昌集中。没有了日本人做靠山，他们虽然有些情绪低落，惶惶然，但仍试图据城固守、负隅顽抗。

皮司令员与王司令员商量的结果：即刻拿下登封城。王司令员还说：“这就像吃梨子一样，挑就挑个大个的。”他命令皮定均率一支队（即原先遣支队）所属三团、三十五团及六支队的三十六团于八月二十四日拂晓攻城。

登封，据说是女皇武则天祭嵩山，取“万岁登封”之意而命名的。它北依嵩山、南临颍河，东连蝎子山，西接万羊岗，城高池深，工事坚固。8月22日，皮司令员指挥部队完成了包围，在东关和西关一边用火力压制住敌人，一边进行坑道作业，把地道挖到了城下，并准备了攻城的云梯、抓钩、绳索等。为了“先礼后兵”，皮司令员派人喊话，限城内敌人二十四小时内缴械投降。但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城里依然毫无动静。24日这天清晨三颗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划开了熹微的天幕。跟着冲锋号就骤响起来，总攻开始了！我方以强大的火力对着城门楼一阵猛轰，让敌人抬不起头来、摸不清主攻方向。三团的突击班趁势从西边登上城头，与敌展开激战。王诚汉的三十五团组织尖刀队则从东面突入，撕开口子。三十六团紧随其后跟进，进行逐街逐巷的争夺。迫击炮、手榴弹不时旋起烟柱，各种火器如疾风暴雨般倾泻，战士们如同饿虎扑羊，猛打猛冲，敌人胆战心惊，不是丢下枪四处奔逃，就是乖乖作了俘虏。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城宣告结束。这一仗共毙伤敌人一千二百多人，俘敌五百多人。令人心不甘的是跑了杨香亭、刘光华两个杀人魔，他们率残部一百多人钻进了嵩山密林。

红旗映着彩霞，第一次插上了嵩阳古城楼。成群结队的市民群众敲着锣打着鼓，载歌载舞庆祝他们的新生……直到这时，皮司令员才长吁了一口气。他

有些心情复杂地对徐政委说：“豫西，这块血染的土地，我们却要对它说再见了……”“是呀，但我们一定还会打回来的！”徐政委坚定地说。“对，一定会打回来的，鸟恋巢，更不会忘了‘树’的庇护的啊！”皮司令员目视着远方，那目光显得格外的深邃而明亮……

（注：本文因情节需要在时间、地点上稍作了调整，个别人名系化名。）

2017年7月20日

怀念我们的父老——魏五郎

青山作证

“这仗还打不打呢？”皮（定钧）徐（子荣）支队老三团二营被日伪军压在了一个乱石成堆的山沟里，隐伏在一棵老柳树兜下的张启先营长一直在寻思着。

今天一大早，他们营从驻地裂疆沟出来，准备沿着仙女河向西进行武装大宣传，没想到才走了二十多里地，就跟从登封城里窜出来“扫荡”的日伪军遭遇上了。他们有一个中队，有二百多人呢。自己带的队伍，虽说是一个“营”，倒不如说是一个加强连，满打满算不足一百人，武器装备也不齐全，老套筒、汉阳造、三八大盖……还有新加入的战士扛着大刀、长矛。兵力悬虚，且仓促应战，自然不好硬拼，最后就边打边撤，撤到了这条山沟里。其间，有两个战士挂了花。令张营长没有想到的是这沟是条死沟，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关于这条沟，还有一个传说。这沟叫倒靴沟，相传汉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杀，后来被赶到了这里。情急之下，刘秀怕被王莽发现，就倒穿靴子，躲藏到沟底。结果造成王莽误判，就领军朝相反的方向追过去了，刘秀终于逃过了一劫。“眼下，日伪军肯定是埋伏在沟口，张网以待，他们想来个守株待兔哩！”张营长这样想着，脊背不由得一阵发凉。他得为这百十名战士的安危负责啊，其中还有十几号人是从山西太行拉出来的老底子，为开辟以嵩山为中心的豫西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并肩战斗了一年多……“不管咋样，我都得把他们安全带出去！”可是一想到眼前面临的境况，他又犯愁了，两片大刀眉扭成了一团。

敌人果然在沟口严密封锁着，机关枪、小钢炮架得威势势的，都朝沟里瞄准着，只待沟里的人一露头，就往死里打。伪军行动大队长外号“刘二狗”谄



媚地对日军少佐清水正夫说：“就在这里堵住，管叫他们插翅难飞！”日军翻译叽里咕噜地一翻译，清水正夫双手骄横的撑着指挥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还赞赏地拍拍刘二狗的肩：“你的大大的好，对皇军忠心大大的有！”刘二狗像打了鸡血针似的，把双脚一并，胸脯一挺：“谢谢太君夸奖！”

这时天已过晌，太阳白刺刺的格外晃眼。刚收罢玉米的地里，稀稀拉拉的秸秆上尚挂着黄绿相间的叶子，小旗似的飘舞着，空气弥漫着焚烧的焦土味和驱赶不散的硝烟味，显得说不出的沉闷和燥热。近处起伏的岗峦与远处呈铅灰色的大山几乎重叠到了一块，散落在褶皱里的几座村庄，死寂沉沉的，竟不见一缕炊烟，也看不到鸡欢狗跳的情景。原来由于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这一带的老百姓大多逃到了更远更深的山里。“十室九空”、“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正是眼下的写照。也就在这时，忽然从山哑口转来一声声“哦喏、哦喏”的吆喝声，跟着一群黑的、白的山羊挤挤挨挨的跳跃而出。走在后面的是一个戴着一顶破旧草帽身材矮小的老头，他手执牧羊鞭，嘴里不停地打着呼哨。随着草帽的转动，可以看得出帽下沿隐藏的是一双鹰隼般的眼睛，正机警的四下巡视着。他赶的这群羊大约有三十多只，是乡邻雇他放养的。奇怪的是他已经发现了埋伏在沟坎边、地头上的日伪军，却还硬要往枪口上撞！刘二狗这时也发现了他，不由一阵狂喜，嗷叫一声：“送‘粮’的来了！”挥手招呼几个伪军围了上去。“你是哪个村的？”刘二狗用枪顶着放羊人的胸口，厉声问道。

“我，我是沟头的。”放羊人低垂着眉毛，指了一下倒靴沟的沟那头，畏畏缩缩地说。“沟头？”刘二狗犯起疑心来，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村名，莫非是他胡诌的……“你叫什么名字？可有‘良民证’？”“我叫魏小满，是小满那天生的，我是‘良民’。只是我一个放羊的，哪能成天把‘良民证’带在身上，弄丢了可难办啰！”魏小满见刘二狗还没消除疑心，就又指了指面前的羊群说：

“这羊还不能证明我是‘良民’吗？其实，你不妨打听一下这十里八乡的有谁不知道我放羊的魏老信呢？”刘二狗面色放缓，瞅着撒欢的山羊，转而笑嘻嘻地对魏小满说：“对对，你是良民，就把你这羊弄上几只，算作劳军吧。”说着就夺过牧羊鞭咋呼开了。“那，那，不行吧，老总，这羊不是我一个人的呀！”



我家的柿子树

魏小满试图阻拦，低声下气地哀求着。刘二狗把眼一横，不管三七二十一，几鞭子把羊就赶到了沟口边。站在树下的清水正夫示意翻译问是怎么一回事。不一会儿，翻译撇到他身边指了指羊，又比画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说：“咪西的，咪西的！”清水正夫“哦”了一声，眼睛顷刻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跷着大拇指，说：“呦西，大大的好！”得到清水正夫的首肯，日伪军立即撒开脚丫子，捉起羊来。魏小满先是极不情愿地扯扯这个、拦拦那个，然后趁机把剩下的十几只羊轰进了沟里，自己装作撵羊，也追了进去。当日伪军回过神来，他早已跑得没了踪影。

敌人没有贸然追到沟里，他们害怕抗日支队打埋伏，依然守在沟口上。原来这魏小满是抗日根据地的堡垒户，住在沟头也不假，但并没有这么一个正儿八经的村名，他独居一处，人们顺口就这么叫了，从未见诸文字。今天上午他听说支队二营与下乡袭扰的日伪军干上了，心里是既高兴又担忧，因为自从日军二次占领郑州这一年多来，可把周围的老百姓害苦啦。除了有少数富贵大户投靠了他们，为虎作伥以外，其余哪家不是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但是一打仗就难免要死人，他可不愿意支队的好小伙们轻易死在这些乌龟、王八蛋手里。后来他又听说二营撤到了沟里，便断定是无路可退了，才退到了这里。“我必须想法儿把他们救出来！”他思忖着、琢磨着，当他听到圈里的羊“咩咩咩”的叫声，就想出了一条计策来，这就是送羊入虎口，再救人出虎口……

这第一步计划实现了，魏小满顾不上多想，扯了一根藤条，就把羊继续朝里赶。已经过了沟的三分之二，大约有三四里路长，他才见到张启先营长。“魏大爷，你怎么来了？”张营长耸起铁塔似的身子，惊讶地问。这时从沟口飘来浓烈的膻腥味和焦糊味，很显然那些日伪军正在为“烤全羊”忙得不亦乐乎。魏小满恨恨地骂道：“这些不得好死的畜生！”张营长以为魏小满是被敌人抢了羊躲进来的，便安慰他说：“只要我们脱离了危险，管叫他们把吃了的全吐出来！”魏小满担心敌人等得不耐烦了会摸进来，就赶忙对张营长说：“我知道有一条小路，其实也不是路，就是山羊经常攀爬的地方，费点劲还能登上去。除此之外，也就无法可想了。”张营长一听说有路可寻，不禁喜出望外，立即命令战士们轻装扎好绑腿，准备爬山攀岩。魏小满为了迷惑敌人，把羊赶朝另



一边，任其撒着欢儿跑开了。张营长很感过意不去替魏小满可惜地说：“这一回你的损失可大了。”“不，应该是大赚了，亏本的是敌人。”魏小满认真地说。守在沟口的日伪军始终没有进到沟里搜索，他们在吃了烧的半生不熟的羊肉后，看到一群羊又从沟底冒了出来，以为是我方队伍在突围，就跟着追过去。清水正夫一个劲地挥舞着指挥刀催促说：“快快的，快快的！”刘二狗也不甘落后地踢踢这个、捅捅那个，虚张声势地叫嚷着：“别让他们跑掉了，这一回一定要包他们的饺子！”其实他心里一直在打鼓，根本不敢跑朝前。敌人越追越远了，支队二营趁机翻过了杂树丛生，怪石嶙峋的断头崖，于下午日暮时分转移到了沟头村。

魏小满的住屋是三孔石砌的窑洞，旁边搭有两间石片盖顶的披厦。另有一处是用树棍围起的羊圈。它在一个岗坡的凹地里，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到也想不到这里有人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自然是一个绝佳的隐蔽场所。更为奇特的是，在正窑门上方生长了一棵大樗树，粗粗的树根呈古铜色，如同龙爪一般，紧巴着石壁。树冠张开差不多占有半亩地。虽然此时已是秋风乍起，草衰叶黄之际，但它仍是绿荫如盖，把小院落护了个严严实实。

魏小满招呼老伴张罗着要给大家做饭，张营长连忙拦住了：“这么多人很不方便，就别做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还不知道要挨到啥时候才能出得来，太感谢你啦！”魏小满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说。”张营长拉着他的手来到受伤的两个战士面前，对他说：“他俩一个叫李有明，一个叫王彪，李有明受伤重一些，我想留他在你这儿养伤，你看——”魏小满爽快地应承道：“中，中，你就放心吧。让王彪留在这儿也中。”“不，王彪受伤轻一点随队伍走，就不麻烦你了。”张营长又在战士中凑了二十多元钱，掀在魏小满的手心里，说：“魏大爷那就拜托你了，这点钱你收下先解决一下燃眉之急，过几天，我再派人来给你送点钱和物来补偿乡亲们，让你也有一个交代。”“这……”魏小满一时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张营长安顿好李有明，便带着队伍，趁着浓重的暮色箭一般遁入了丛林中。

李有明是右肩胛挨了一枪，在取出子弹后，还需调养一段时间，这些天魏



我家的柿子树

小满和老伴为他治伤没少操心，不仅采集中草药给他外敷内服，还给他想法儿补充营养，打鸡蛋水、熬鸡汤。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查户口。魏小满还把在城里帮工的儿子叫回，沿西边窑洞的后壁向上掏了一个洞与窑顶原来堆放粮食的一个洞连接起，这样一有风吹草动，便可以把李有明迅速转移到窑顶上去。平时，通往上面的洞口就用一个破衣柜堵着，并搁了一些农具等杂物，李有明在魏小满一家的精心护理下，伤口开始愈合，基本能活动了。魏小满满心欢喜地说：“还是你身体的底子好，我管保到秋凉，你就能精精壮壮地归队了。”李有明也真诚地说：“等我伤好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来感谢你！”

这天后半晌，魏小满和李有明正在院子里边剥玉米，边拉家常。李有明是山西上党人，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告诉魏小满自己的父亲早早地离开了，哥哥下煤窑死于矿难事故，母亲疯了，不久也死去了。他为了找到一条出路，就参加了“抗先”，其前身就是薄一波领导的新军，后来随组建的挺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来到了河南。“看来你也是个苦孩子，将来等把小日本撵跑了，给你在这儿娶上一房媳妇，你就留在俺们河南吧。”魏小满的老伴说。魏小满白了她一眼，说：“他们都是干大事的人，腿长，将来说不一定走到哪就在哪落脚了。”这在李有明以前还真没有认真想过，但魏大爷说的也是实情，便赞同地说：“那是，那是……”

就在这时忽然东山坳响起了一声枪声，魏小满怔了一怔，立即示意李有明赶紧藏到洞里去。他则把刚进到屋里的老伴喊出来，依然装着若无其事的剥玉米。不大一会儿，就从西边岗坡上窜出了一些人影，从他们的衣着打扮上看，就知道来的是伪军——“二鬼子”。跟着，就响起了保长秦铁栓的公鸭嗓：“魏老头，这几个老总，发现有人偷袭他们就追到这里来了，不知你是不是看到？”魏小满抬头望了一眼扛枪的“二鬼子”，镇静地说：“没看到。”一个显然是小头目的人怀疑地盯问道：“真的，没看到？”这时，魏小满的老伴站起身也帮腔道：“真的没有，老总，就像你们来，不到跟前，我们也看不到。”秦铁栓扯了把椅子，坐上试了试，说：“还真的是，一坐下来就什么也看不见。”



他扭头对那小头目说，“梁班长，这里地势老低。”“二鬼子”们见他这么一说，有些信了，才把神情放缓和下来……突然，两声鸟叫吸引了“二鬼子”们的注意。不知啥时窑顶的樨树上飞来两只花斑鸠呼朋唤侣地叫起来。“嘻嘻，鸟、鸟，打下来够喝一壶。”一个癞痢头的“二鬼子”说着，就举枪开始瞄准。梁班长把他的枪一拨：“我来——”“砰”一枪，一只斑鸠就应声而落，另一只不用说，扑噜地一下飞走了。“二鬼子”们纷纷起哄起来：“打中啰！打中啰！”癞痢头把大枪一放，讨好地说：“班长，我去把它捡回来。”这下魏小满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那李有明正躲在窑上的洞里，一旦“二鬼子”上去不就被发现了么？当下拦住癞痢头说：“老总，我那窑顶多年失修，糟得很，你上去怕踩塌了，就别上去了吧！”癞痢头不想失去这个巴结的机会，把眼一瞪，脖一梗，说道：“为什么不能上？不会是藏了八路吧？我偏要上！”“老总说笑，我这一眼望到底的地，哪能藏住八路呢？要不这样，要上我上，我知道哪塌了、陷了，可以避开！”魏小满说着拿起了竖在院墙边的竹耙子。癞痢头似乎还要坚持，梁班长发话了：“就让他去吧，我看一只斑鸠也不够填牙缝缝的，他这儿有鸡，不如捉两只去。”“对，对，好几天没沾着油腥了，还是班长体贴咱们！”癞痢头一边催促着魏小满赶紧搬梯上窑去捡斑鸠，一边摊开两只手就去抓鸡，一时撵得鸡上树、猫跳河的，魏小满到了这会也无可奈何。他把老伴扯到了屋里，让她别吭声气免得节外生枝。“二鬼子”们足足闹了两个时辰才走，结果捉了一只正在逊蛋的珍珠麻鸡和两只大芦花公鸡去，枪头上还挑了那只死斑鸠。魏小满老伴心疼的咒道：“这帮害人精，吃了也不得好死，唉，那些鸡还真不如一气儿杀了，给有明补补身子骨。”

秋凉了，起风了，漫天刮着枯枝败叶。曾经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也暴露出破败的迹象，就像一首挽歌终于到了该煞尾的时候。但是越到这时候，他们就越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盘踞在巩、登、密、汜、荥、禹等县的日伪军在皮徐支队的打击下，已难以采取拉网式的大行动，就龟缩在城里，以杀人为乐。被诬为“八路”、“共党”或抗日分子的无辜群众惨遭杀戮，枪杀人的枪声整天不绝于耳。李有明时常也跟魏小满老两口谈论：“他们已是秋后的蚱蜢，



我家的柿子树

蹦跶不了几天啦，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正在取得胜利，这天就要亮了！”李有明的伤基本上痊愈了，上月他所在的二营长途奔袭经过这里，他向营长张启先要求归队，但营长担心他体力跟不上，说是等任务完成后返回时带上他。王彪的伤病全好了，跟随大部队行动，跟他开玩笑说：“别着急，再养一时吧，把小鬼子赶走，这仗还有得打。”现在，他就只好等。出不了门就帮助魏小满家劈柴、垒鸡窝，拾掇一下窑顶，总之不能让自己闲着。

这天中午，日军少佐清水正夫、伪军大队长刘二狗突然带人又齐集到了沟头，跟随前来的还有保长秦铁栓等人。这一回是清水正夫得到情报，登封的地下党准备偷运一批弹药进城，与皮徐支队里应外合攻城，他们就是为了寻找存放弹药的隐蔽点而来。想到倒靴沟的独特地形，以及上次吃的亏，他觉得弹药极有可能存放在这些地方，便以查户口为名前往搜查。可是搜了一个上午一无所获，便又转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发现新的线索。李有明刚帮助魏小满修补了一下院墙，弄得身上泥水糊糊的，还没来得及洗手，就被荷枪实弹的日伪军赶到了院子当中。清水正夫一声令下：“搜！”刘二狗就像哈巴狗似的把手枪一挥，带头钻进东屋里。“他的，什么人？”清水正夫指了指李有明又朝翻译官一摆手。翻译官趑到魏小满面前把清水正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是，是我儿子。”魏小满哈着腰却又不容置疑地答道。保长秦铁栓却略显吃惊的“啊”了一声，转而似乎觉得不对，又用手把嘴捂住了。魏小满盯了他一眼，趁敌人不注意凑到他跟前踩了踩他的脚。翻译官问秦铁栓：“你怎么啦？”“烟瘾犯了，早上走得急，来不及抽一口。”翻译官笑了，又问：“是他儿子吗？”“是，是，鄙人不敢撒谎。”说到这里，他偷偷地朝魏小满瞄去，只见魏小满依然若无其事，嘴角似乎还漾出了笑纹。翻译官跑过去对清水正夫作了一番解释，证实李有明是魏小满的儿子。但清水正夫沉吟了一会，把指头向李有明勾了勾，叫李有明过去。李有明已做好了准备：尽量不暴露，真是万不得已，就同敌人同归于尽。清水正夫反复看了看李有明的两只手，尤其是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又盯着他的额头看了看。李有明心里清楚他这是看自己是否当过兵，摆弄过枪。不过，他相信经过这三个月的养伤，纵使有痕迹也该磨掉了。“你的什么的干活？”



清水正夫问。“在城里扛大活。”李有明把双手一搂、肩膀一耸比画了扛大包的动作。这回清水正夫相信了，挥挥手让他退到一边。

搜房的日伪军端着带刺刀的大枪，接连搜了两孔窑，现在要搜到西屋来了。

“洞口就在那屋里，会不会发现呀！”魏小满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在脸上却又不肯露出一丁点惊慌。他的老伴有些沉不住气地说：“那里都堆的是一些没用的东西，灰尘老厚……”魏小满阻止了她，“让他们看看也好，看看就放心了。”说着，趁机挪到窑口。就在一前一后两个伪军在刘二狗的呵斥下，进到窑里还没来得及翻看的当儿，魏小满突然发出“哎哟”一声，紧接着手捂面颊弯下了腰。“怎么回事儿？”刘二狗缩回踏进门槛的一只脚，大声喝问道。“镰、镰刀划破了我的脸。”魏小满的指缝里已渗出了血滴，他痛苦地说。刘二狗看看碰到地下的镰刀和魏小满的狼狈劲，反倒乐起来：“这真是祸从天降，不过破点儿相没关系，你儿子都有了还怕什么？”这时窑里的伪军也跑出来了，大概是嫌窑里埋汰，胡乱翻了一下了事。刘二狗又挥了一下手枪：“发现了什么没有？”“没有。”两个伪军同时肯定地回答道。“算了，算了，集合！”刘二狗忽然又想起来什么，向魏小满问道：“你的羊呢？”魏小满咧着嘴、喘着气，说：“这年头羊也喂不起来，不是狼叼了，就被摸（偷）了，剩下几只前几天卖了，卖不上价没卖几个钱。”他转向刘二狗掏了掏自己的兜，刘二狗知趣地蹲下身子，听着两块光洋（银圆）响着清脆的撞击声，滚进了他的衣袋。队伍集合好了，他对清水正夫打了个立正，报告说：“他们，良民的大大的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清水正夫面无表情地下令道：“开路的有！”日伪军便一窝蜂似得开往别处。

就在魏小满等人暗暗庆幸的时候，夜里却传来了噩耗，魏小满的儿子魏五云被敌人杀害了。消息是保长秦铁栓传来的。时间已是后半夜，他们已经睡下了。秦铁栓跌跌撞撞地跑来，把门拍得山响：“老魏，快起来，不好了，出事啦！”魏小满赶忙披衣起来，点亮了豆油灯，一手端起，一手开了门，只见秦铁栓满脸惊慌，灰布长褂被荆棘勾出了好几个大口子，看样子跑了不少的路，忙让进屋里，安慰他说：“别慌，慢慢说。”“老魏，五云被鬼子打死啦。”“打死



我家的柿子树

啦！”跟着扑嗒一声，油灯掉到了地上，一片黑暗。不知啥时候，老伴也起来了，已经嚤嚤地哭开了。一问事情的原委，原来是这样的一一

魏五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回过家了，再说城里也乱，弄得人心惶惶，这让他很替父母和在他家养伤的李大哥担心。于是，就趁今天下工早，到糕品店称了两斤绿豆糕，走夜路赶回家探望。没想到转过青龙岗走到大荒坡时，就与清水正夫等人遇了个正着，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他们的讯问。“你的，什么人？”清水正夫拿手电筒照了照他的脸。“我，沟头村人，回家去。”魏五云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刘二狗插上来：“你哪家的？”“我爹魏小满，我是他儿子。”刘二狗一听惊了，“怎么你也是他儿子？”“那还能有假？”魏五云这话一出口就有些懊悔了，他已经从刘二狗的话中听出了话因，心想难道我李大哥暴露了，要是那样，可就麻烦了。刘二狗还追问个不了：“你在城里做什么？”“扛大包呗，也就是装装卸卸。”刘二狗鼻子里哼了一声：

“又是一个扛大活的。”清水正夫一直铁青着脸在注视着，听着翻译官翻译他们的对话。这会儿，他怒不可遏地摇着双手喊道：“撒谎，死啦死啦的有！”事情很明白了，家里一定出了事儿，即使这样，我也不能把他们往家里引……魏五云想到这里，他就一个鹞子翻身，猛地朝斜刺里一钻，试图摆脱面前的敌人。但敌人成扇形地呼啦一下围堵上去，跟着一阵乱枪将他打死在了沟涧边。那包绿豆糕也甩丢到了涧水里泡湿了，刘二狗还可惜地抿了抿嘴唇。大概敌人认为打死的是一位真“共党”“八路”，就没再回转头，一路朝县城奔去了。来不及悲伤，魏小满连夜赶到出事地点，看到了儿子被打死的惨状：儿子被打成了血窟窿，血已流干了，他忍着揪心的痛，在青龙岗脚下草草安葬了儿子，又把李有明转移到一个更为偏僻的山洞里，过了不久就送他重返支队了。就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蒋介石集团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迫使我党让出豫西这块抗日根据地，就这样皮徐支队随后也撤出了这个地区。

又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苦难的中国大地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大众开始过上了新生活。魏小满自从儿子死后，就同老伴相濡以沫，日复一日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他的老伴终抗不住悲伤和疾病的折磨，先他而去，死于



1952年，终年五十六岁。那一年听说在他家养过伤的李有明也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他是志愿军的一名称长。再后来，听说当年另一位受伤的战士王彪则转业到了地方，当了县长。秦铁栓还时常到他这里坐坐，劝他说：“你应该找找他们去的，或许能改善一下你的生活条件，就是让他们养着你也不亏。”“不，人应该守本分，我已经很知足了。”他吸着旱烟杆透了一口气，转而又有些遗憾地说，“可惜李营长牺牲在国外了，埋在异乡，是再也回不了家了。”秦铁栓也抱有同感地说：“当年他们在我们这一带打游击，死了多少不是也埋在当地了。”“是呀，那我还有什么奢求的呢？”魏小满抬眼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像青龙一样盘旋飞舞。他的儿子和支队战士为了赶走日本强盗，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今他们都埋在了那座青山脚下，青山巍巍，他们将永远与青山同在！

怀念我们的父老——魏小满

后 记

这个集子共收录了 65 篇文章，体裁多样，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特写、随笔。除《又到情人节》等几篇外，绝大部分在省内外报纸杂志发表过，写作时间为 1990 年到 2020 年上半年。本次编印在文字上基本没有作什么整理和修改，可以说是一切照旧。

全书分为三辑，从目录可看出，第一辑为小说，第二辑为散文、特写、随笔等，第三辑为革命斗争故事。但这只是作一个大体的区分，因少数几篇很难归类，区分的并不是很恰当。

文章的写作年份有的标明了，有的没标明，大约都是近 30 年写的，也就没再翻检报刊资料一一标注出来。书名《我家的柿子树》，没有特别的含义，大概是我的家乡在豫南山区，比较适合这种树生长吧！再者书的内容较杂，不大好概括，用这个书名显得中性一些。需解释一下的是我的笔名“紫弦”，乃是我家乡有一条河名“紫水河”、有一座山名“弦山”，为了记住乡愁，故各取一字而名之。

作 者

2020 年 7 月 10 日